研幾圖

北溪字義附補遺

嚴陵講義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研幾圖

王柏撰

本館據金華叢書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研幾圖

研幾圖序

河圖出而人文開八卦畫而易道顯九疇錫而洪範著書固不先於圖也成王之傳位也河圖在東序大訓在西序參錯於天球弘璧之間聖王之所寶可知矣古人左圖右書未嘗偏廢後世書籍浸繁而圖學幾絕間有因玩好模寫景物以悅目而有關於理者固鮮圖學之中興非神聖不能作非明智不能傳洪範歷千有餘年非箕子孰能陳之先天圖埋沒者二千餘年至邵子而始出濂溪周子再開萬世道學之淵源者太極圖也而通書次之蓋有一圖之義極千萬言而不能盡者圖之妙實不在書之後也近世夾漈鄭公遂作圖譜略固不足以盡天下之圖而圖之名義亦可槩見其論縱橫

開闔援引弘博既富矣哉而於理非其所尚此爲可恨焉耳予曩自麗澤歸溫習舊書有未解者因手畫成圖沉潛玩索萬理悠然而輻輳益知圖之爲可貴而靜中之有眞樂也叙其所以貽之子姓非敢爲他人道吁邵子垂没始以先天圖授之伯溫未嘗不哂其過計也先天圖卒大明於後世豈伯溫所能與於斯乎烏在其爲能授也哉景定辛酉清明日金華王栢識

研幾圖目錄

宋王　柏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二五交運　　五常分合

敬齋箴　　晝夜寤寐

陰陽合德　　大學三綱八目

致知格物宗派　　致知格物

中庸章句　　至德凝道

達道達德　　中庸首章

中庸卒章　　君子不謂性命

二南相配　　洪範傳目

惟皇建極　　皇不建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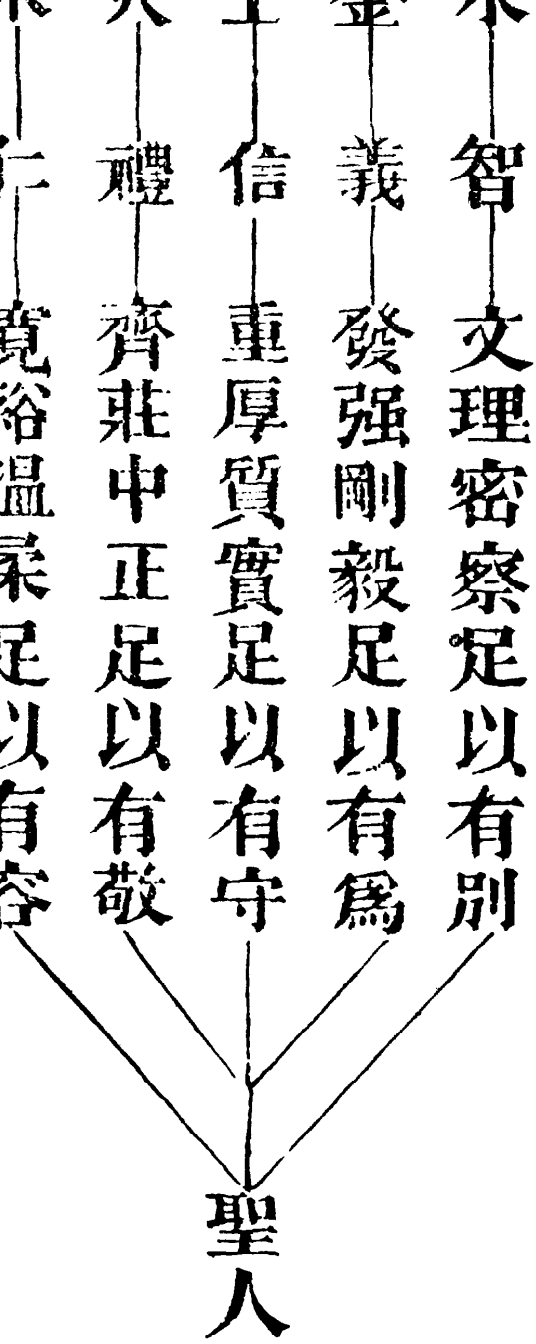
五行　事證
洪範經　皇極經
洪範竝義　洪範對義
三德　皇極敷言敷錫
福極　卜紀
八政　四謀
三聖授受　人心道心
易原　易道交明
聖人易簡　四象三極
觀玩　辭例
陽顯陰藏　窮理盡性至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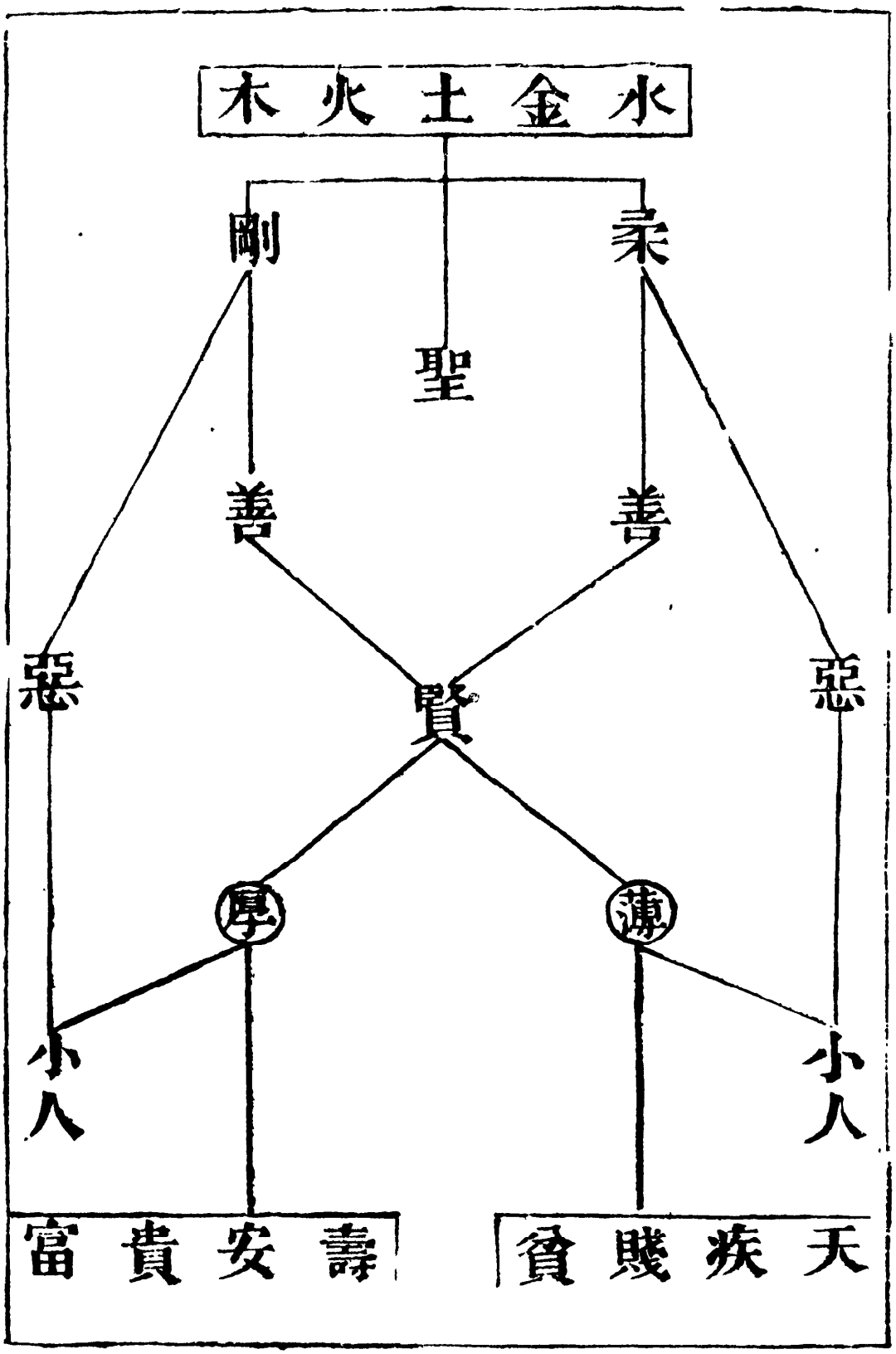
動靜分配　成性存存
爻象動賾　四尙三至
策數　四營成卦
作易用易　易道開闔
朱子辨古　得合
吉凶　稽類
鬼神　魂魄
太極造化之關　極通相表裏
通書動靜　聖誠
無欲　誠幾德
誠神幾　立極

孔子　師友
治本　卦數涵
卦數涵疇數　皇極經世總數
納音　歷代帝王之圖
再定中庸章句　西銘圖
中庸上下圖

二五交運之圖

昔帝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其性者蓋人稟其氣質之過蓋陰陽迭運五行雜揉剛柔善惡其品不齊故張子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子曰聖人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于中而止矣




水金土火木
剛
柔
聖
善
善
惡
惡
賢
厚
薄
小人
小人
富貴安壽
貧賤疾夭

柔善

水金土火木

疏清謹謙慈
通約厚恭祥
明簡木退豈
辨儉訥讓弟

剛善

水金土火木

權決篤威博
謀烈學嚴施
機果力儼泛
略斷行恪愛

柔惡

水金土火木

滑慳昏卑懦
稽吝濁諏弱
流無蒙諂苟
蕩情昧媚且

剛惡

水金土火木

詭殘執浮貪
詐忍僻躁求
姦暴拘僭無
險橫滯侈厭

五常分合之圖

昔者帝舜命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出于人心之本然即仁義禮智信是也仁有專言包是四者一性之中五性迭見人以質氣之拘物欲之蔽而不能全其本然之善故聖人教之以復其性而已

仁專言

- 智心之知事之別 — 夫婦
- 義心之制事之宜 — 君臣
- 信心之誠事之實 — 朋友
- 禮天理節文人事儀則 — 長幼
- 仁心之德愛之理 — 父子

君臣

上下之分
去就之宜
盡己之宜
朝覲之儀
懇惻之愛

義之信　智義
禮　仁

夫婦

男女之別
內外之限
始終之誠
相敬之儀
人倫之始

智之信　智義
禮　仁

朋友

正其夫婦之別
君臣之義
正其四者之實
長幼之序
正其父子之親

信之信　智義
禮　仁

父子

孩提之知
諫諍之宜
事親之實
定省之節
親親之愛

仁之信　智義
禮　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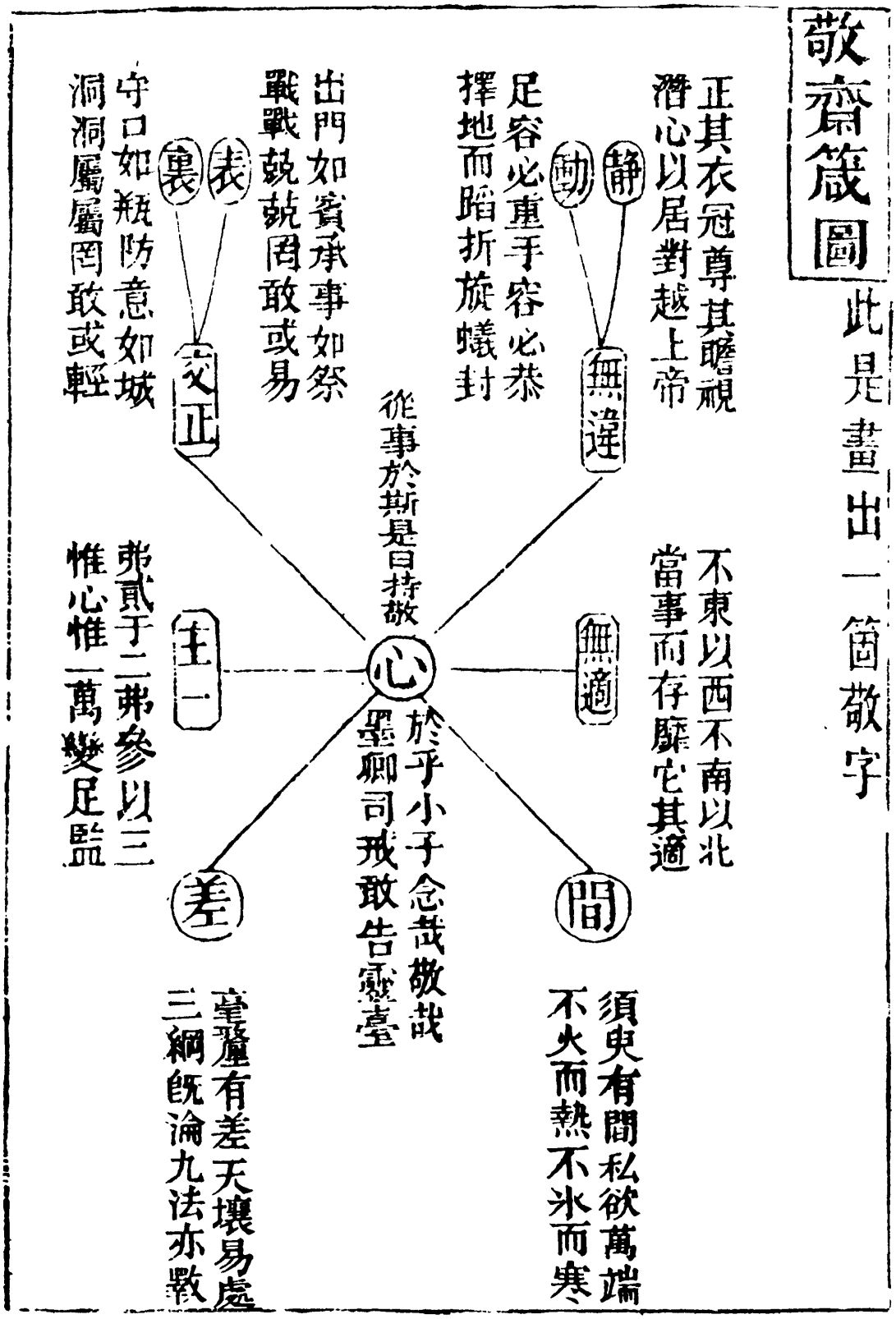
長幼

疾徐之別
酬酢之宜
從兄之實
進退之節
長長之愛

禮之信　智義
禮　仁

敬齋箴圖

此是畫出一箇敬字



晝夜寤寐圖

晝 陽　夜 陰

心

動 魄隨 神運 寤

靜 魄定 神蟄 寐

有思 動之動 陽之陽 陽明 有善 陰濁

無思 動之靜 陽之陰 陽明 善應 陰濁 妄應

有夢 靜之動 陰之陽 陽明 有正 陰濁 有邪

無夢 靜之靜 陰之陰 陽明 易覺 陰濁 難覺

陰陽合德圖

北溪陳氏說

聖人 一元之氣

溫而厲 人道　威而不猛 天道　恭而安 地道

陽根陰

溫 陽和 陰嚴　威 陽震 陰順　恭 陽文 陰則

厲 陰　不猛 陰　安 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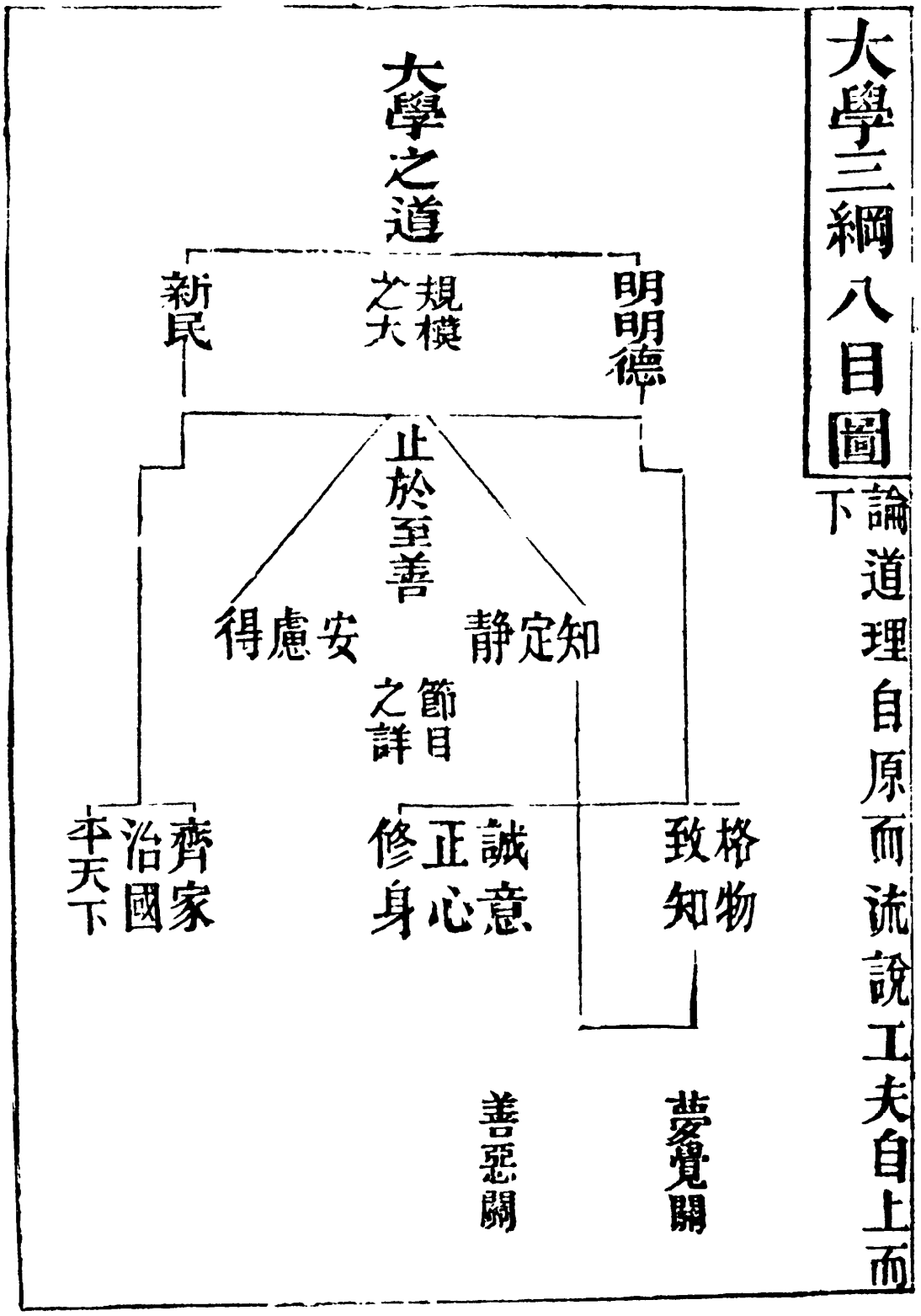
陰根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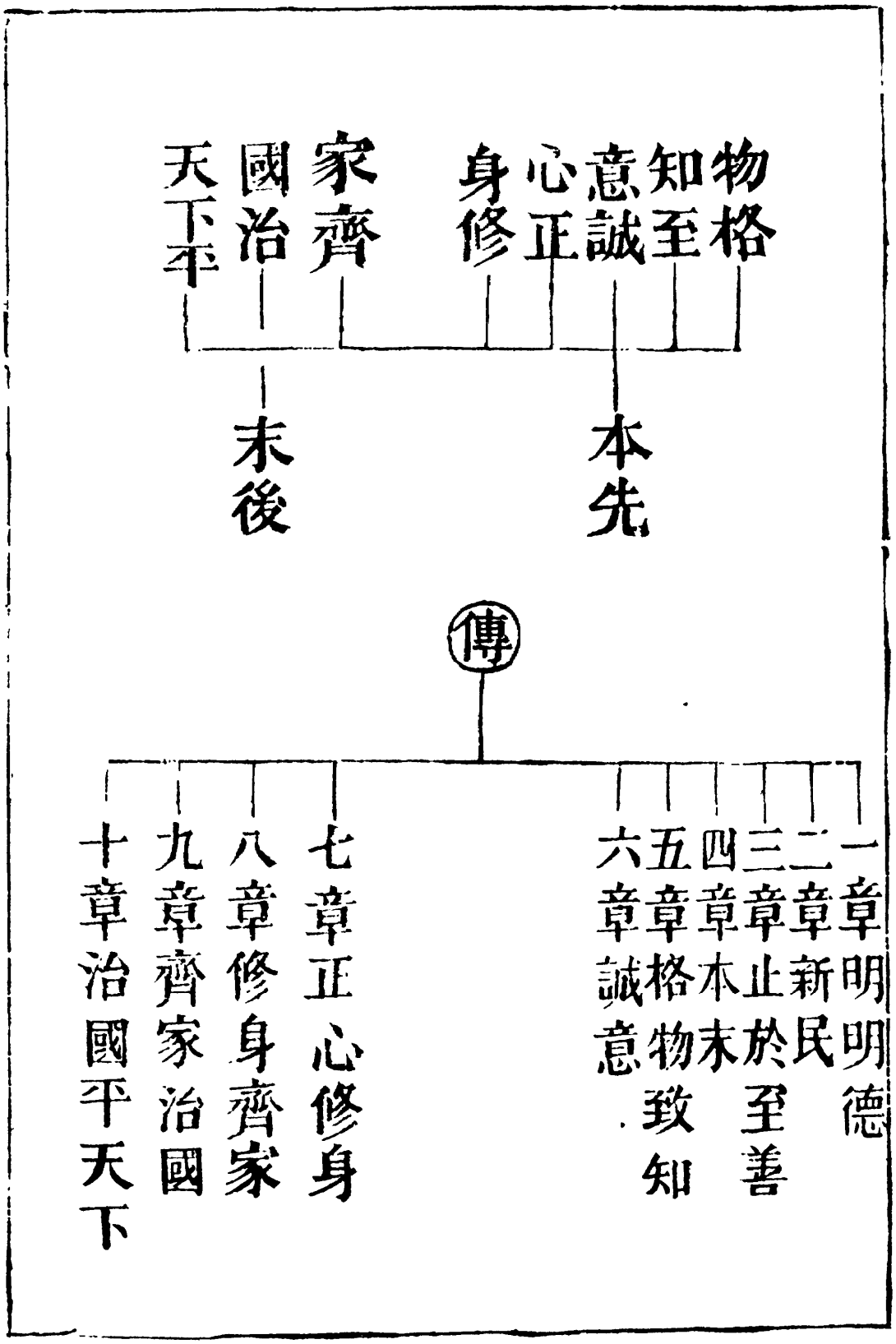
溫 陰柔 陽剛　威 陰慘 陽舒　恭 陰肅 陽健

厲 陽　不猛 陽　安 陽

大學三綱八目圖

論道理自原而流說工夫自上而下




物格
知至
意誠
心正
身修
家齊
國治
天下平
本先
末後
傳
一章明明德
二章新民
三章止於至善
四章本末
五章格物致知
六章誠意
七章正心修身
八章修身齊家
九章齊家治國
十章治國平天下

致知格物宗派圖

大學

孔氏遺書

韓文公自況此理

司馬公以格爲扞禦

物

聲色貌象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

理

爲是物必有當然之則

上帝所降之衷

劉子所謂天地之中

烝民所秉之彝

夫子所謂性與天道

孟子所謂仁義之心

張子所謂萬物一原

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

邵子所謂道之形體

格

求之文字之中

考之事爲之著

索之講論之際

察之念慮之微

身心性情之德

天地鬼神之變

人倫日用之常

鳥獸草木之宜

一物之中

有所當然而不容已

表裏

推測

有所已然而不可易

精粗

無不盡

貞積

力久

豁然貫通

程子

致知爲學之先兩條

致格次第工程九條

涵養致知本原五條

李延平

常在此心

且究一理

融釋別窮

積久

灑然

朱文公

爲格物爲知理以恕爲本

呂芸問

窮萬物之理同出于一知萬物同出于一理

謝上蔡

一處理過觸處皆通

楊龜山

反身而誠天下之理無不在我

尹和靖

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非程子之言

胡文定

物物致察宛轉歸也

胡五峯

志立乎萬物之表欲行乎事物之內

知乃可精

此皆有所未盡無以發明其師說

致知格物圖

朱子曰此是大學第一義修己治人之道無不從此而出終身要受用

致知

寡欲 — 養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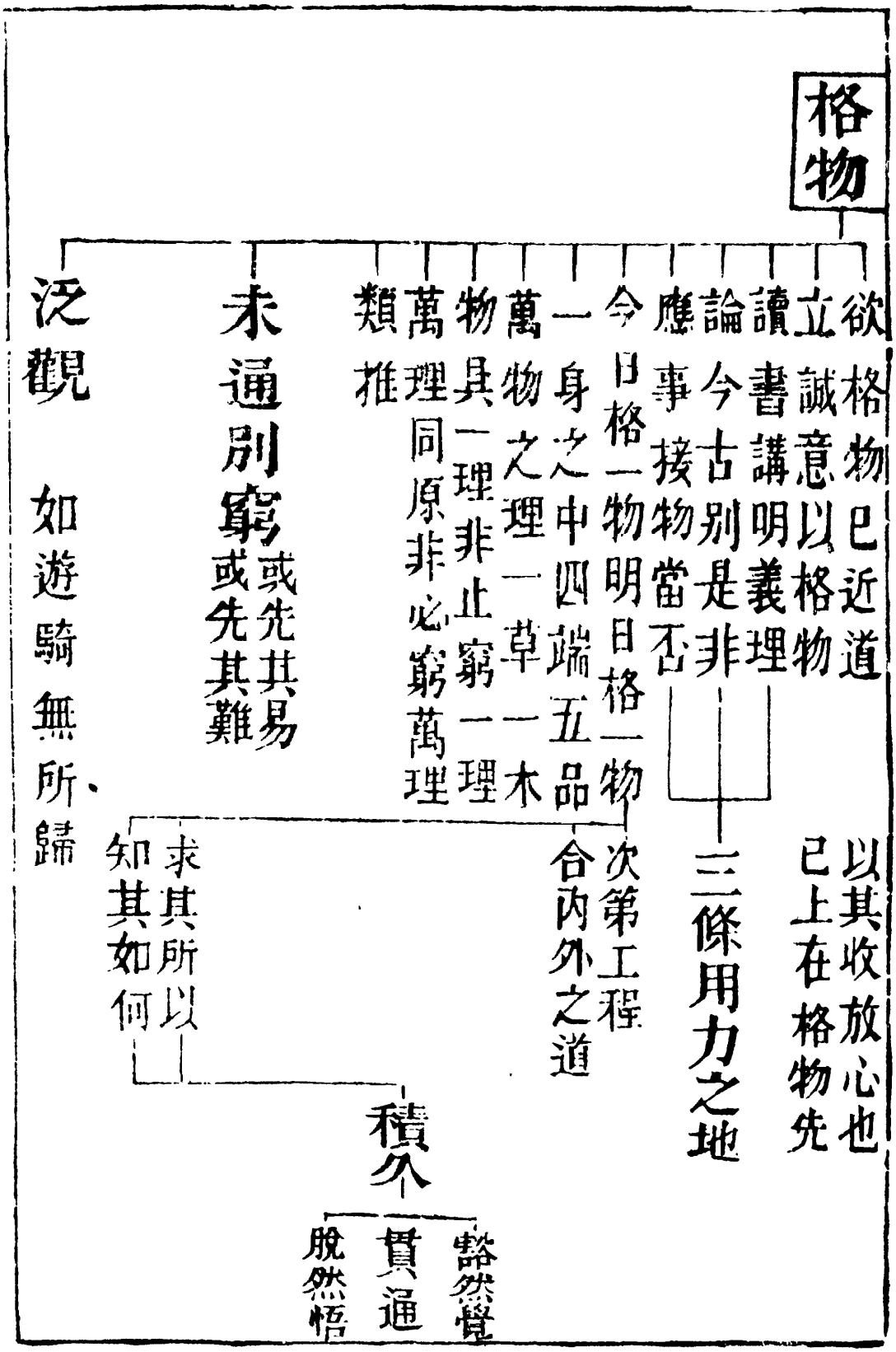
敬 — 未有致知不在敬者

思 — 能致知則思

明 — 知至則明

已上在致知先

已上在致知後


格物
欲格物已近道
立誠意以格物
讀書講明義理
論今古別是非
應事接物當否
三條用力之地
以其收放心也
已上在格物先
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
次第工程
一身之中四端五品
合內外之道
萬物之理一草一木
物具一理非止窮一理
萬理同原非必窮萬理
類推
未通別窮
或先其易
或先其難
泛觀
如遊騎無所歸
求其所以
知其如何
積久
豁然覺
貫通
脫然悟

中庸章句圖

孔門傳授心法

首章 凡三節三十句

前三句 道原于天 體備于已

中八句

末九句 聖神功化之極

費 十二章

費之小

十三章 十四章 十五章 十六章 二十章

費之大

十七章 十八章 十九章

誠

釋中庸

智仁勇

一章 三章

過不及

六章 七章 八章 九章 十章 四章 五章 十一章

承上起下

誠

二十一章

自誠而明天之道

二十一章
二十四章
二十六章

二十章
二十一章
二十二章

自明而誠人之道

二十三章
二十五章
二十七章
二十八章
二十九章

前五條　始學成德深淺之序

凡八引詩

後三條　所以贊夫不顯之德

始言一理　中散爲萬事　末復合爲一理

放之則彌六合　卷之則退藏於密

其味無窮皆實學也

至德凝道圖

大哉聖人之道

洋洋乎

發育萬物

峻極于天

尊德性

致廣大

極高明

温故

敦厚

存心之屬

凝道

至德

優優大哉

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

道問學

盡精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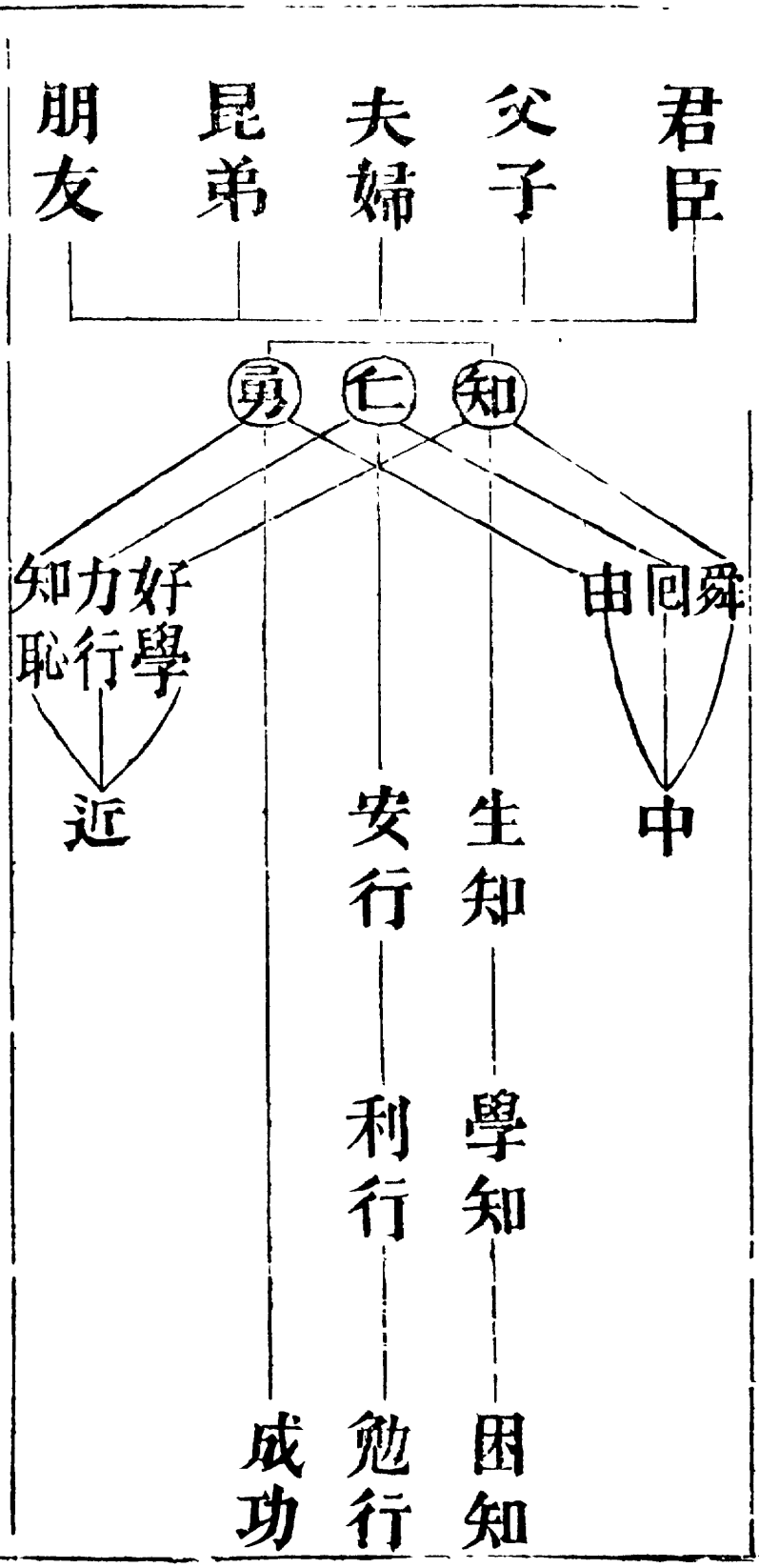
道中庸

知新

崇禮

致知之屬

達道達德圖



中庸首章圖

性 道 教

不可須臾離

可離非道

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

故君子

戒慎乎不覩

恐懼乎不聞

存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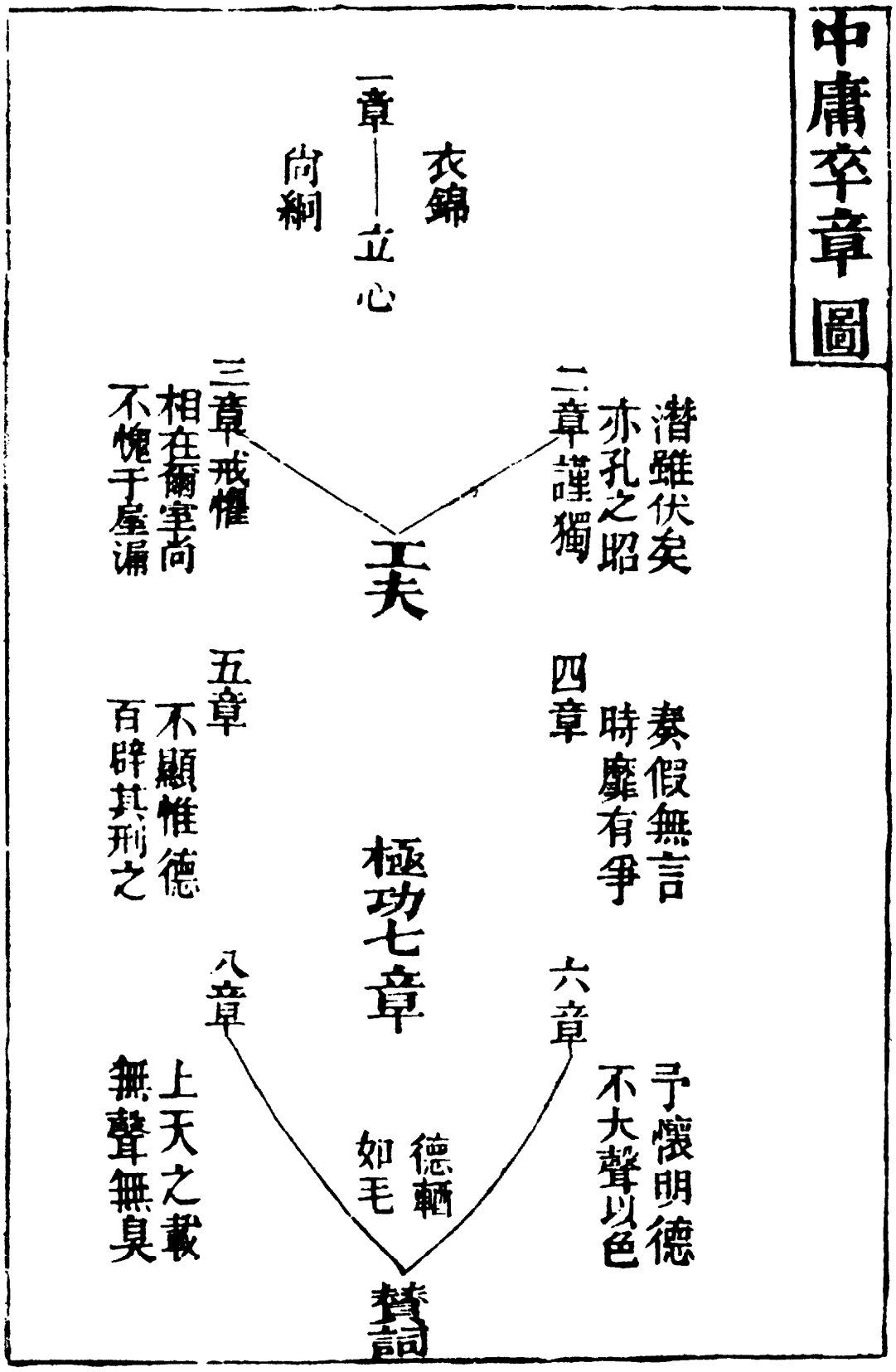
未發 中 大本 天地位

中節 和 達道 萬物育

必慎其獨

省察

中庸卒章圖


一章——立心
衣錦
尚絅
二章謹獨
潛雖伏矣
亦孔之昭
工夫
三章戒懼
相在爾室尚
不愧于屋漏
四章
奏假無言
時靡有爭
極功七章
五章
不顯惟德
百辟其刑之
六章
予懷明德
不大聲以色
八章
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
德輶
如毛
贊詞

君子不謂性命說

此章吳伯豐問得稍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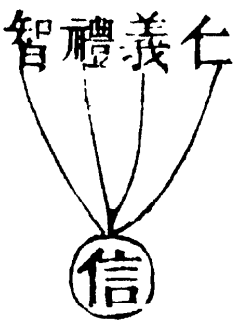
性命總論

程子曰在天爲命　在人爲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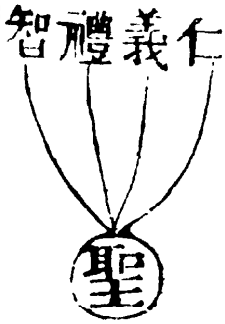
貴賤壽夭命也　仁義禮智亦命也

性命理論

本然之性　實有此四者



此章言性　盡此四者至極處



氣質之性

氣質

性

口 目 耳 鼻 四肢

能知

味 色 聲 臭 安佚

命

自天道也

厚

口 目 耳 鼻 四肢

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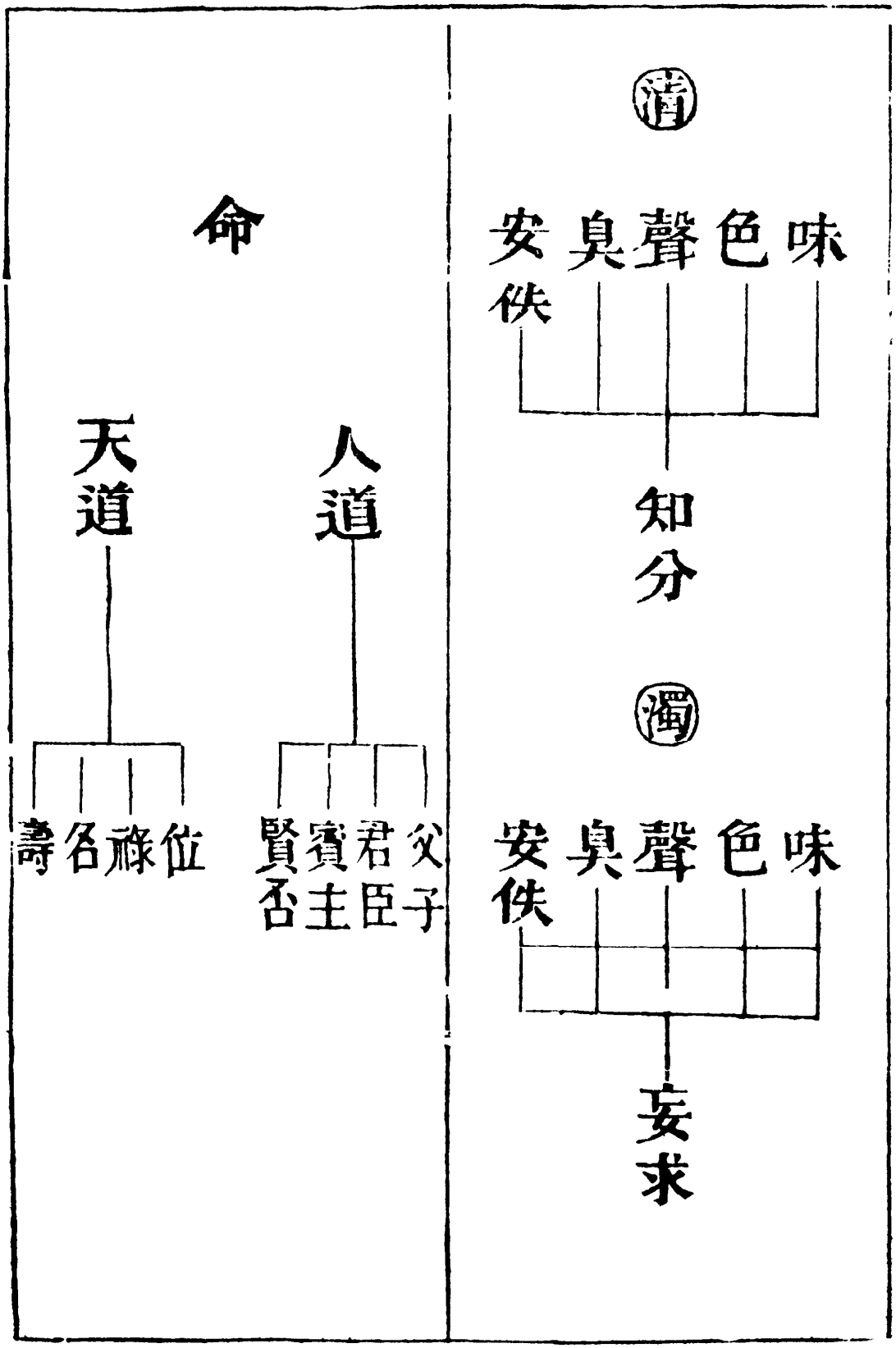
味 色 聲 臭 安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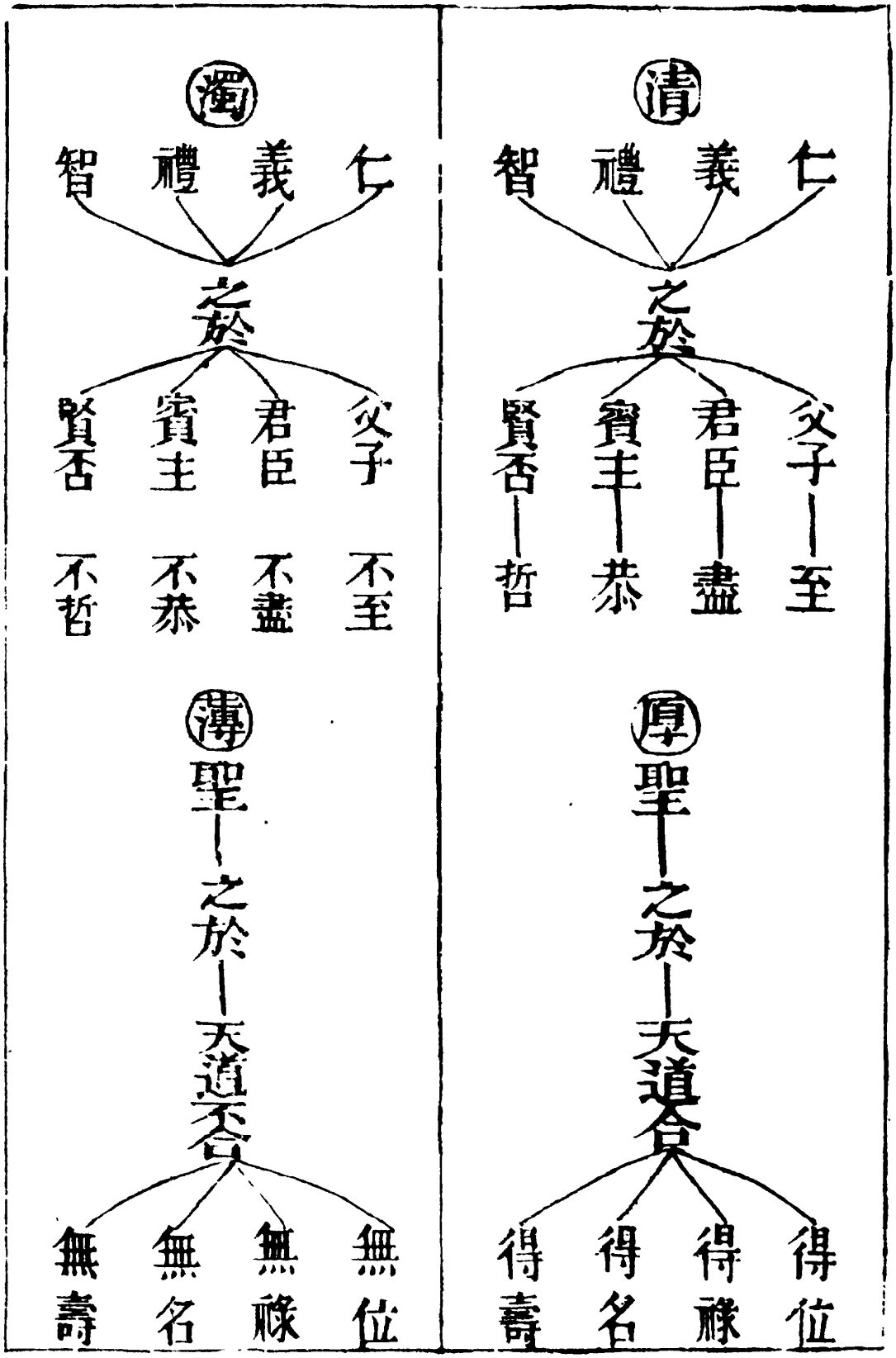
薄

口 目 耳 鼻 四肢

不得

味 色 聲 臭 安佚


清
味
色
聲
臭
安佚
知分
濁
味
色
聲
臭
安佚
妄求
命
人道
父子
君臣
賓主
賢否
天道
位
祿
名
壽


清
仁 義 禮 智
之於
父子—至
君臣—盡
賓主—恭
賢否—哲
濁
仁 義 禮 智
之於
父子 不至
君臣 不盡
賓主 不恭
賢否 不哲
厚
聖—之於—天道合
得位 得祿 得名 得壽
薄
聖—之於—天道不合
無位 無祿 無名 無壽

二章總論

延平先生曰二條皆性之所有而命于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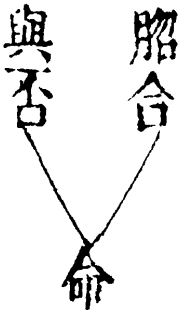
二章開論

性

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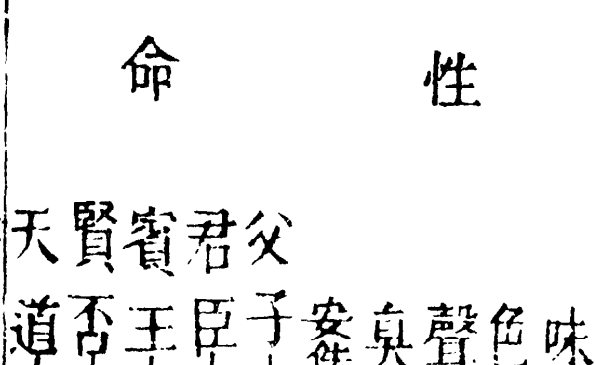
朱子釋

聖人於天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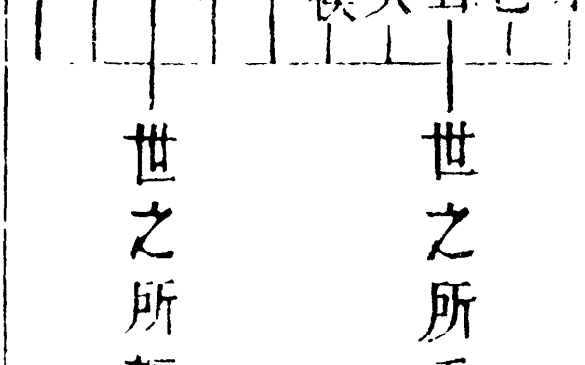
純亦不已

性



世之所重　孟子抑之

命



世之所輕　孟子伸之

有命

有性

二南相配圖

周南

關雎　后妃之德
葛覃　后妃之本
卷耳　思其君子
樛木　達下也
螽斯　不妬忌
桃夭　及時也
兔罝　賢人衆多
芣苢　和平之化
漢廣　無思犯禮
汝墳　閔其君子
麟趾　關雎之應

右二南各十有一篇

召南

鵲巢　夫人之德
采蘩　夫人之職
草蟲　思其君子
江有汜　美媵也
小星　無妬忌
摽梅　及時也
羔羊　在位正直
采蘋　能循法度
行露　不能侵陵
殷其靁　閔其勤勞
騶虞　鵲巢之應

配

召南有甘棠後人思召伯也

何彼穠矣王風也

野有死麕淫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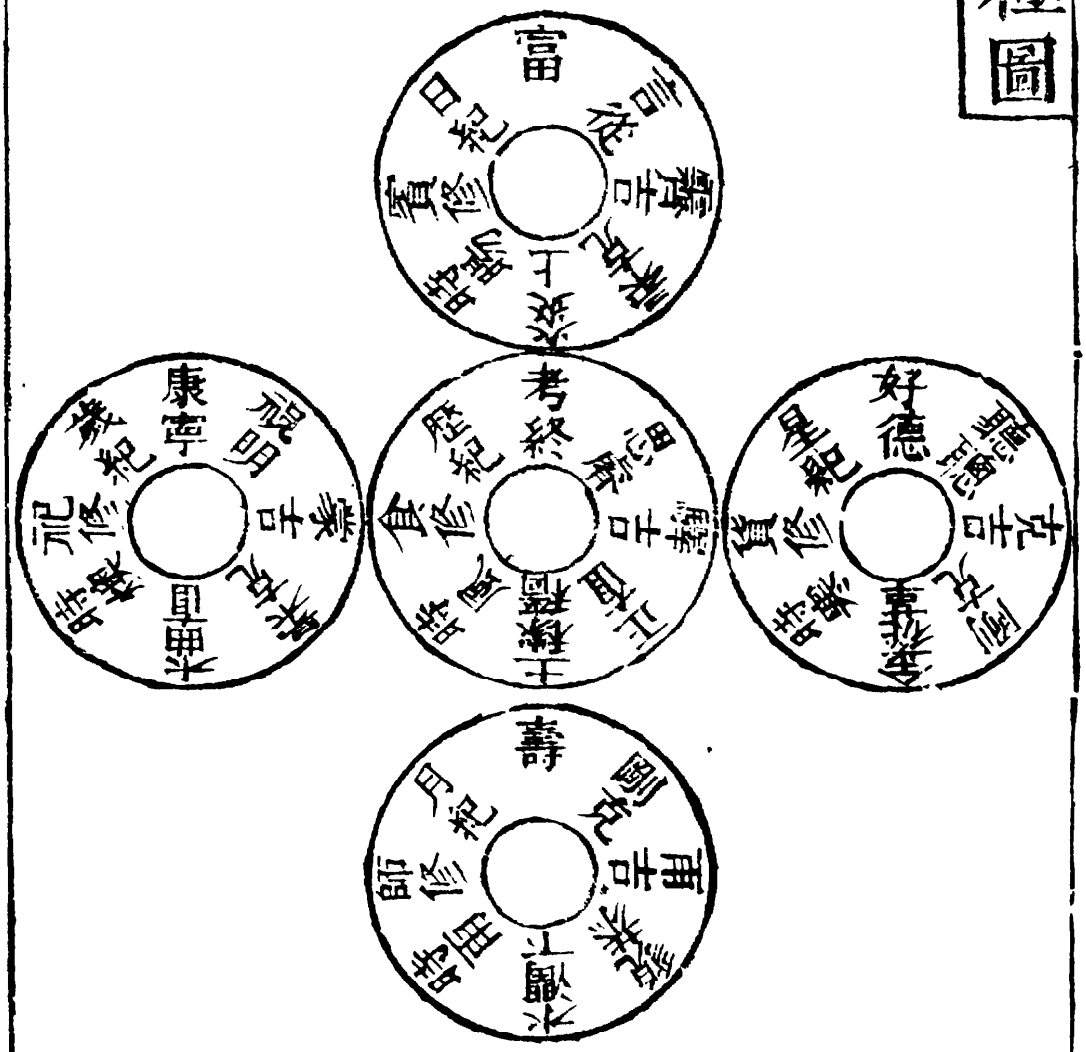
皆不足以與于此

洪範傳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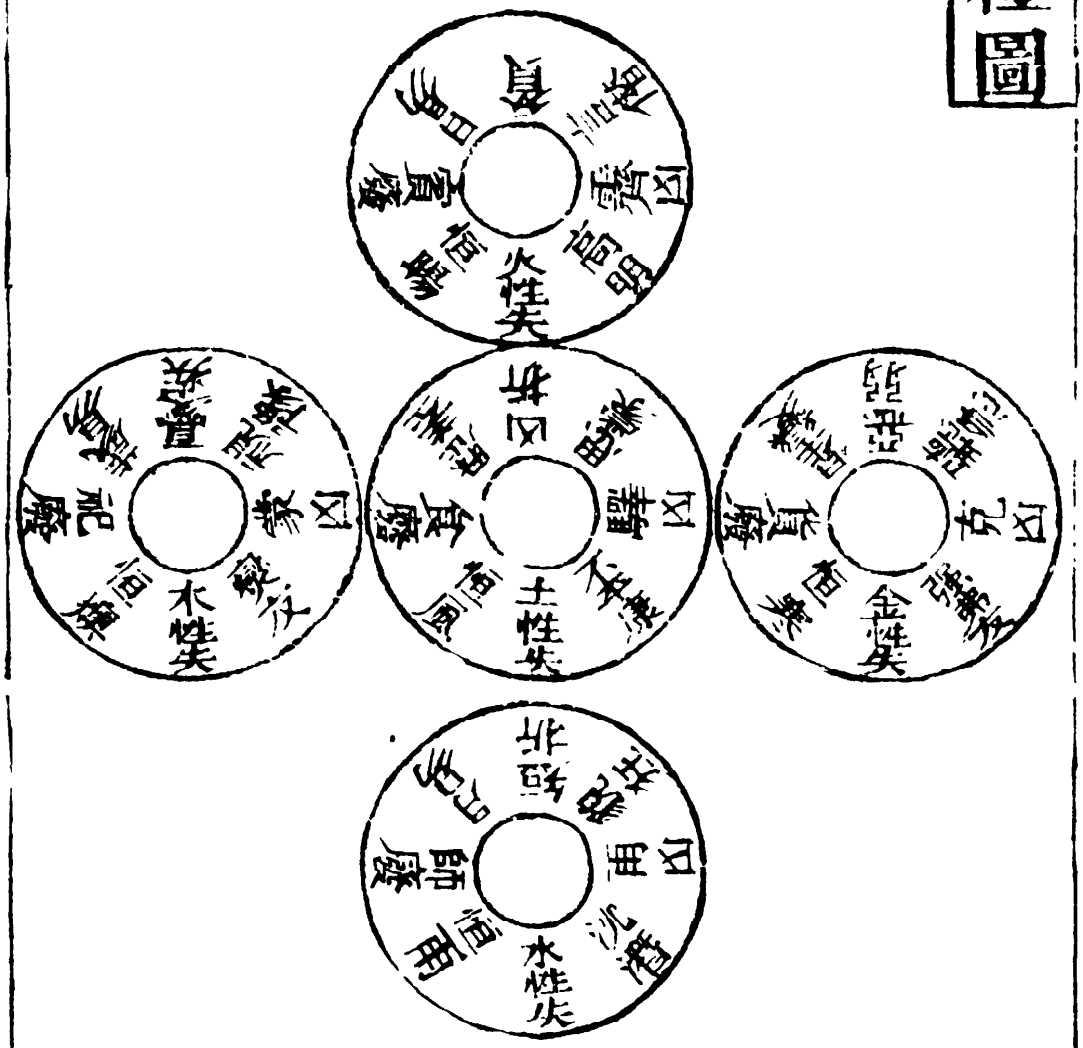
河圖之數四十有五洪範之經推而爲五十五事與河圖之數不期而暗合箕子之陳又推而爲八十一者九九之正數也

歲 月 日 星辰 歷數	壽 富 康寧 好德 考終 凶短折 疾 憂 貧 惡 弱	貌 言 視 聽 思 恭 從 明 聰 睿 肅 乂 哲 謀 聖 狂 僭 豫 急 蒙
司空 司徒 司寇 食 貨 祀 賓 師	皇極	雨 霽 蒙 克 驛 貞 悔
時雨 時暘 時燠 時寒 時風 常雨 常暘 常燠 常寒 常風	火 水 木 金 土 潤下 炎上 曲直 從革 稼穡 鹹 苦 酸 辛 甘	高明 沈潛 平康 燮友 強弗友 柔克 剛克 正直 柔克 剛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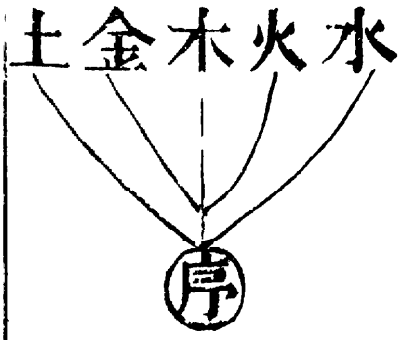
維皇建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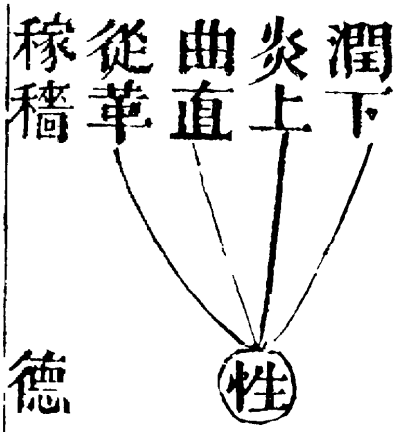


皇不建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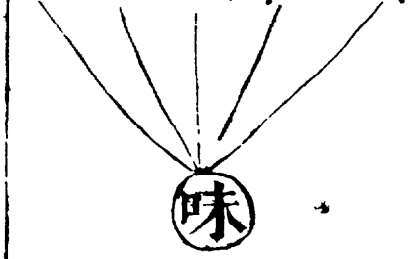


五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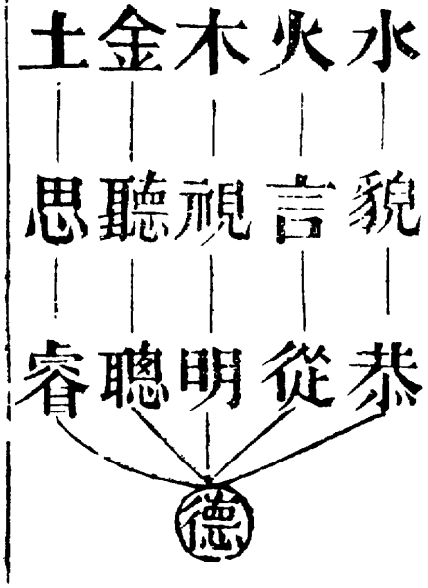

水 火 木 金 土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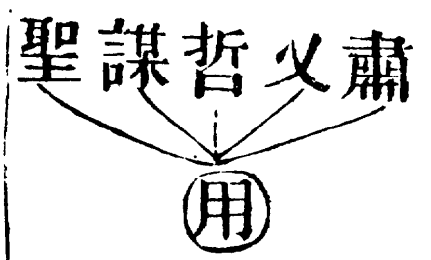

潤下
炎上
曲直
從革
稼穡
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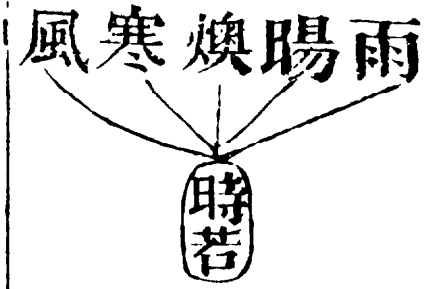
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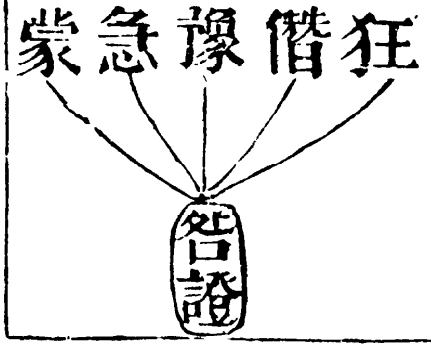

鹹 苦 酸 辛 甘
味

事證圖


水 火 木 金 土
貌 言 視 聽 思
恭 從 明 聰 睿
德


肅 乂 哲 謀 聖
用


雨 暘 燠 寒 風
時若


狂 僭 豫 急 蒙
咎證

洪範經圖

九章共六十五字凡五十有五事

初一乃五行　五行不言用　諸疇之用　莫非其用
次五止日皇極　皇極不言數　諸疇之嚮　不可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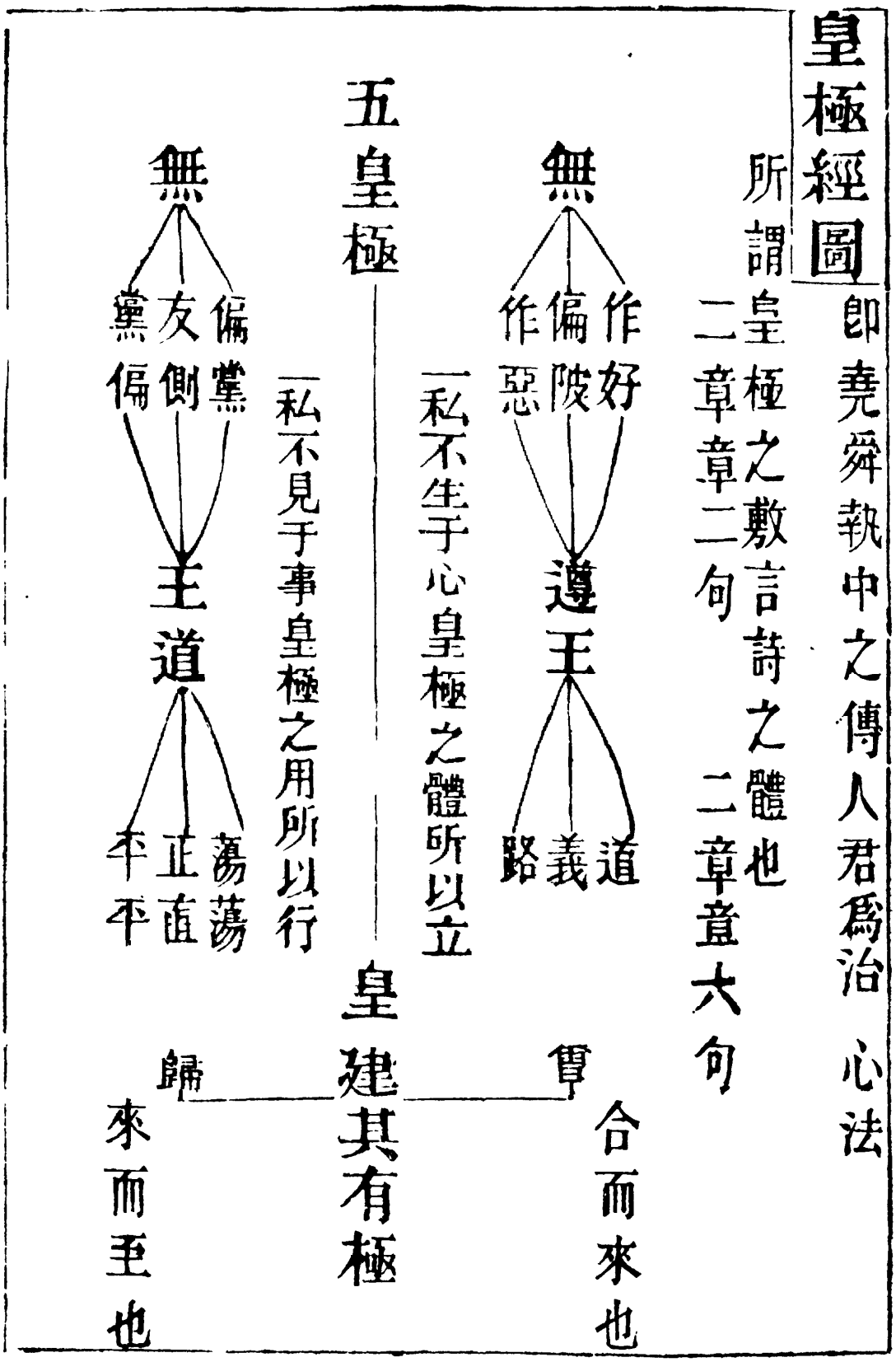
次二曰　敬用五事	次七曰　明用稽疑	次六曰　乂用三德
次九曰　嚮用五福　威用六極	次五曰　建用皇極	初一曰　五行
次四曰　協用五紀	次三曰　農用八政	次八曰　念用庶證

皇極經圖

即堯舜執中之傳人君爲治心法

所謂皇極之敷言詩之體也

二章章二句　二章章六句



洪範竝義圖

洛書河圖相表裏故

一六竝位二七三八四九皆竝位九疇之義於是相應

二五事	見于事者有得有失	七稽疑	驗于占者有吉有凶	六三德
九五福	賦于天者有五福六極之或異	五皇極		一五行
四五紀	運乎天者有經緯離合之不齊	三八政	施于政者有善有惡	八庶證

人囿于質有剛柔善惡之異

天賦于人有清濁厚薄之殊

感于天者有變有常

洪範對義圖

箕子所陳事證舉一相感隅也

今三衡縱取一義亦舉一隅也

五事 皆有當然之則所謂本然之性	福極 人之所稟有五福六極	五紀 天道之常經也
五福 六極		德 有 故 人 有
三德 剛柔善惡不同所謂氣質之性	五行 天之所賦有善惡厚薄	庶證 天道之變化也

三德圖

火 剛善 高明 柔克

水 柔善 沈潛 剛克

土 中 平康 不剛不強 不柔不變 正直 正之直之 無事乎克中

金 剛惡 強弗友 剛克

木 柔惡 燮友 柔克

善者友克之所以濟其善

惡者順克之所以治其惡

皇極敷言敷錫圖

敷言

人君
- 是訓
- 是彝
- 于帝其訓
- 惟辟
  - 作福
  - 作玉食
  - 作威
  - 爲民父母

庶民
- 是訓
- 是行
- 近天子光
- 臣人
  - 作福
  - 作玉食
  - 作威
  - 害家凶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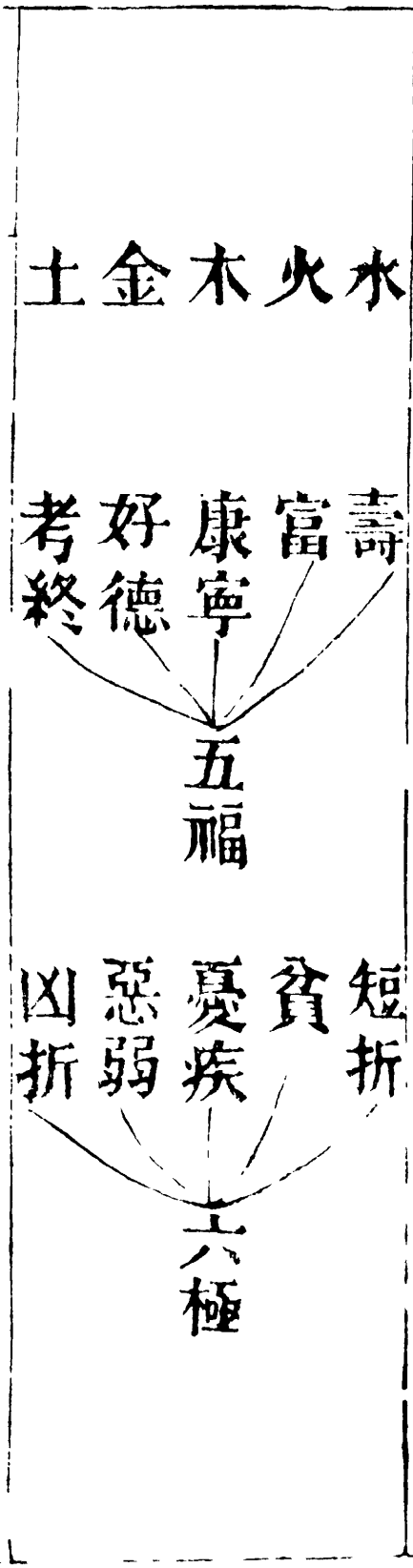
敷錫

庶民
- 有猷
- 有爲
- 有守
- 念之
- 不協于極
- 不罹于咎
- 受之
  - 福無虐煢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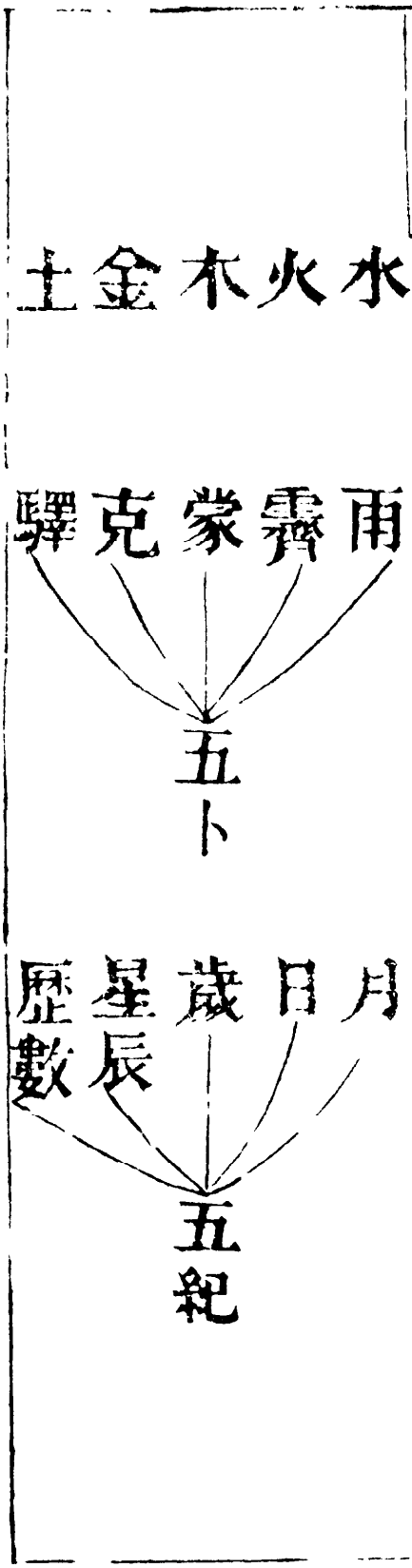
人臣
- 有能
- 有爲
- 羞行
- 正人
- 弗好于家
  - 辜無畏高明
- 兄德
- 雖錫之福
  - 咎
- 無有比德

錫保

福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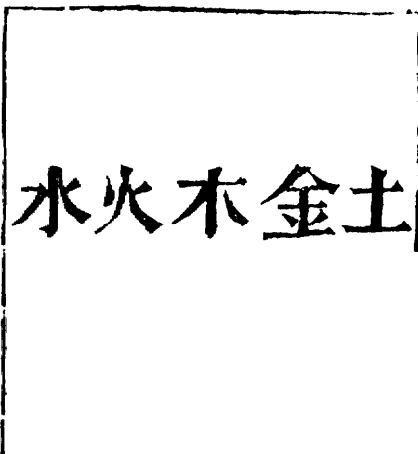


卜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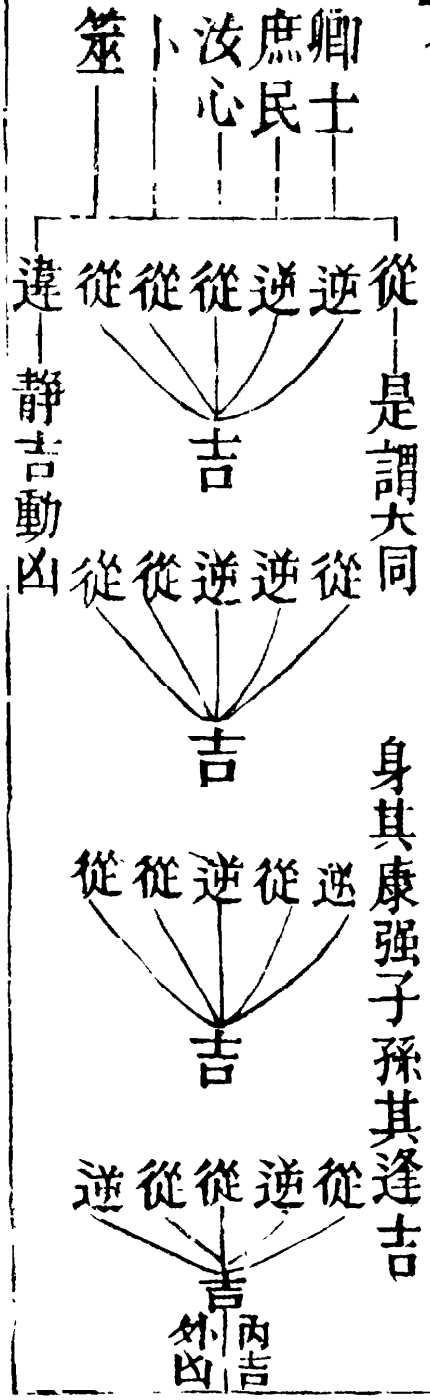
八政圖

舜爲九功禹爲八政　合土穀爲一



四謀圖

舜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



三聖授受圖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　允執其中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亦以命禹

帝曰來禹洚水警予成允成功惟汝　人心惟危　可愛非君　可畏非民

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　道心惟微　衆非后何　戴后非衆

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惟精　罔與守邦　欽哉慎

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　惟一　乃有位敬修其可願

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爾躬　允執厥中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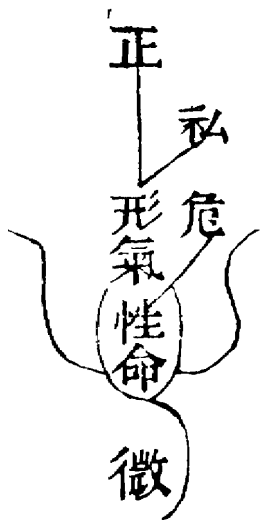
汝終陟元后　無稽之言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勿聽弗詢

之謀勿庸

人心道心圖

文公謂人心道心之不同以其或生于形氣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既曰私即人欲矣又曰人心不可謂之人欲何也



人心

耳目鼻口之用　上智下愚一也

飲食男女之常

故曰上智不能無人心

道心

全體無不得其正　上智

一事間或得其正　下愚

故曰下愚不能無道心

原字——自外推入知其本有　故曰微

生字——感物而動知其本無　故曰危

正字

私字

皆見于外者

故人心不可謂之人欲人心若使是人欲聖人必不曰危危者謂易流于人欲

易原圖

學易綱領　開卷第一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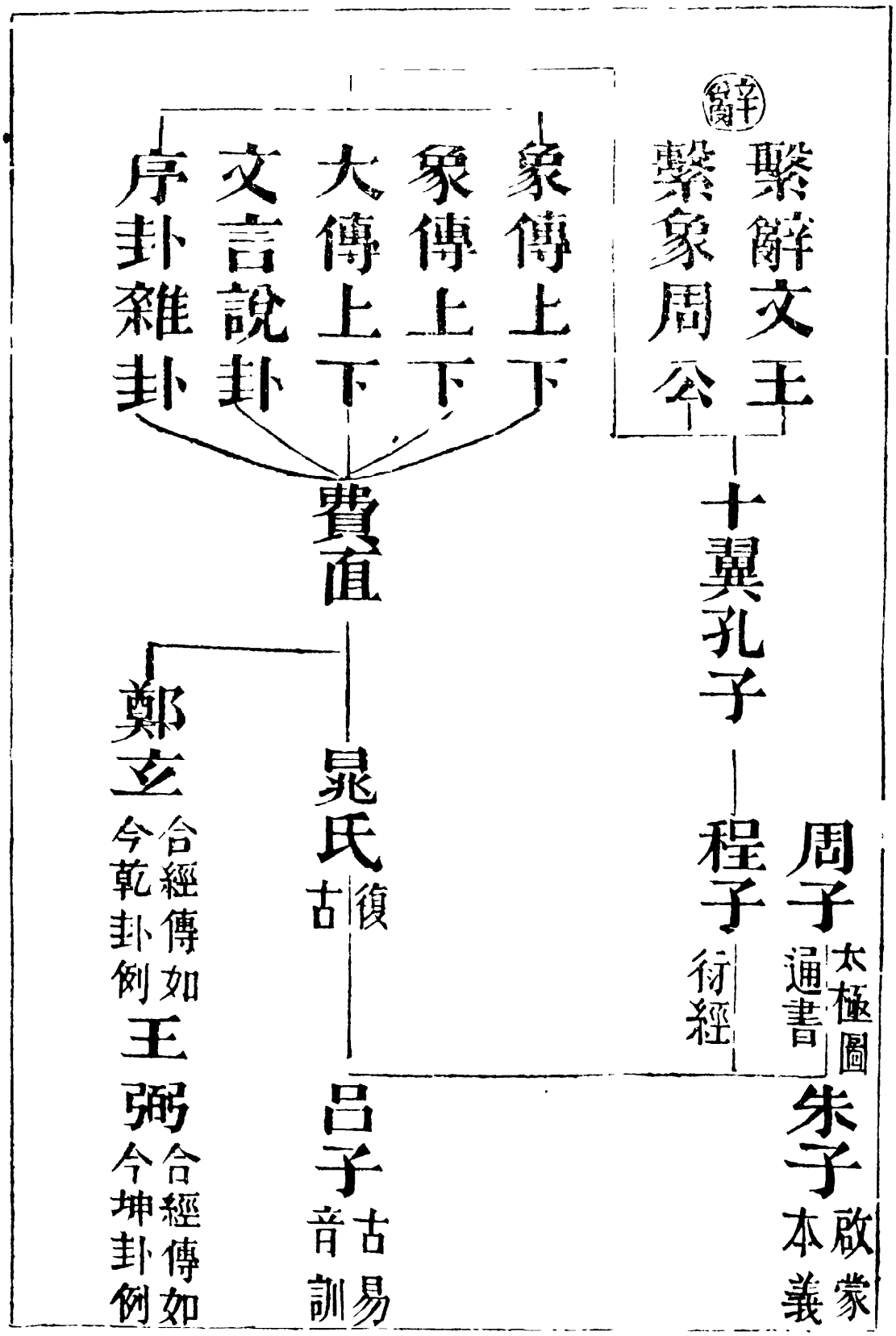
八卦次序
八卦方位
六十四卦次序
六十四卦方位

先天四圖　伏羲
後天二圖　文王
八卦次序
八卦方位

邵子　傳畫

先天之學傳授

朱子曰四圖出于邵氏邵氏得于李挺之挺之得于穆伯長伯長得于希夷先生陳圖南者


辭
繫辭文王
繫彖周公
十翼孔子
周子 太極圖 通書
程子 衍經
朱子 啟蒙 本義
彖傳上下
象傳上下
大傳上下
文言說卦
序卦雜卦
費直
晁氏 復古
呂子 古易音訓
鄭玄 合經傳如今乾卦例
王弼 合經傳如今坤卦例

易道交明圖

上以天地之理明易下以易明天地間事

上是天地變化下是易之變化

地 體卑 性靜

成形 山川動植之類

天 性動 體尊

成象 日月星辰之類

變化 易

坤 性簡 質柔

乾 質剛 性易

成女 作成物

相摩 — 變化

成男 知太始

聖人易簡圖

坤 簡

易從 其事簡約

易知 其心明白

有功 協力者多

有親 同心者衆

可大 兼乎外

可久 一乎內

賢 業 成位 乎中

聖 德

乾 易

四象三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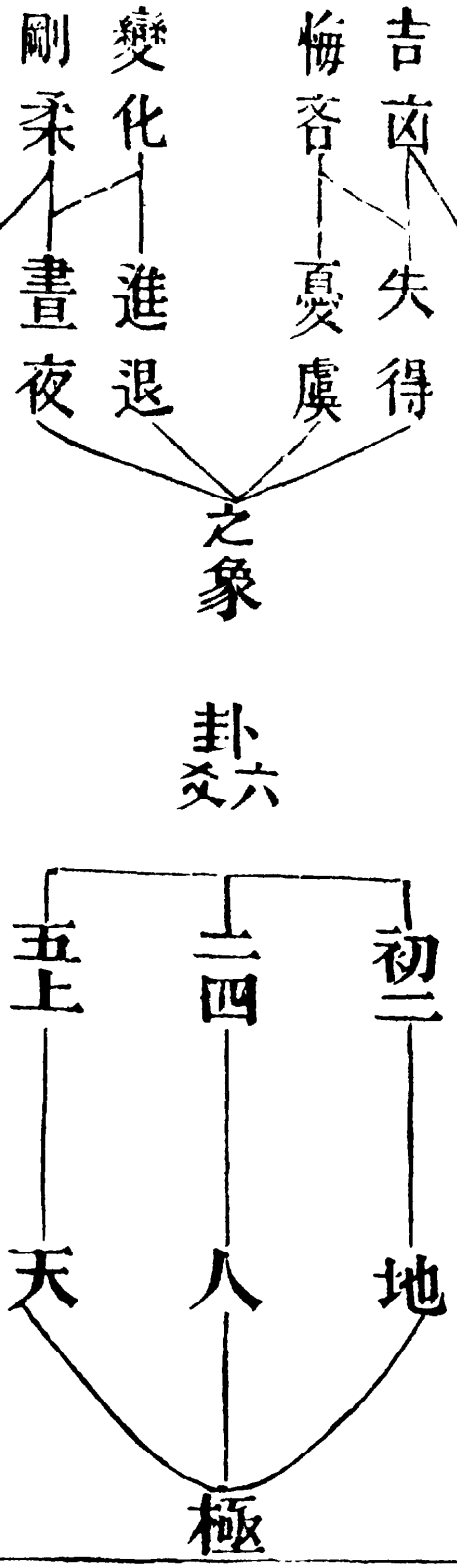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悔者將趨于吉而未至于吉

吝者將趨于凶而未至于凶

變自無而有　剛變趨柔　進極而退也　柔則夜而陰矣

化自有而無　柔化變剛　退極而進也　剛則晝而陽矣



觀玩圖

夫子立此義

君子

居　動

觀

見而決

象　變

易有象然後有詞

八卦六爻

筭有變然後有占

玩

反覆不舍

考其所處之當否

詞

考其所值之吉凶

占

辭例圖

象　爻

吉凶　悔吝　死咎

言乎

失得　辨吉凶　齊小大

變　小疵　補過

列貴賤　憂悔吝　震死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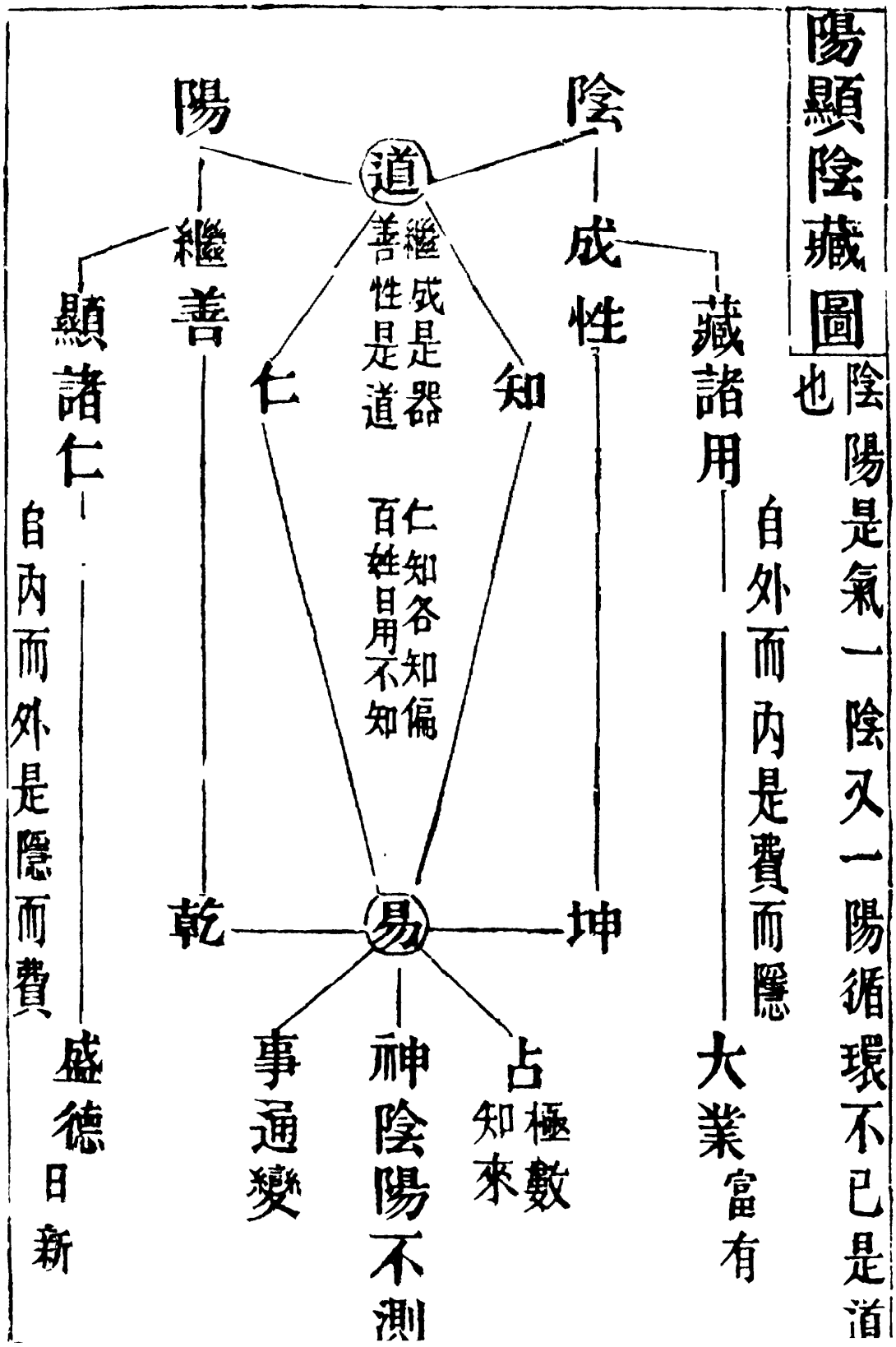
存乎

詞　有險易　卦有小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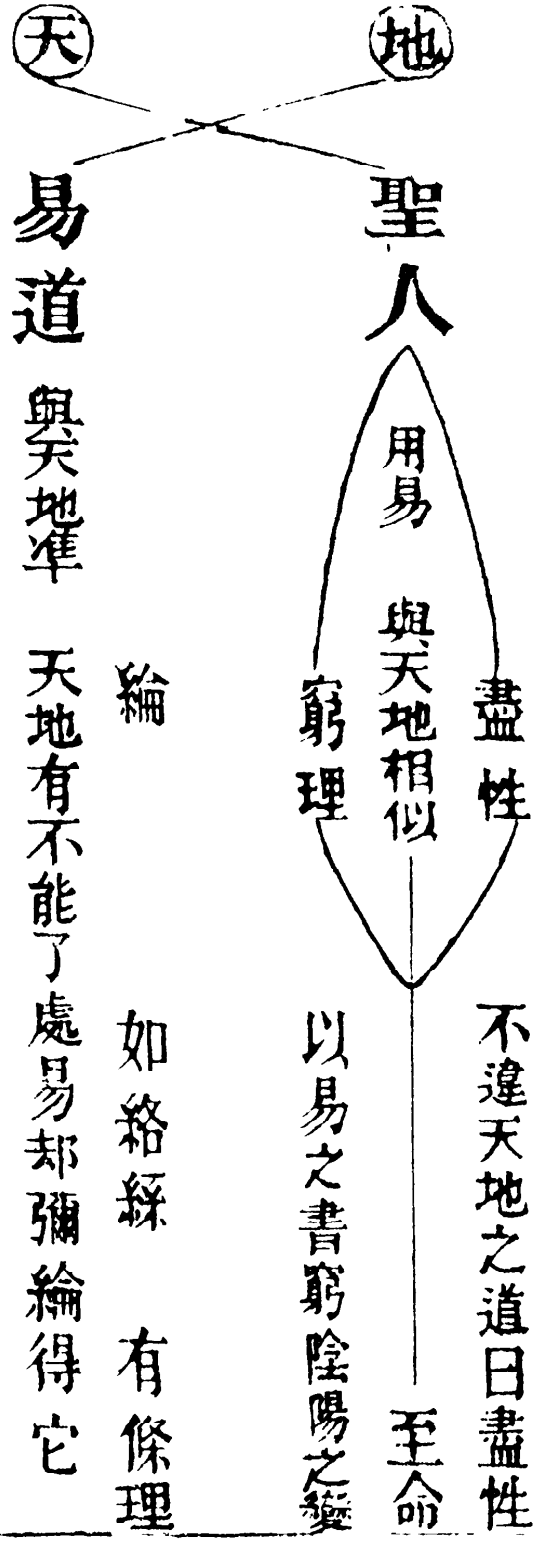
位　介　悔

陽顯陰藏圖

陰陽是氣一陰又一陽循環不已是道也



窮理盡性至命圖


地
天
聖人
用易
與天地相似
窮理
盡性
至命
不違天地之道曰盡性
以易之書窮陰陽之變
易道
與天地準
綸
如絡絲
有條理
天地有不能了處易却彌綸得它
彌
如密卦
有聯合

俯察　反終　散　鬼歸

仰觀　知幽明　知死生　魄降　魂遊　陰精　陽宅　原始　聚　神伸

窮理

道濟天下　仁地也　不浮　守正之仁　安土　敦仁　故能愛

知周萬物　知天也　旁行　行權之知　樂天　知命　故不憂

盡性

曲成萬物　極其小　小德川流也　易　陽而陰　陰而陽　故無體

通晝夜之道

範圍天地　極其大　大德敦化也　神　或在此　或在彼　故無方

至命

動靜分配圖

簡 陰 易 陽

坤 靜翕 動闢 靜之靜 靜之動 廣 變

乾 靜專 動直 動之靜 動之動 大 通

坤二而虛以量生言曰廣 乾一而實以質言曰大 配天地

四時 日月 至德

成性存存圖

天 易行乎中 天地設位 地

易

聖人

廣業 禮卑 法地

以之 成性存存

崇德 知崇 效天

禮卑者踐履貴乎著實循理之事也

知崇者知識貴乎高明窮理之事也

道義之門

即易也

爻象動賾圖

聖人見
- 動
  - 爻
    - 系辭焉以斷其吉凶
    - 不可亂
  - 象
    - 不可惡
    - 擬諸形容象其物宜
- 賾
  - 極天下之賾
  - 推而行之
  - 化而裁之
  - 鼓天下之動
  - 神而明之
  - 默而化之

一卦中自有會通
六爻中各有會通

存乎
- 辭
  - 人
  - 德行
- 卦
- 通
- 變

典常也 會而不通則窒塞難行
禮理也 通而不會則曲折不見
觀會通以行其典禮

四尚三至圖

卜筮 制器 動者 言者

尚 變 辭 象 占 易

研幾
- 尚象之事
- 尚占之事
- 无思无爲 感而遂通 極深

至變 至神 至精

成天下之務
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
通天下之志

策數圖

上下經陰爻百九十二
每爻二十四策

坤
六爻
老陰六四其六

共一百四十有四策

得四千六百有八策

老陽九四其九

乾
六爻
每爻三十四策
上下經陽爻百九十二

共一百一十有六策

得六千九百一十有二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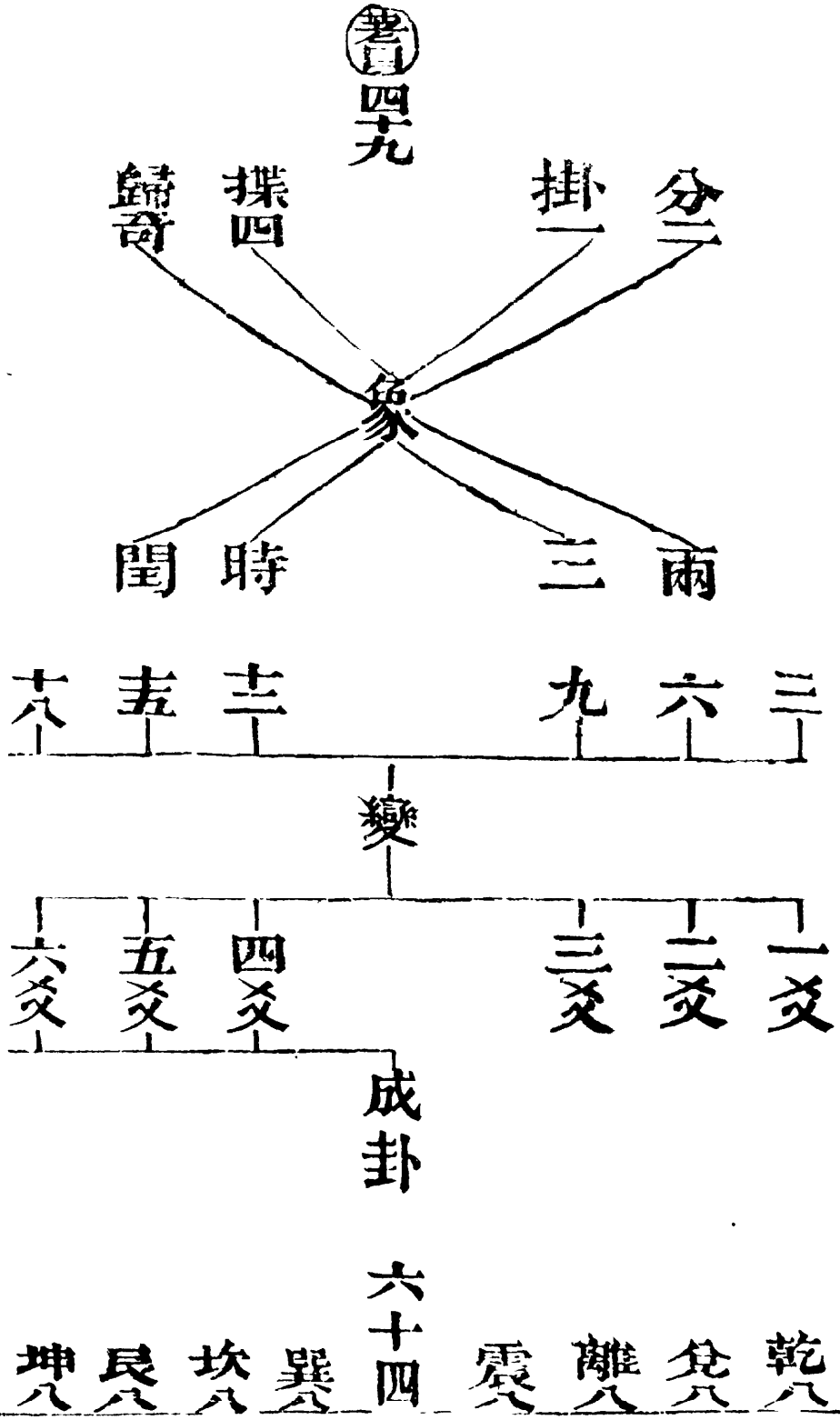
總三百六十當期之數

當萬物數

四營成卦圖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

六卦



凡四千九十

聖人作易用易圖

上是作易之本

下是用易之事

卦

發揮于剛柔而生爻

德方以知

觀變于陰陽而立卦

窮理盡性而至于命

義易以貢

和順道德而理于義

參天兩地而倚數

德圓而神

幽贊神明而生蓍

爻

蓍

靜

知以藏往

變

動

神以知來

聖人

齋戒 觀變玩占 臨事而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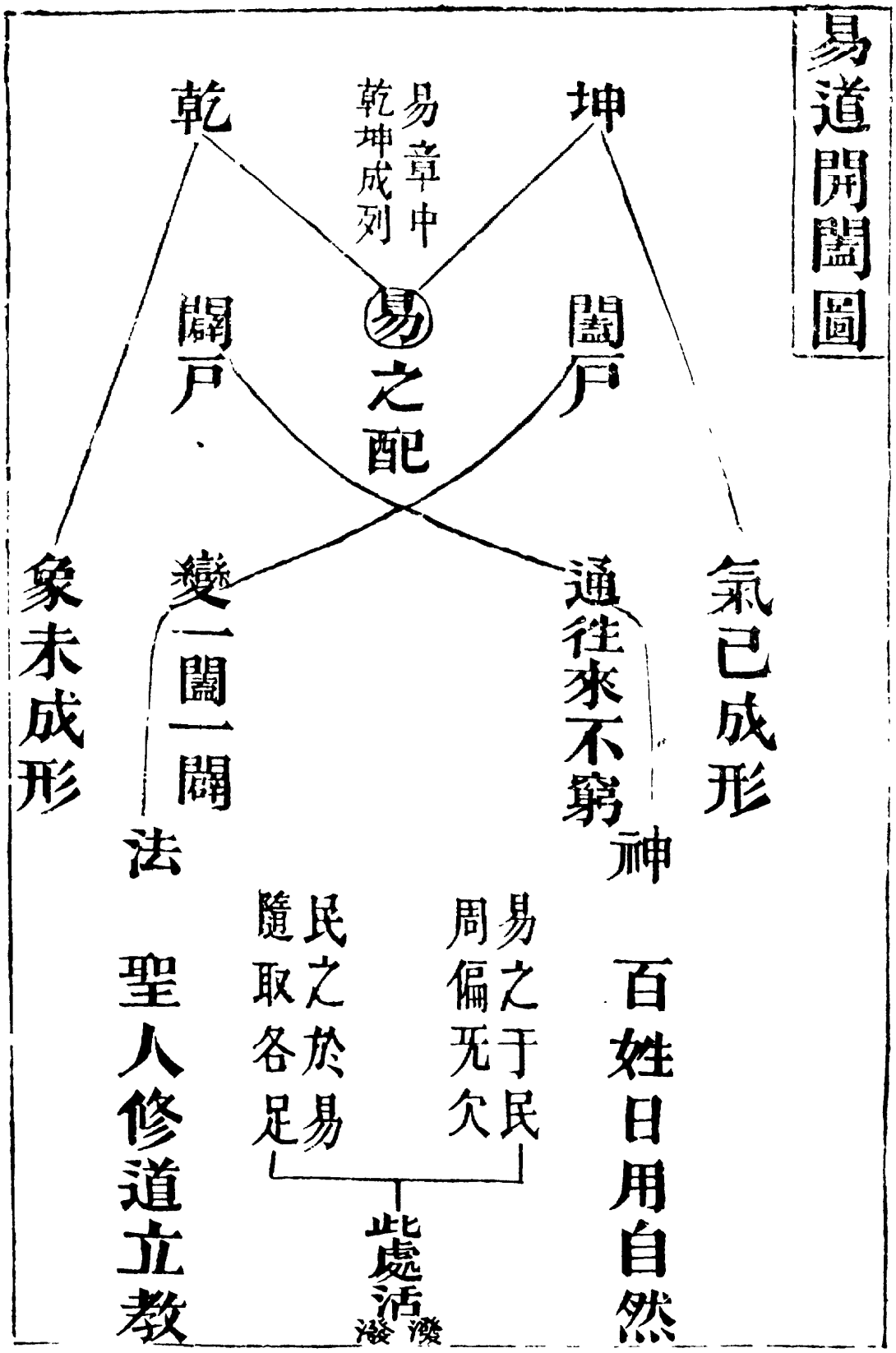
定天下之業

斷天下之疑

道天下之心

洗心 觀象玩辭 現與心會

易道開闔圖


易章中乾坤成列
乾
坤
易之配
闔戶
闔戶
象未成形
變一闔一闢
通往來不窮
氣已成形
法
神
聖人修道立教
民之於易隨取各足
易之于民周偏无欠
百姓日用自然
此處活潑潑

朱子辯古圖

天地之數　即河圖之全數

大衍之數　即河圖虛五不用之數

古文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
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數五地數五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朱子解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大衍之數五十　其用四十有九

分而爲二　以象兩

掛一　以象三

揲之以四　以象四時

歸奇於扐　以象閏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
凡三百六十
二篇之策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當期之數
當萬物之數

得合圖

五位相得

地偶　二四六八十

天奇　一三五七九

五行相得

陰　乙丁己辛癸

木火土金水

陽　甲丙戊庚壬

各有合

一二三四五

水火木金土

六七八九十

五行化氣

甲乙丙丁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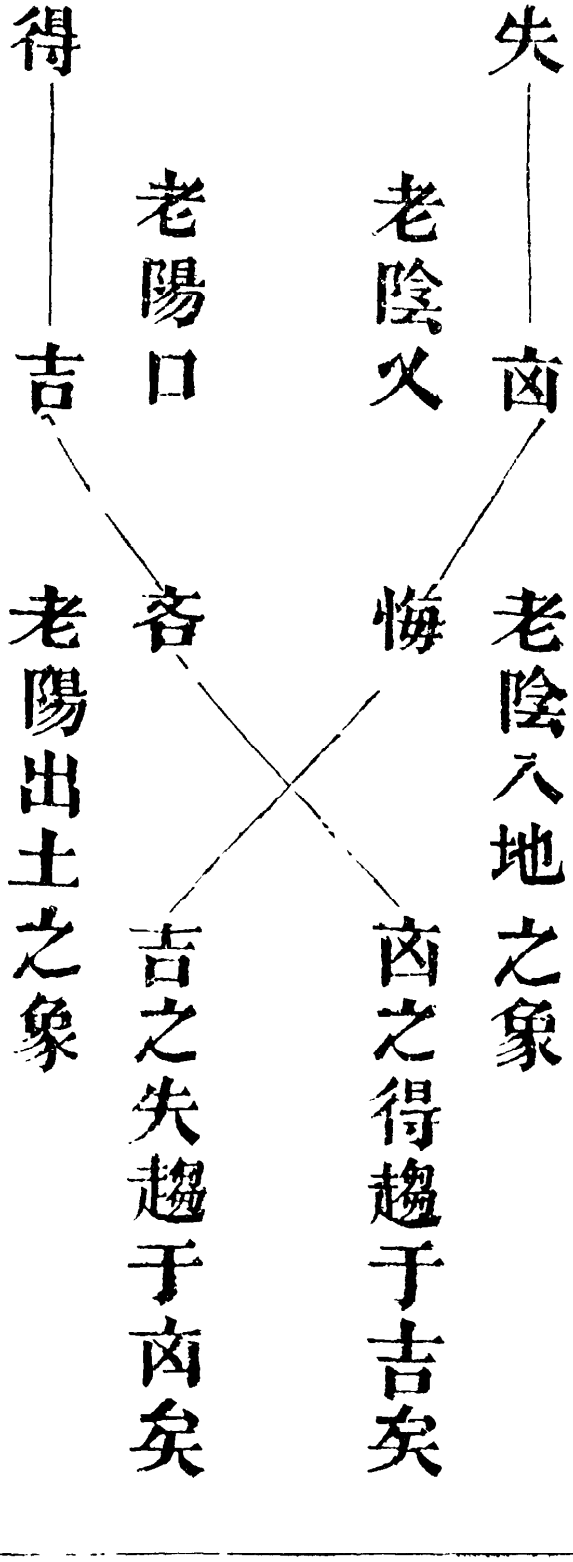
土金水木火

己庚辛壬癸

字書解吉凶之義全不分明

吉凶圖

大傳曰吉凶者失得之象也
書曰惠廸吉　丹書曰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從逆凶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稽類圖

大傳曰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

人 義 智 臣 母 妻 小人 爲偶數

事 終 往 幽 藏 凶

體 重 濁 卑 小 方 爲坤卦

德 成 受 闔 利 貞

性 靜 順 簡 退 降 屈

柔質也 地 月 辰 川 植物 草木 爲西北方

陰氣也 鬼 魄 秋 冬 夜

易 變化

自動而靜 自陽而陰 自陽而陽 自靜而動

自盛而衰 自有而无 自无而有 自衰而盛

剛化而趨于柔 柔變而趨于剛

進極而退也 退極而進也

陽氣也 神 魂 春 夏 晝

剛質也 天 日 星 山 動物 禽獸 爲奇數

性 動 健 易 進 升 伸

德 生 施 闢 元 亨 爲乾卦

體 輕 清 高 大 圓

事 始 來 顯 明 吉

人 仁 禮 君 父 夫 君子 爲東南方

鬼神圖

於稽類中分出

功効　體物而不遺使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張子曰二氣良能　二氣之分實氣之運不離乎往來屈伸合散而已（屈伸往來）自然能如此

合而言

程子曰造化之迹（風雷雨露日月晝夜）皆是也

情性　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其情狀皆是實理

（及其來格方其既屈死也）（鬼之神鬼之鬼）消也　祭祀交感　虛也　以有感无　緜也　鬼定神蟄矣

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　反終也

鬼者歸也陰之靈也　精也　鬼也

神者伸也陽之靈也　氣也　鬼也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　原始也

分而言

生也　息也　盈也　竈也　鬼隨神運矣

（及其將屈方其伸也）（神之鬼神之神）祭祀交感　以有感有

神

總陰陽而言

忽然而往　又如彼

忽然而來　纔如此　使人不可測是謂妙用

魂魄圖

生謂之精氣　死謂之魂魄　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

魄之根蒂　主靜　能受藏記憶　陰之精體之凝
魄者精之神　有虛有實　耳目之所以能視聽者　聽爲陰靈　視爲陽明　吸爲陰屈　呼爲陽伸

分而言

魂者氣之神　有清有濁　口鼻之所以能呼吸者
魂之光燄　主動　能運用發越　陽之靈氣之發

人生三變　既而體凝　始于氣感

鬼次　魂光　老　壯　幼　之時

氣　充質實　微質胞　衰質羸　魂魄俱　強　弱　耗

持循執守決斷記憶

魂勝　魂　整齊嚴肅安恬退止

魂重濁　執滯狠僻

合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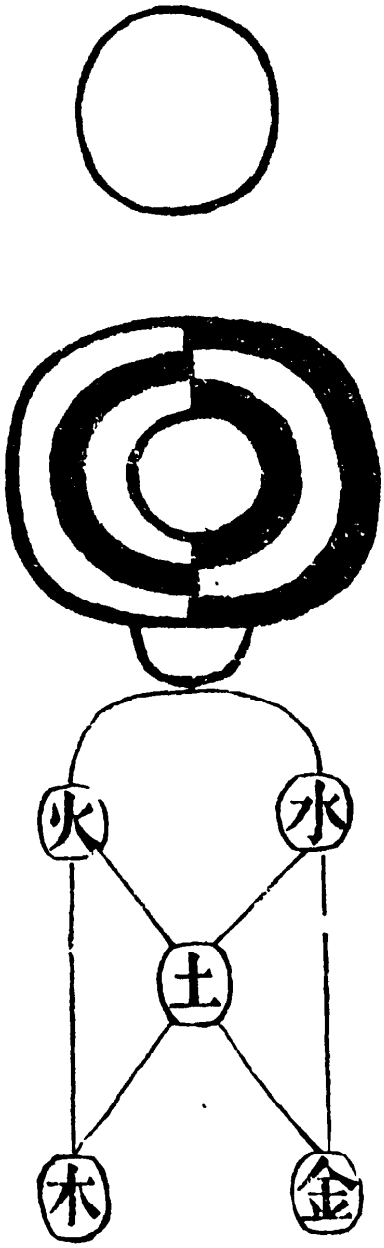
魂必魂然後有以靈其精　陰去陽　魂下落　昏蒙愚昧
魂必魂然後有以精其靈　陽去陰　魂上徂　離而死
施爲經畫思慮明覺　魂守魂　陰不滯　和而生
魂載魂　陽不燥　流蕩滑稽

魂勝　魂　奮厲振作通暢和樂

魂輕浮　狂躁僭侈

太極造化之關

通書曰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　此自上而說下
五殊二實二本則一　此自下而說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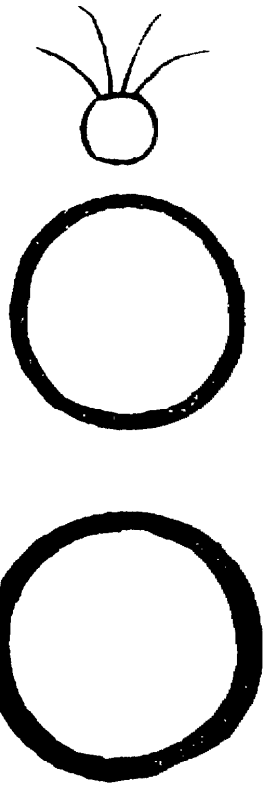


勉齋曰此是一關自五行而上屬乎造化故周子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至此說轉去蓋天地造化至五行而止由是而下生人物也

通書曰是萬爲一　此自下而說上

一實萬分　此自上而說下

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總說上下



勉齋曰再自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說出至變化無窮太極二氣五行三者初無斷際若不說合則成三件所以謂之妙合非昔開而今合既合而生人物自此下却節節說開

太極通書相表裏

朱子曰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如何曉得一部通書皆是發明太極圖

書雖不多統紀已盡

分曉精深結搆得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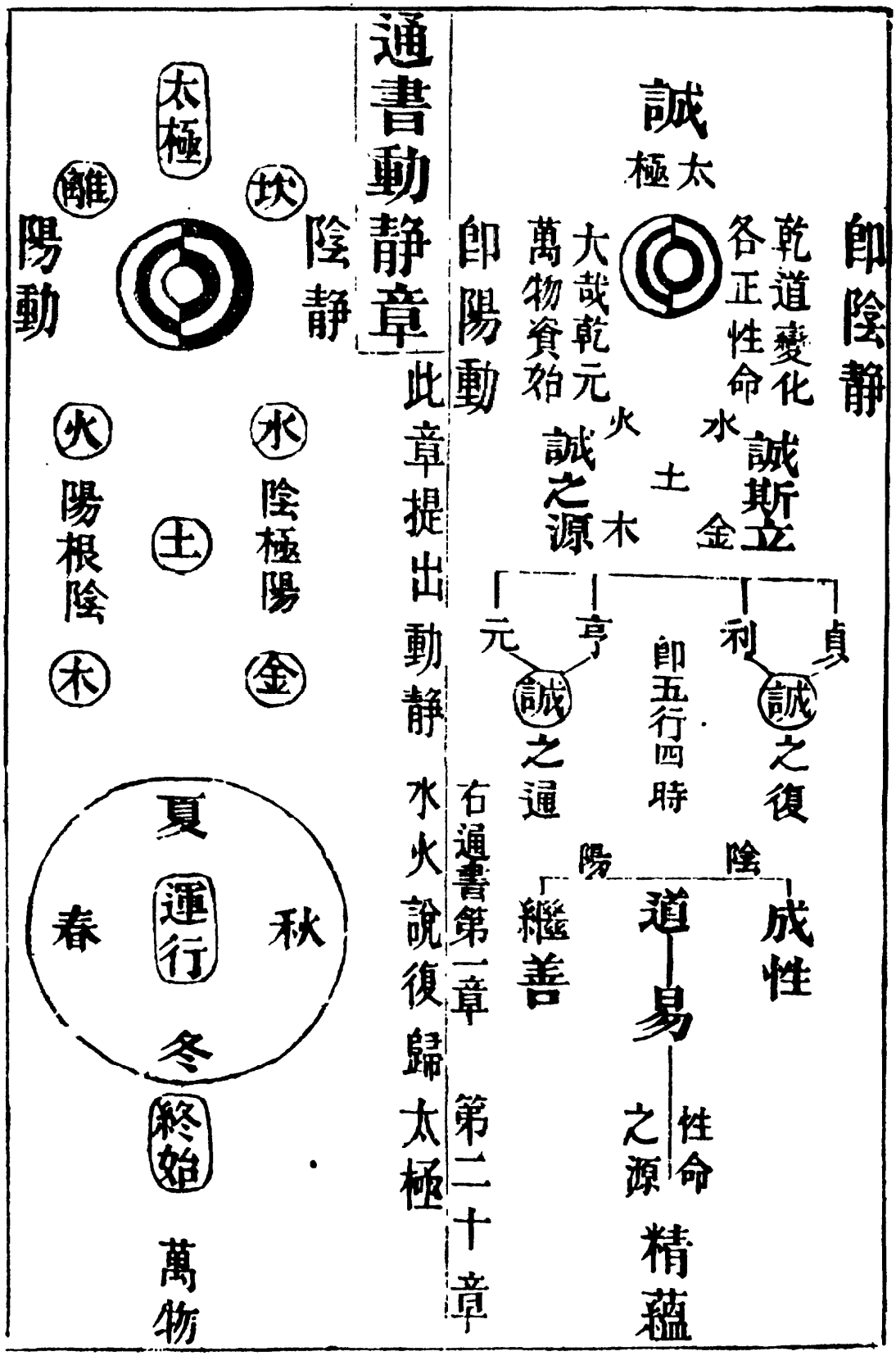
簡古淵深未易窺測

文雖高簡體實淵懿

所論不出陰陽變化修己治人之事

語[redacted]潔而混成

條理精密而疎暢


即陰靜
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
誠斯立
誠
太極
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
誠之源
即陽動
火
木
土
水
金
貞
利
誠之復
即五行四時
亨
元
誠之通
陽
陰
繼善
成性
道易
性命之源
精蘊
通書動靜章
此章提出動靜 水火說復歸太極
太極
離
陽動
坎
陰靜
水
陰極陽
金
土
火
陽根陰
木
夏
運行
秋
春
冬
終始
萬物
右通書第一章 第二十章

動而无靜　靜而无動　物也　物則不通

動而无動　非不動不靜而无靜　神也　神妙萬化

水陰根陽　火陽根陰　五行陰陽　陰陽太極

四時運行　萬物終始　混兮闕兮　其无窮兮

聖誠圖

聖誠而已

以其未形謂之无　靜无至正　以下聖人功化

五常　智　義　信　禮　仁

百行　確　陰之中　克己復禮　果　陽之決

動行明達　以其可見謂之有

右通書第二章

無欲圖

無係累故虛

靜虛　體之未發在已也

一　無欲

一者此心混然太極之體
无欲心體粹然无極之眞

明　虛故明
明不至則主疑

通　通是明之極
明則見理通透

動直　用之流行接物也

公　直故公
公于已有公于人　天地聖人公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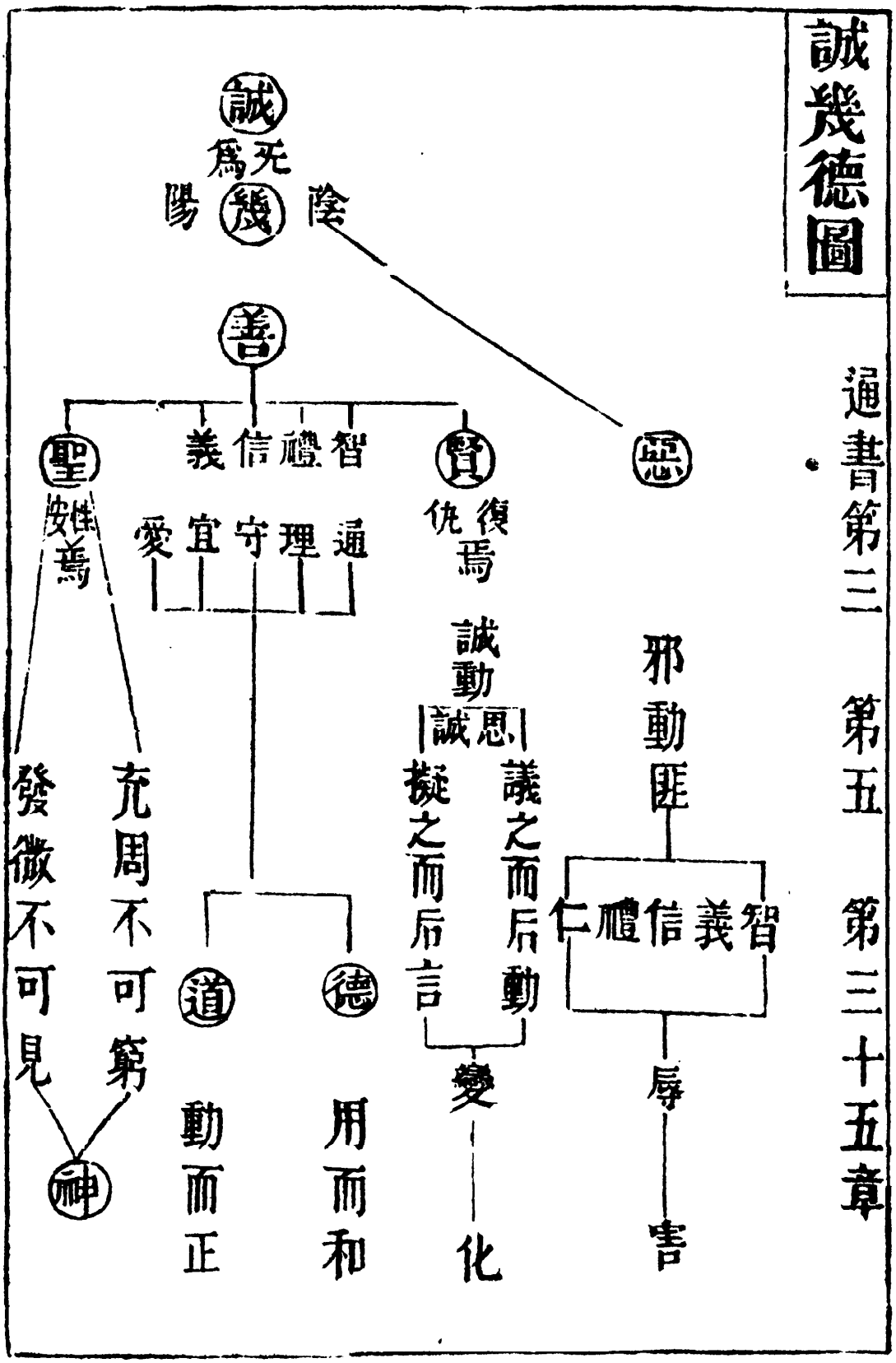
溥　溥是公之極
公則无物我故溥

無委曲故直

右第　二十章　二二章　三七章

誠幾德圖

通書第三　第五　第三十五章



誠神幾圖

朱子曰幾是五性感動善惡未分之時

誠

寂然不動

體

精故明

動而未形有无之間幾

微故幽

聖人

感而遂通

神

用

應故妙

无思

幾動而誠動

无思无不通

聖人

思通

思

通

睿

作聖

微

凶

吉

幾

右通書第四章　第九章

立極圖

第六章　第四十章

周子曰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此以圖中五行生序言

通書曰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此以心德之序言

禮　或不中節　中者禮之極

智　或有不正　正者智之體

水火木金土水

木金　陰

聖人之道　陽

仁　義　中　正

聖人定之　而主靜

仁　義

正

中

蒙靜而清

良靜而止

立極

義　正　守之貴

仁　中　行之利

充之　以全其並立之本體

孔子圖

夫子

陰——德厚如地

其太極乎

陽——道高如天

教化如四時

子路 二十六章

顏子 二三二九 三十三章

春秋

陰 誅死 明大法 報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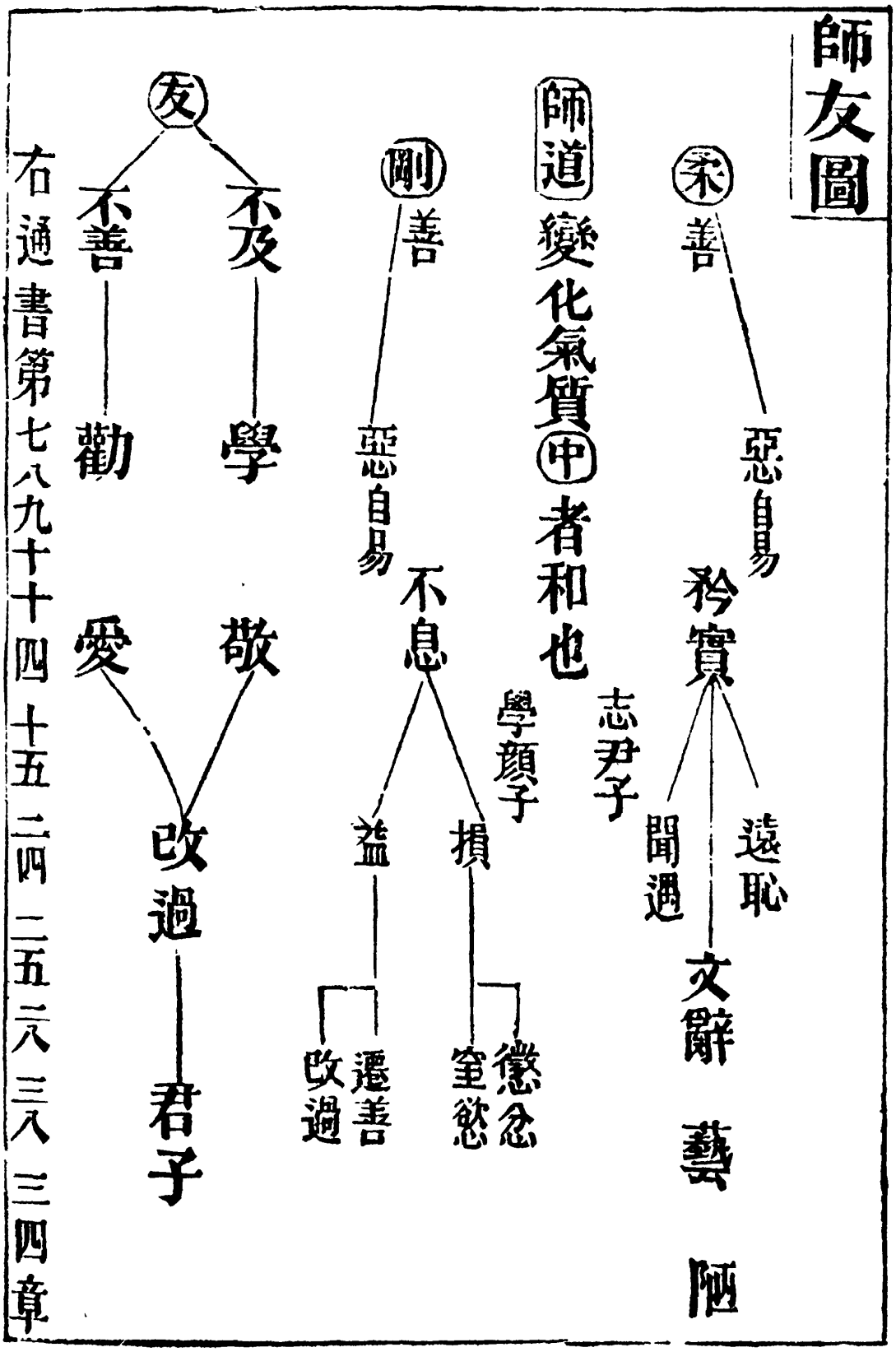
一太極也

陽 懼生 正王道 報德

王祀無窮

右三 八三十九章

師友圖



右通書第七八九十十四 十五二四 二五二八 三八 三四章

治本圖

此治人之事

天道行

陰—成萬物

陽—生萬物

順

神

聖德修

義—正萬民

仁—生萬民

化

刑

勢重輕

制禮法

修教化

百姓和

風移俗易

果斷用

明達用

中正本

承正

心

靜

智

義

貌

聽

言

視

動

禮

仁

純

无違

家治

不善必復

復家无咎

身端

天下之則

天下之本

右通書第二十二 十三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七 三二 三六章

卦數涵老陽圖

一至八爲數二十六　斜數五十五而止
一非數也

八水少陰之數也而老陽之數隱于其中蓋八縱八衡皆三十六數又至虛中十五而止以兩六十四數終之以是知卦又當倍之也

卦數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八八	八七	八六	八五	八四	八三	八二	八一								
七八	七七	七六	七五	七四	七三	七二	七一								
六八	六七	六六	六五	六四	六三	六二	六一								
五八	五七	五六	五五	五四	五三	五二	五一								
四八	四七	四六	四五	四四	四三	四二	四一								
三八	三七	三六	三五	三四	三三	三二	三一								
二八	二七	二六	二五	二四	二三	二二	二一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卦數涵疇數圖

卦數止于八而已四隅相對皆九數也自一七二八交五對之滿圖皆九數以是知疇數已在卦數中矣

八	一	七	一	六	一	五	一	四
二	八	二	七	二	六	二	五	二
三	八	三	七	三	六	三	五	三
四	八	四	七	四	六	四	五	四
五	八	五	七	五	六	五	五	五
六	八	六	七	六	六	六	五	六
七	八	七	七	七	六	七	五	七
八	八	八	七	八	六	八	五	八

皇極經世總數圖

自夏王八年甲子會子午至景定甲子計三千四百八十年更二甲子方爲十運爲一會三之一

一元十二會
一會三十運
一運十二世
一世三十年
一年十二月
一月三十日
一日十二辰
一辰三十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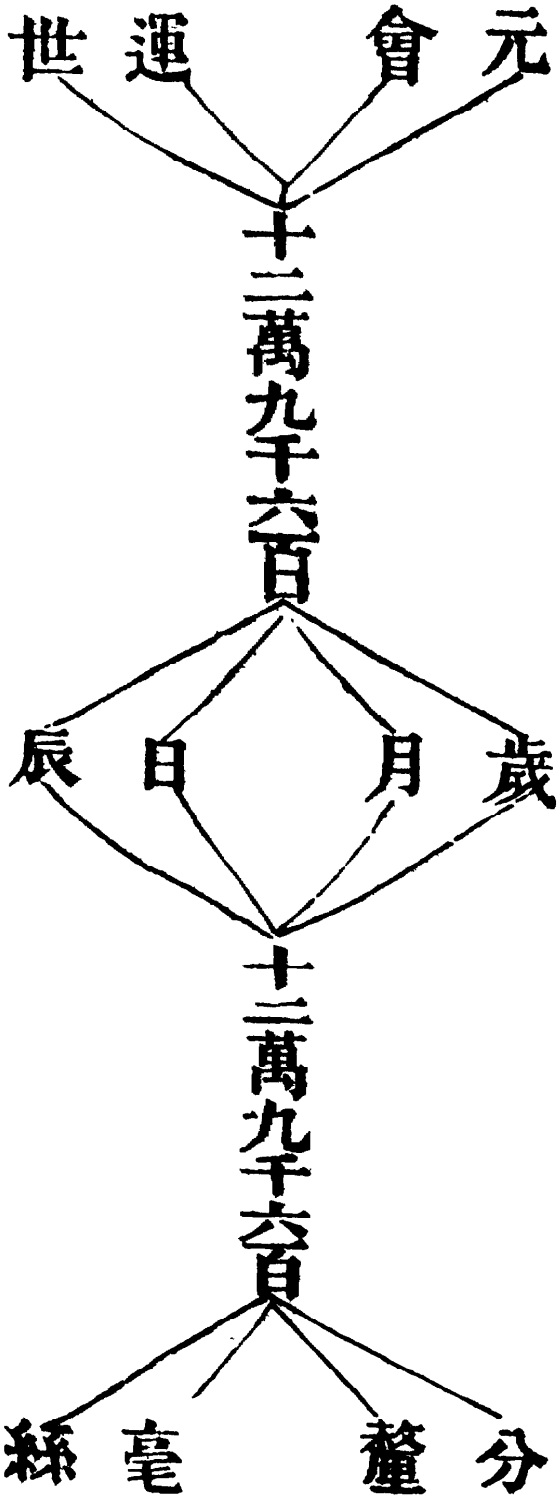
小數三百六十　大數十二萬九千六百

三百六十

運
世
年
月
日
辰
分
釐

朱子曰季通云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毫絲之數小而不可察也所可得而數者卽歲月日辰而知也

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



邵子曰易之生數十二萬九千六百總而爲四千三百二十世此消長之大數也

朱子曰皆天地之自然不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會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朓朒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

納音圖

說見素問

音屬金音之大者莫如雷故以雷取義沈存中舉漢志以同位娶妻隔八生子成六十甲子圖亦有理圖欠簡易今括爲三圖其義以水火交擊于前然後聲作金克木于後亦有聲是爲捷徑法

雷乃發聲

午子
未丑

雷自地復

申寅
酉卯

雷乃收聲

戌辰
亥巳

歷代帝王圖

自堯即位于甲辰至宋景定甲子計三千六百二十有一年

正統

三皇

太昊伏羲氏　炎帝神農氏　黃帝有熊氏

五帝

少昊金天氏　顓頊高陽氏　帝嚳高辛氏　帝堯陶唐氏　帝舜有虞氏

夏

禹　啓　太康　仲康　少康相　杼　槐　芒　泄　不降　扃　廑　孔甲　皐　發　桀

商

成湯　外丙　仲壬　太甲　沃丁　太庚　小甲　雍己　太戊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紂辛

周

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靈王　景王　悼王　敬王　元王　貞定王　哀王　考王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顯王　慎靚王　赧王

諸侯

魯　衛　晉　蔡　曹　鄭　齊　宋　陳　燕　楚　魏　趙　韓

秦

漢

西漢

高祖　惠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東漢

光武　明帝　章帝　和帝　殤帝　安帝　順帝　冲帝　質帝　桓帝　靈帝　獻帝

魏

曹丕　叡　芳　髦　奐

蜀

昭烈　後主

吳

孫權　亮　休　皓

晉

西晉

武帝　惠帝　懷帝　愍帝

東晉

元帝　明帝　成帝　康帝　穆帝　哀帝　廢帝　簡文帝　武帝　安帝　恭帝

南朝

宋 高祖 少帝 文帝 武帝 前廢 明帝 後廢 順帝

五胡

漢劉淵 成李雄 涼張寔 趙石勒 燕慕容皝 代什翼犍 秦苻健 後秦姚萇 西燕慕容冲 北涼沮渠蒙遜 南涼禿髮烏孤 後涼呂光 南燕慕容德 西秦乞伏國仁 西涼李暠 夏赫連勃勃 後燕慕容垂 北燕馮跋

北朝

齊 高帝 武帝 鬱陵王 海陵王 明帝 廢帝 和帝

魏 道武 明元 太武 文成 獻文 孝文 宣武 孝明 孝莊 兩廢 孝武 東 孝靜 西 文帝 廢帝 恭帝

梁 武帝 文帝 元帝 敬帝

後梁 宣帝 武帝 後主

正統

北齊 文宣 廢帝 孝昭 武成 後主 恭帝

後周 閔帝 明帝 武帝 宣帝 靜帝

陳 武帝 文帝 廢帝 宣帝 後主

隋 文帝 煬帝 恭帝

唐 高祖 太宗 高宗 睿宗 中宗 玄宗 肅宗 代宗 德宗 順宗 憲宗 穆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懿宗 僖宗 昭宗 景宗

梁 朱溫 友珍

五代

後唐 李存勗 莊宗 從厚 從珂

後晉 石敬瑭 重貴

後漢 劉知遠 英宗

後周 郭威 哲宗 柴榮 徽宗 宗訓 欽宗

南吳 楊行密 南唐 李昪

閩 王審知 王延鈞 王延禮 王延羲

南漢 劉隱 南楚馬殷 吳越錢鏐 廬陶王審知 南平高季興 北燕劉守光

正統

皇宋 太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哲宗 徽宗 欽宗 高宗 孝宗 寧宗 理宗 度宗 幼主 北金

再定中庸章句圖

中間三大節各十章改于後

首章

性

道

不可須臾離

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

教

教

故君子

戒謹恐懼

謹獨

性

未發

中節

體

用

中

性之用

知仁勇

過不及

二章

三章

四章

五章

六章

七章

八章

九章

十章

十一章

費

道之用

十二章

費而隱

十三章

十四章

十七章

十八章

二十章

二十七章

誠

十一章

誠而明

二十四章

二十五章

二十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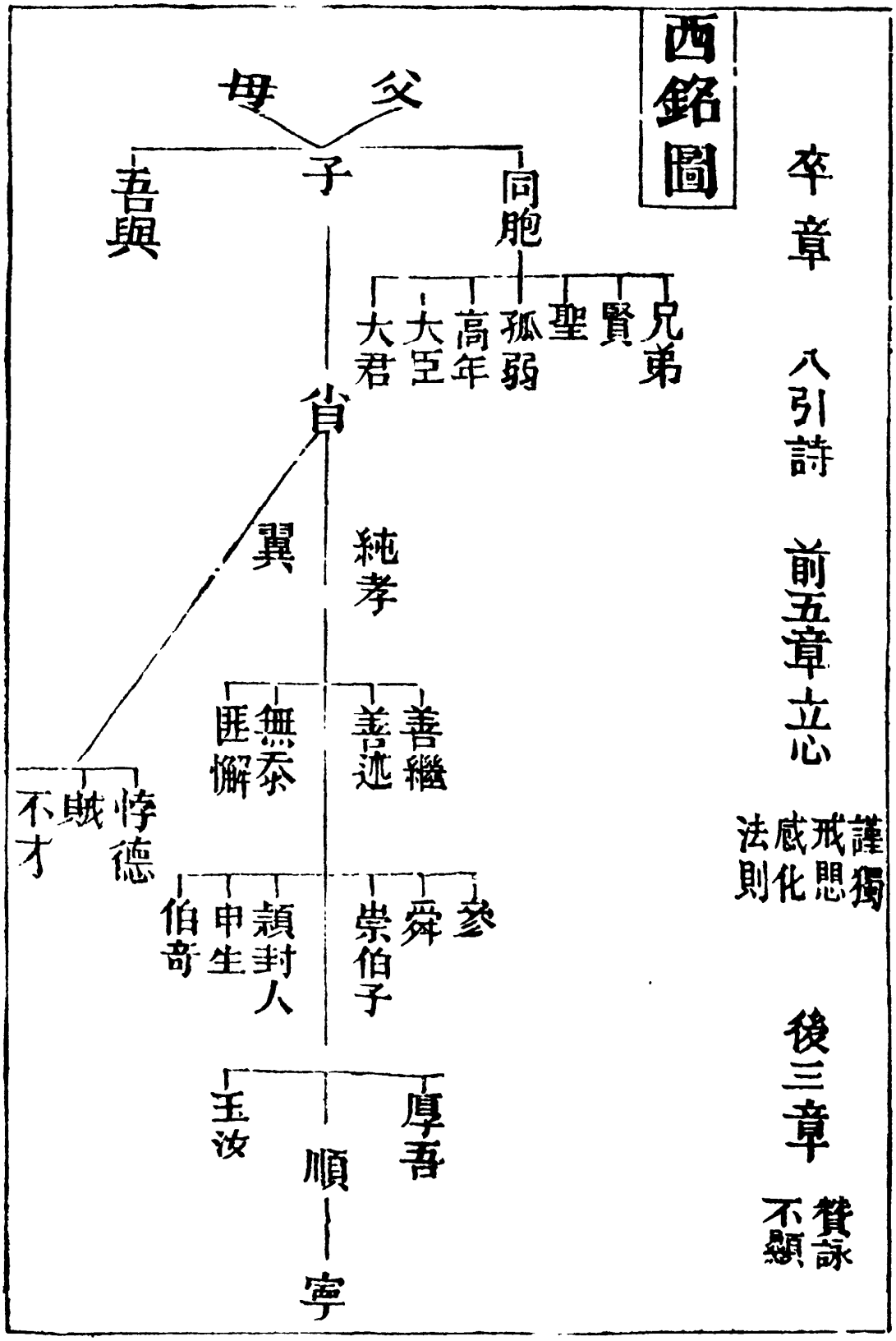
二十二章

二十三章

二十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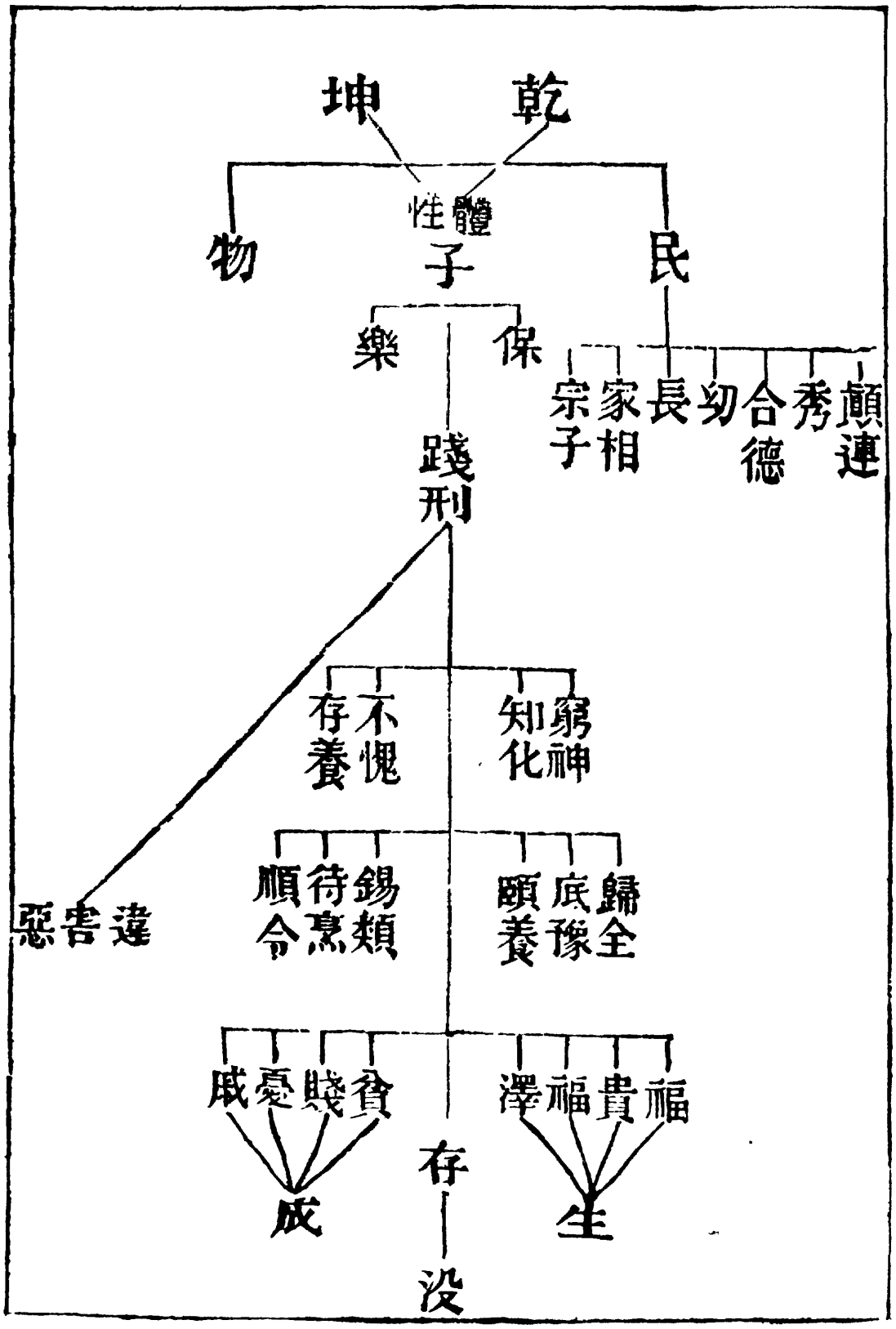
二十三章

西銘圖



卒章　八引詩　前五章立心　謹獨　戒慎　感化　法則

後三章　贊詠　不顯


乾
坤
體性
物
子
民
樂
保
宗子
家相
長
幼
合德
秀
顛連
踐刑
存養
不愧
知化
窮神
順令
待烹
錫類
頤養
底豫
歸全
惡
害
違
戚
憂
賤
貧
澤
福
貴
福
成
存
生
沒

中庸

按漢書中庸二篇今定爲上下

上

十三章

性道教

一　二至五　六至十　十一

十二　十五　十三　十四

二十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三

下

十三章

誠明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五　二六

二四　十六　十七　十八

二十前後　三十　二二

十九

三三

北溪字義

附補遺 嚴陵講義

陳淳 著
王雋 編

本館據惜陰軒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北溪字義

此北溪陳先生字義一帙。採取諸儒訓釋之根於理者。並附以己意。分門爲書。誠後學入道之門戶也。舊有版行於世。歲久湮訛。余同寅林君進卿與先生同郡。景行先哲。爲西廣參議時。嘗校正壽梓。以遺同志。曩進擢浙藩。遂留於彼。近因公暇。遐想舊書。不可復得。乃捐俸再爲刻之。凡一百葉。嗚呼。理學難明尙矣。林君於是書惓惓如此。其有志於聖賢之道哉。匪直景慕鄉先哲而已。前版余鄉胡大參希仁序之詳矣。此版余不慚重林君用心之勤。僭跋數語如右。

弘治壬子春三月望。後學分寧周季麟謹識。

北溪字義序

吾儒講學。原性命道德之微。察人倫日用之常。辨酬酢萬變之機。以明吾心全體大用。而所存者誠敬。所發者忠恕。斯可立大本。行達道。而成參贊位育功效。盡此心之量而無歉焉。古昔聖神。明物察倫。故能盡性踐形而立人極也。爰自孔、孟。絕學不傳。世儒隨所意見。便私自學。發言措行。多昧至理。繇秦迄宋。千四百餘年。濂、洛、關、閩。眞儒輩出。而後斯道再明。心學有繼。閩漳北溪陳先生。爲朱門高第。下學上達。貫徹本末。所著字義上下二卷。凡二十五門。究極根源。推明物理。由一本而萬殊。合萬殊而一本。毫分縷析。脈絡分明。其於性道仁義誠敬忠恕等字義。咸確有定論。不爲謬說異言所參雜。而道之體用。學之始終。因是而可明也。學者誠能熟繹其義。遡流尋源。由本達支。則孔子之一貫。顏子之博約。曾子之忠恕。中庸之性教。七篇之仁義。皆總括于是書矣。浙江參政林君進卿。先生鄉人也。自少講學。卽讀先生之書。而精察實體焉。嘗病舊刻訛謬。特加校正。敬重鋟梓。以惠後學。屬序一言于端。榮丱角時。先給事府君手抄是書授讀。遂於性理之說。略知推究。中歲。提學廣、浙。亦嘗衍繹先生辭旨。啓迪諸生。顧愚昧寡陋。弗克仰績遺休。第願吾黨之士。玩是編者。心領神悟。力任斯道。專志正學。俾漢、晉以來。詐謀矯激。風流辭藻之習。盡不足以眩惑吾之趨向。則先生垂訓覺人之功。遠且大矣。用謹序此。爲讀者規。

弘治三年庚戌春三月朔。後學分寧胡榮序。

北溪字義序

道德性命之蘊。陰陽鬼神之祕。固非初學所當驟窺。苟不先析其名義。發其旨趣。使之有所鄉望。則終日汩沒於文字。有白首不知其原者矣。諸老先生。雖慮學者居下而窺高。然其所以極本窮原。發揮蘊奧以示人者。亦未嘗有隱也。然皆隨叩而應。或得其一二。而無以會其大全。學者病焉。臨漳北溪陳君淳。從文公先生二十餘年。得於親炙。退加研泳。合周、程、張、朱之論。而爲此書。凡二十有五門。決擇精確。貫串浹洽。吾黨下學工夫已到。得此書而玩味焉。則上達由斯而進矣。學者往往未見。溫陵諸葛珏來莆。一目是書。恨見之晚。歸謀之永嘉趙崇端。鋟板以惠同志。俾莆田陳宓爲之序云。

舊序一

學以明道也。學者止從事於口耳之間。不究其源流本末。終不能以見道。其於全體大用。總無當也。道原於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以至於無窮。其間精一之旨。固不可以言傳。惟聖人生知安行。自能徹始徹終。而猶云學而不厭。學者必須因流溯源。從末探本。眞積力久。至於其候。乃自得之。故孔子欲無言。而曾子功候既至。方以一貫詔之。立唯無疑。子貢亦至多學而識之後。夫子始以一貫曉之。乃恍然於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六經、四子。載道之書也。學者徒見其繁多。何知所爲一貫。夫道一也。原於太極。而貫於天人之際者。曰命。曰性。曰理。曰心。曰德。曰誠。曰中。曰和。曰庸。曰仁、義、禮、智、信。曰忠。曰恕。曰敬。曰恭。以至經權義利之辨。眞儒僞學之分。學者未能逐字體認。其於源流本末。體用分合之際。茫如也。既不能得聖人之所以貫。又何以窺聖人之所爲一。夫六經、四書之旨。先儒之講論。詳且備矣。而紫陽朱子。尤集其大成。顧周、程、張、朱五子之書。浩衍廣博。學者未能一覽而竟。惟北溪陳先生。親受業於朱子之門。所著字義二卷。簡而該。切而當。蓋彙周、程、張子之旨。而總折衷於朱子。融會貫串。從博歸約。語不多。而源流本末。體用分合之際。燦若列眉。洵經學之指南。而諸大儒性理之提綱也。或謂初學方涉流攬末。豈卽能窺見原本。必俟下學功至。方可探索。余謂不然。譬如射者。初學彎弓。豈便能中的。然不樹之的。何以習而

至於中。若初學誦習時。卽寓目於是書。識其名目。記其論議。時習之下。溫故知新。始無歧向之患。不然。徒事口耳。固屬無益。甚或邪說謬解。一入其胸次。他日卽膠固而不可拔濯。其不流於異端曲學者鮮矣。則是書也。正爲初學植根基。立標的之綜要也。永嘉舊刻旣不可得見。桐川施翼聖得宏治舊本。已鋟版以行。而吾友戴葵亭後得鈔本於竹垞朱先生處。更加增訂詳校刊入以行於世。津梁後學之功。殆非淺鮮也。康熙甲午歲午月下浣。小長蘆後學顧仲謹識於讀書臺。

舊序二

昔賢教人爲學。必先識字。識字者。非徒記其點畫形象。辨其聲韻平側已也。字各有義。識字而不確究其義。雖識得此字。何所用之。故韓昌黎教人須略識字。非輕薄譏笑世人也。正以徒識字而未曾確究其義爲無益也。然昌黎之言。大概爲文章家聲韻錯誤言耳。聲韻誤則義亦多誤。固也。要未嘗根極性命道德之指歸而爲言也。以故原道一篇。首句云。博愛之謂仁。是全未見仁之原本。爲後儒訾議不少。是昌黎猶未得爲識字也。北溪陳先生之書。世人或未之見者。但聞其字義之名。以爲考訂字學之書耳。夫字之爲數。多至幾千萬。古今字書。自說文至玉篇諸種。注釋略備。亦大概注其點畫形象。音韻平仄。及字之本義止矣。先生此書。目止二十有五門。所言則太極理氣之原頭。性命道德之宗旨。心學一貫之會歸。陰陽鬼神之通復。異端曲學之流弊。逐一分疏。既極親切。合而會通之。又極其融洽。其間體用分合。源流本末。無不綱舉目張。秩然條理。然非先生之創說也。先生爲朱門高弟。學見原本。故能合周、程、張、朱之論。而約略其旨。貫串其理。著爲上下二卷。以示下學正的。而上達之途。卽不外是焉。學者得是書而熟玩之。而後讀周、程、張、朱之全書。則胸有繩約。而不患其浩瀚。於以合之六經、四子之章句集注。其於聖門一貫之旨。殆庶幾乎。禧向購是書不得。及得竹垞朱先生所藏鈔本。方欲授梓。而桐邑施翼聖亦得舊本鋟板以行。第

其間尚有缺漏及字句訛謬者。因復爲增訂。以公諸世云。時康熙五十三年歲次甲午仲夏上浣。海陽後學戴嘉禧謹識於愛荆堂。

舊序三

程子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苟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愚竊謂學者生於今日。而欲求儒者之學於微言既絕大義既乖之後。舍聖賢經書。儒先傳註。雖其人具什伯敏妙之資。英特之識。亦孰從而求之哉。六經之書。火於秦。雜於漢。湮塞翳蔽。千五百餘年。自宋興而眞儒輩出。至朱子而集其成。晚年折衷諸儒之說。又加廓大而光明之。著爲章句集註。補苴罅漏。張皇幽渺。由是斯道不傳之旨。煥然如日月中天。學者苟篤信而死守之。如昌黎所謂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更何患微言大義之不可得。而儒者之學之無傳也哉。奈何近世之爲儒者之學者。盲廢前經。妄自標提宗旨。如曰良知。曰愼獨。曰知本。曰靜中養箇端倪。曰隨處體認天理。凡此種種謬說。摘字破句。改頭換面。率以異氏之本旨。而假借文飾以聖賢之語言。其於正道。黠者明攻肆詆。懦者陽奉陰違。復有村夫子鄉學究者。如麻叢出出於其閒。妄謂羽翼經傳。舐筆釀墨。肆然自託於文章訓詁之列。作爲論說辨議。講章集解等書。以助其狂瀾虐燄。然皆鄙悖不通。蜣丸自矜。而章句集註之義。懵然不能以章解句釋。反目爲迂腐平淡而厭棄之。於是斯道如日中必慧。而妖氛魔霧。復充然雜亂晦冥於兩閒。以至於今。而未知何底。嗚呼。變白以爲黑。倒上以爲下。師傳之弟。弟復爲師。輾轉紛紜。相率於昏衢鬼窟之

中。而因知所出者。豈必其聰明才智之眞不若古人哉。夫亦忽於章句集註之故也。其忽於章句集註者。先由於字義之不明。無以提關啓鑰以發其奧窔也。然則字義不明。不惟儒者之學。入於詖淫邪遁之途。卽文章訓詁。亦祇成刻人糞爲旃檀而欲求香氣矣。善乎伊川程子之言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朱子或問中力辨恕字之義。於漢臣郅惲之恕己量主。范忠宣公之恕己則昏。謂一字之義。有所不明。其禍害遂至於相率爲不肖。大啓人臣賊君之罪。由此觀之。可以見字義之所繫甚重以切。而從事於經書傳註者之所當先務矣。北溪陳安卿先生淳。親炙於子朱子。而子朱子謂其學見本原者。所著字義上下二卷。門類分爲二十五。雖不及周、程、張、朱五子全書之廣大閎博。而經書中之要義。如身心性命之端。理義道德之旨。與夫陰陽鬼神之微渺。儒術異流之同異。綱舉目張。條分縷析。徧布周密。發揮無遺。而其爲說。又未嘗撰以己意。無非薈萃周、程、張子之緒言成語。而折衷於所聞之師說。與夫章句集註之精意。觸類引伸。貫穿洞達。俾覽者源流本末。瞭如指掌。燦如列眉。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苟得是書而玩心焉。知我說之爲是。因知彼說之爲非。知彼說之爲非。愈知我說之爲是。如辨淄澠。如別黃精鈎吻。而章句集註之奧窔。斯可以提關啓鑰。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周、程、張、朱五子之全書。沈潛反覆。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所謂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者。亦庶乎可以得之。而儒者之學。將不越經書傳註之外。而有以窺其

微言大義使斯道不傳之旨。若披雲霧而復覩青天。彼詖淫邪遁之說。廓如於太清。而不見於微雲之滓矣。文章云乎哉。訓詁云乎哉。然則是書也。固研窮精微之先驅。而辨晰同異之嚆矢也。朱子曰。四書、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書之階梯。元勳之刊布是書也。亦願今之讀章句集註者。以是爲階梯爾。或曰。是書也。殆亦訓詁之流歟。夫所惡於訓詁者。謂其蟲魚瑣屑。而無當乎道也。昔朱子稱程氏字訓爲大爾雅。爾雅而云大。明非蟲魚瑣屑之爲矣。且北溪之作爲是書也。所以述朱子之意。而闡朱子之蘊耳。其精通詳密。又豈達原之字訓專爲啓蒙者之所可同日而語哉。元勳早歲受讀是書。向無善本。石門張建洪元樞、族子施渟如德涵亦皆少時所嘗誦習者。付梓之時。各以舊本來校。其閒謬誤。多所訂正。故視他本極爲精當。其嚴陵講義四篇。係嘉定閒先生待試中都。歸遇郡守鄭之悌。鄭率僚屬延講郡庠。因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遂發明之。以示諸生。則此四篇。尤爲學者司南定的也。宏治閒刊本有之。今仍附後焉。康熙乙亥重午。桐鄉後學施元勳謹識於家塾之古處堂。

宋史道學傳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讀之。遂盡棄其業焉。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曰。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如爲人父何故止於慈。爲人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爲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門人有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問。後十年。淳復往見熹。陳其所得。時熹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沖漠無朕。與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沖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過湊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閒。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閒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卽頑痹不仁矣。其語學

者曰。道理初無元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眞爲己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鏌鋣。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矣。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淳性孝。母疾亟。號泣于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居鄉不沽名徇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沒。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錄其語。號筠谷瀨口金山所聞。

北溪字義目錄

門人清源王雋編

卷上

命
性
心
情
才
志
意
仁義禮智信
忠信
忠恕

北溪字義　目錄

一貫
誠
敬
恭敬
卷下
道
理
德
太極
皇極
中和
中庸
禮樂
經權

義利
鬼神
佛老
補遺二則
太極
通書
附
論朱子
讀書法
科舉之學
附嚴陵講義四篇
道學體統
師友淵源
用功節目

讀書次第

陳北溪先生諱淳。字安卿。龍溪人。事迹詳宋史道學傳。有大全集五十卷、外集一卷。元人陳定宇勤有堂隨錄。稱其爲朱門第一人。洵爲篤論。所著字義二卷。爲其門人清源王雋所錄。初刻於永嘉趙氏。再刻於九華葉氏。皆宋本也。歷世久遠。漸就散佚。至明宏治庚戌。廣西參議林同進卿。始取趙氏本重刻之。而其書復傳。迨後又有四明豐慶本。國朝顧氏、施氏、江氏遞相傳刻。詳略互異。而惟顧氏本最善。此帙爲前明周季麟所校。卽從林氏本開雕者。成於宏治壬子。距林氏鋟板時。僅二年耳。今世宋本旣不得見。是刻雖經屢易。猶沿趙氏祖本。差爲近古。惟卷中分二十六門。而陳宓舊序作二十五門。不知何故。後有嚴陵講義四篇。亦北溪先生作也。仍因其舊而附刻之。

道光庚子七月十二日。三原李錫齡識。

北溪字義卷上

宋　陳　淳著

性命而下等字。當隨本字各逐件看。要親切。又卻合做一處看。要得玲瓏透徹不相亂。方是見得明。

命

命、猶令也。如尊命台命之類。天無言做如何命。只是大化流行。氣到這物。便生這物。氣到那物。又生那物。便是分付命令他一般。

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乎氣。蓋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箇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爲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所謂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箇理。不雜乎氣而爲言耳。如天命之謂性。五十知天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等命字。皆是專指理而言。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就元亨利貞之理而言。則謂之天道。卽此道之流行賦予於物者而言。則謂之天命。如就氣說。卻亦有兩般。一般說貧富貴賤。夭壽禍福。如所謂死生有命。與莫非命也之命。是乃就受氣之短長厚薄不齊上論。是命分之命。又一般如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稟氣之清濁不齊上論。是說人之智愚賢否。

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之氣。本只是一氣。分來有陰陽。陰陽又分來爲五行。二與五只管分合運行。便有參差不齊。有清有濁。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合論。同是一氣。但人得氣之正。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通。物得氣之塞。且如人形骸。卻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爲天中央。卻在北。故人百會穴在頂。心卻向後。日月來往。只在天之南。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鹹水所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爲得氣之正。如物則禽獸頭橫。植物頭向下。枝葉卻在上。此皆得氣之偏處。人氣通明。物氣壅塞。人得五行之秀。故爲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如火煙鬱在裏許。所以理義皆不通。

若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賦皆一般。而人隨其所值。又各有清濁厚薄之不齊。如聖人得氣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賦質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如堯、舜既得其至清至粹爲聰明神聖。又得氣之清高而稟厚。所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至於享國皆百餘歲。是又得氣之最長者。如夫子亦得至清至粹。合下便生知安行。然天地大氣到那時已衰微了。所以夫子稟得不高不厚。止栖栖爲一旅人。而所得之氣。又不甚長。止僅得中壽七十餘歲。不如堯、舜之高。自聖人而下。各有分數。顏子亦清明純粹。亞於聖人。只緣得氣不長。所以夭死。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理義。便呈露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透見盞底銀花子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而濁氣少。清中微有些查滓在。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

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也解變化氣質。轉昏爲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義理上儘看得出。而行之不篤。不能承載得道理。多雜詭譎去。是又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徹。但泉脈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烹茶則酸澀。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爲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如井泉脈味純甘絕佳。而有泥土渾濁了。終不透瑩。如溫公恭儉力行。篤信好古。是甚次第正大資質。只緣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屢將理義發他。一向偏執固滯。更發不上。甚爲二程所不滿。又有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一條戾氣衝拗了。如泉脈出來甚清。卻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及或遭巉巖石頭。橫截衝激。不帖順去。反成險惡之流。看來人生氣稟。是有多少般樣。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不可以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爲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

若就造化上論。則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處爲元。於時爲春。物之發達處爲亨。於時爲夏。物之成遂處爲利。於時爲秋。物之斂藏處爲貞。於時爲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則謂之正。自其斂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固。

問。天之所命。固是大化流行。賦予於物。如分付他一般。若就人事上論。則如何是賦予分付處。曰。天豈諄諄然命之乎。亦只是其理如此而已。孟子說天與賢與子處。謂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天與之。人與之。又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其意發得亦已明白矣。如孟津之上。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亦其出於自然而然。非人力所容。便是天命之至。武王但順乎天而應乎人爾。然此等事。又是聖人行權底事。惟聖人及大賢以上地位。然後見得明。非常情所及。唐陸宣公謂人事盡處。是謂天理。蓋到人事已盡地頭。赤見骨。不容一點人力。便是天之所爲。此意旨極精微。陸宣公之學。亦識到此。如桎梏死。巖牆死者非正命。是有致而然。乃人所自取而非天。若盡其道而死者爲正命。蓋到此時。所值之吉凶禍福。皆莫之致而至。故可以天命言。而非人力之所取矣。

問。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朱子註曰。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一而已。此處何以見二者之辨。曰。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卻微有分別。如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所爲。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對此而反之。非力所致。便是命。天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曰以理言之謂之天。是專就天之正面訓義言。卻包命在其中。其曰自人言之謂之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後見。故吉凶禍福。自天來到於人。然後爲命。乃是於天理中截斷命爲一

邊。而言其指歸爾。若只就天一邊說。吉凶禍福。未有人受來。如何見得是命。

問。天之所命。果有物在上面安排分付之否。曰。天者理而已矣。古人凡言天處。大概皆是以理言之。程子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又曰。天也者道也。論語集註。獲罪於天。曰。天卽理也。易本義。先天弗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又嘗親炙文公。說上帝震怒也只是其理如此。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觀此亦可見矣。故上而蒼蒼者。天之體也。上天之體以氣言。上天之載以理言。

問。天之所命則一。而人受去。何故如彼之不齊。曰。譬之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其雨則一。而江河受去。其流滔滔。不增不減。溪澗受去。則洪瀾暴漲。溝澮受去。則朝盈暮涸。至於沼沚坎窞。盆甕罌缶。螺杯蜆殼之屬受去。或有斗斛之水。或只涓滴之水。或清甘。或汙濁。或臭穢。隨他所受多少。般樣不齊。豈行雨者固爲是區別哉。又譬之治一片地而播之菜子。其爲播種一也。而有滿園中森森成行伍出者。有擲之蹊旁而踐蹂不出者。有未出爲鳥雀啄者。有方芽爲雞鵝嚙者。有稍長而芟去者。有既秀而連根拔者。有長留在園而旋取葉者。有日供常人而羹食者。有爲菹於禮豆而薦神明者。有爲齏於金盤而獻上賓者。有丐子烹諸瓦盆而食者。有脆嫩而摘者。有壯茂而割者。有結實成子而研爲齏汁用者。有藏爲種子到明年復生生不窮者。其參差如彼之不齊。豈播種者所能容心哉。故天之所命則一。而人受去

自是不齊。亦自然之理。何疑焉。

性

性卽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泛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爲我所有。故謂之性。性字從生從心。是人生來具是理於心。方名之曰性。其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故程子曰。天所付爲命。人所受爲性。文公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

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只管分看不合看。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有界分不相亂。所以謂之命。謂之性者何故。大抵性只是理。然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橫渠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掇一字來說氣。帥字只是就孟子志氣之帥句掇一字來說理。人與物同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之氣只一般。因人物受去各不同。人得五行之秀。正而通。所以仁義禮智。粹然獨與物異。物得氣之偏。爲形骸所拘。所以其理閉塞而不通。人物所以爲理只一般。只是氣有偏正。故理隨之而有通塞爾。

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爲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啓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重厚。七者夾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隨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眞元之會。如歷法算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這眞元之會來。然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多。眞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間劇寒劇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極少。最難得恰好時節。人生多值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戾。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中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駁粹。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爲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爲此耳。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揚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含糊就與天相接處捉摸。說箇性是天生

自然底物。竟不曾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而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曰。性卽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氏說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指認理字下得較確定。胡氏看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贊歎。便是那箇是好物方贊歎。豈有不好物而贊歎之耶。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也。蓋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

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夫子繫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爲道。此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爲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卽道之方行者也。道到成此者爲性。是說人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卽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爲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人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

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易三言。周子通書及程子說已明備矣。至明道又謂孟子所謂性善者。只是說繼之者善也。此又是借易語移就人分上說。是指四端之發處言之。而非易之本旨也。

氣稟之說。從何而起。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此正是說氣質之性。子思子所謂三知三行。及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亦是說不一之性。但未分明指出氣質字爲言耳。到二程子始分明指認說出。甚詳備。橫渠因之。又立爲定論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雜爲言耳。此意學者又當知之。

韓文公謂人之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是看得性字端的。但分爲三品。又差了。三品之說。只說得氣稟。然氣稟之不齊。蓋或相什百千萬。豈但三品而已哉。他本要求勝荀、揚。卻又與荀、揚無甚異。佛氏把作用是性。便喚蠢動含靈。皆有佛性。運水搬柴。無非妙用。不過只認得箇氣。而不說著那理耳。達磨答國王作用之說曰。在目能視。在耳能聞。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在鼻嗅浥。在口談論。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道性。不識喚作精魂。他把合天地世界。總是這箇物事。乃吾之眞體。指吾之肉身。只是假合幻妄。若能見得這箇透徹。則合天地萬物。皆是吾法身。便超出輪迴。故禪家所以甘心

屈意枯槁山林之下。絕滅天倫。埽除人事者。只是怕來侵壞著他這箇靈活底。若能硬自把捉得定。這便是道成了。便一向縱橫放恣。花街柳陌。或喫猪頭鴨子。都不妨。其實多是把持到年暮氣衰時。那一切情欲。自然退滅。卻自喚做工夫至到。便矜耀以爲奇特。一向呵佛罵祖去。

今世有一種杜撰等人。愛高談性命。大抵全用浮屠作用是性之意。而文以聖人之言。都不成模樣。據此意。其實不過只是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此等邪說。向來已爲孟子埽卻。今又再拈起來。做至珍至寶說。謂人之所以能飲能食。能語能默。能知覺運動。一箇活底靈底便是性。更不商量道理有不可通。且如運動合本然之則固是性。如盜賊作竊。豈不運動。如何得是性。耳之欲聲。目之欲色。固是靈活底。然目視惡色。耳聽惡聲。如何得是本然之性。只認得箇精神魂魄。而不知有箇當然之理。只看得箇模糊影子。而未嘗有的確定見。枉誤了後生晚進。使相從於天理人欲混雜之區。爲可痛。

心

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人之四肢運動。手持足履。與夫飢思食。渴思飲。夏思葛。冬思裘。皆是此心爲之主宰。如今心恙底人。只是此心爲邪氣所乘。內無主宰。所以日用閒飲食動作。皆失其常度。與平人異。理義都喪了。只空有箇氣。僅往來於脈息之閒未絕耳。大抵人得天地之理爲性。得天地之氣爲體。理與氣合。方成箇心。有箇虛靈知覺。便是身之所以爲主宰處。然這虛靈知覺。有從理而發者。有從心而發者。

又各不同也

心只似箇器一般。裏面貯底物便是性。康節謂心者性之郛郭。說雖粗而意極切。蓋郛郭者心也。郛郭中許多人煙。便是心中所具之理相似。所具之理便是性。卽這所具底便是心之本體。理具於心。便有許多妙用知覺從理上發來。便是仁義禮智之心。便是道心。若知覺從形氣上發來。便是人心。便易與理相違。人只有一箇心。非有兩箇知覺。只是所以爲知覺者不同。且如飢而思食。渴而思飲。此是人心。至於食所當食。飲所當飲。便是道心。如有人飢餓瀕死。而蹴爾嗟來等食。皆不肯受。這心從何處發來。然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此等處理義又隱微難曉。須是識見十分明徹。方辨別得。

心有體有用。具衆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用。寂然不動者其體。感而遂通者其用。體卽所謂性。以其靜者言也。用卽所謂情。以其動者言也。聖賢存養工夫至到。方其靜而未發也。全體卓然。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常定在這裏。及其動而應物也。大用流行。妍媸高下。各因物之自爾。而未嘗有絲毫銖兩之差。而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亦常自若。而未嘗與之俱往也。

性只是理。全是善而無惡。心含理與氣。理固全是善。氣便含兩頭在。未便全是善底物。才動便易從不善上去。心是箇活物。不是帖靜死定在這裏。常愛動。心之動是乘氣動。故文公感興詩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正謂此也。心之活處。是因氣成便會活。其靈處。是因理與氣合便會靈。所謂妙者非是言至

好。是言其不可測。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存在此。舍之便亡失了。故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惟心之謂與。存便是入。亡便是出。然出非是本體走出外去。只是邪念感物逐他去。而本然之正體遂不見了。入非是自外面已放底牽入來。只一念提撕警覺。便在此。人須是有操存涵養之功。然後本體常卓然在中。爲之主宰。而無亡失之患。所貴於問學者爲此也。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意極爲人親切。

心雖不過方寸大。然萬化皆從此出。正是源頭處。故子思以未發之中爲天下之大本。已發之和爲天下之達道。

仁者心之生道也。敬者心之所以生也。

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孟子所謂盡心者。須是盡得箇極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一物之或遺。方是眞能盡得心。然孟子於諸侯之禮未之學。周室班爵祿之制未嘗聞。畢竟是於此心無窮之量。終有所欠缺未盡處。

心至靈至妙。可以爲堯、舜。參天地。格鬼神。雖萬里之遠。一念便到。雖千古人情事變之祕。一照便知。雖金石至堅可貫。雖物類至微至幽可通。

佛家論性只似儒家論心他只把這人心那箇虛靈知覺底喚作性了

伊川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此語亦說得圓橫渠曰心統性情尤爲語約而意備自孟子後未有如此說親切者文公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情性之主說得又條暢明白

橫渠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虛是以理言理與氣合遂生人物人物受得去成這性於是乎方有性之名性從理來不離氣知覺從氣來不離理合性與知覺遂成這心於是乎方有心之名

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此處是言天之心性情所謂易便是心道便是性神便是情所謂體者非體用之體乃其形狀模樣恁地易是陰陽變化合理與氣說

情

情與性相對情者性之動也在心裏面未發動底是性事物觸著便發動出來是情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其大目則爲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中庸只言喜怒哀樂四箇孟子又指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四端而言大抵都是情性中有仁動出爲惻隱性中有義動

出爲羞惡。性中有禮智。動出爲辭讓、是非。端是端緒。裏面有這物。其端緒便發出從外來。若內無仁義禮智。則其發也安得有此四端。大概心是箇物。貯此性。發出底便是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云云。惻隱羞惡等。以情言。仁義等。以性言。必又言心在其中者。所以統性情而爲之主也。孟子此處說得卻備。又如大學所謂憂患好樂。及親愛畏敬等。皆是情。

情者心之用。人之所不能無。不是箇不好底物。但其所以爲情者。各有箇當然之則。如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當惻隱而惻隱。當羞惡而羞惡。當辭遜而辭遜。當是非而是非。便合箇當然之則。便是發而中節。便是其中性體流行。著見於此。卽此便謂之達道。若不當然而然。則違其則。失其節。只是箇私意人欲之行。是乃流於不善。遂成不好底物。非本來便不好也。

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是善。更無不善。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有箇不善。孟子論情。全把做善者。是專指其本於性之發者言之。禪家不合。便指情都做惡底物。卻欲滅情以復性。不知情如何滅得。情既滅了。性便是箇死底性。於我更何用。

孟子四端。是專就善處言之。喜怒哀樂及七情等。是合善惡說。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之欲便是情。

才

才是才質才能。才質猶言才料質幹。是以體言。才能是會做事底。同這件事。有人會發揮得有人全發揮不去。便是才不同。是以用言。孟子所謂非才之罪。及天之降才非爾殊等語。皆把才做善底物。他只是以其從性善大本處發來。便見都一般。要說得全備。須如伊川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惡之論方盡。

志

志者心之所之。之猶向也。謂心之正面全向那裏去。如志於道。是心全向於道。志於學。是心全向於學。一直去求討。要必得這箇物事。便是志。若中間有作輟或退轉底意。便不得謂之志。

志有趨向期必之意。趨向那裏去。期料要恁地。決然必欲得之。便是志。人若不立志。只泛泛地同流合汙。便做成甚。人須是立志以聖賢自期。更能卓然挺出於流俗之中。不至隨波逐浪。爲碌碌庸庸之輩。若甘心於自暴自棄。便是不能立志。

立志須是高明正大。人多有好資質。純粹靜淡甚近道。卻甘心爲卑陋之歸。不肯志於道。只是不能立志。如文帝寬仁恭儉。是其資質儘可與爲帝王。然其言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卻不能立志。武帝上嘉唐、虞。志向高大。然又好名駁雜無足取。

程子奏劄說立志一段最切。是說人君立志。學者立志。與人君立志都一般。只是在身在天下。有小大之不同。

爲學緊要處。最是立志之初。所當謹審決定。此正是分路頭處。纔志於義。便入君子路。纔志於利。便入小人路。舜、跖利善。正從此而分。堯、桀言行。正從此而判。孔子說從心所欲不踰矩。緊要正在志學一節上。在聖人當初成童志學。固無可議。自今觀之。學之門戶雖多。若此處所志者一差。不能純乎聖途之適。則後面所謂立。所謂不惑。所謂知命耳順從心。節節都從而差。無復有見效處。惟起頭所志者。果能專心一意於聖人之學。則後面許多節目。皆可以次第循序而進。果有不倦工夫以終之。則雖從心地位至高。亦可得而造到矣。

人常言志趣。趣者趨也。心之所趨也。趣亦志之屬。

孟子曰。士尙志。立志要高。不要卑。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意

意者心之所發也。有思量運用之義。大抵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情是就心裏面自然發動。改頭換面出來底。正與性相對。意是心上發起一念。思量運用要恁地底。情動是全體上論。意是就起一念處論。

合數者而觀。纔應接事物時。便都呈露在面前。且如一件事物來接著在內主宰者是心。動出來或喜或怒是情。裏面有箇物能動出來底是性。運用商量要喜那人要怒那人是意。心向那所喜所怒之人是志。喜怒之中節處、又是性中道理流出來、即其當然之則處是理。其所以當然之根原處是命。一下許多物事。都在面前。未嘗相離。亦粲然不相紊亂。

以意比心。則心大意小。心以全體言。意只是就全體上發起一念慮處。

毋意之意。是就私意說。誠意之意。是就好底意思說

人常言意思。去聲 思者思也。平聲 思慮念慮之類。皆意之屬。

仁、義、禮、智、信

五者謂之五常。亦謂之五性。就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爲木之神。在人性爲仁。義在五行爲金之神。在人性爲義。禮在五行爲火之神。在人性爲禮。智在五行爲水之神。在人性爲智。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卻無信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旺於四位之中。木屬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而土無專氣。只分旺於四季之閒。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猶仁、義、禮、智無信。便都不實了。只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信卻易曉。仁、義、禮、智須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聚看得脈絡都不亂。

且分別看。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敬之理。智是知之禮。愛發見於外。乃仁之用。而愛之理則在內。事物各得其宜。乃義之用。而宜之理則在內。恭敬可見處。乃禮之用。而敬之禮則在內。知箇是。知箇非。是智之用。而知之禮則在內。就四者平看。則是四箇相對底道理。專就人看。則仁又較大。能兼統四者。故仁者乃心之德。如禮、義、智亦是心之德。而不可以心之德言者。如人一家有兄弟四箇。長兄當門戶。稱其家者。只舉長兄位號爲言。則下三弟皆其家子弟已包在內矣。若自曰三弟者之家。則拈掇不起。道理只如此。然仁所以長衆善而專一心之全德者何故。蓋人心所具之天理全體都是仁。這道理常恁地活。常生生不息。舉其全體而言。則謂之仁。而義、禮、智皆包在其中。自爲仁言。纔有一毫人欲之私插其間。這天理便隔絕死了。便不得謂之仁。須是工夫至到。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則全體便周流不息。無間斷。無欠闕。方始是仁。所以仁無些小底仁。

仁、義起發是惻隱、羞惡。及到那人物上。方見得愛與宜。故曰愛之理。宜之理。

仁道甚廣大精微。何以用處只爲愛物。而發見之端爲惻隱。曰。仁是此心生理全體。常生生不息。故其端緒方從心中萌動發出來。自是惻然有隱。由惻隱而充及到那物上。遂成愛。故仁乃是愛之根。而惻隱則根之萌芽。而愛則又萌芽之長茂已成者也。觀此則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自可見得脈絡相關處矣。

義就心上論。則心裁制決斷處。宜字乃裁斷後字。裁斷當理。然後得宜。凡事到面前。便須有剖判。是可是否。文公謂義之在心。如利刃然。物來觸之。便成兩片。若可否都不能剖判。便是此心頑鈍無義了。且如有一人來邀我同出去。便須能剖判當出不當出。若要出。又要不出。於中遲疑。不能決斷。更何義之有。此等處須是自看得破。如韓文公以行而宜之之謂義。則是就外面說成義外去了。

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箇敬。油然自生。便是禮。見於應接。便自然有箇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做事太質無文采。是失之不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其恰好處。恰好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即是中。故濂溪太極圖說仁義中正。以中字代禮字。尤見親切。

文公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以兩句對言之。何也。蓋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見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儀謂容儀。而形見於外者。有粲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法則準則。是箇骨子。所以存於中者。乃確然不易之意。與節字相應。文而後儀。節而後則。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言須盡此二者。意乃圓備。

智是心中一個知覺處。知得是是非非。恁地確定。是智。孟子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知識。弗去便是確定不易之意。

問。智是知得確定。在五行何以屬水。曰。水清明可鑒。似智。又是造化之根本。凡天地間萬物。得水方生。只看地下泉脈滋潤。何物不資之以生。亦猶萬事非智不可便知。知得確定方能成。此水於萬物所以成終而成始。而智亦萬事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

孟子四端之說。是就外面可見底以驗其中之所有。如乍見孺子入井。便自然有惻隱之心。便見得裏面有這仁。如行道乞人。繈蹴爾嘑爾而與之。便自羞惡而不肯食。便見得裏面有這義。如一接賓客之頃。便自然有恭敬之心。便見得裏面有這禮。一件事來。非底便自覺得爲非。是底便自覺得爲是。便見得裏面有這智。惟是裏面有是四者之體。故四者端緒。自然發見於外。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乃所謂善也。以見性不是箇含糊底物。到發來方有四端。但未發則未可見耳。孟子就此處開發人。證印得本來之善甚分明。所以程子謂有功於萬世者。性善之一言。

信在性。只是四者都實底道理。乃發出來。便爲忠信之信。由內面有此信。故發出來方有忠信之信。忠信只是一物。而判作二者。便是信之端緒。是統外面應接事物發原處說。

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且如一事到面前。便自有箇是。有箇非。須是知得此便是智。若是也不知。非也不知。便是心中頑愚無知覺了。既知得是非已明。便須判斷。只當如此做。不當如彼做。有可否從違。便是義。若要做此。又不能割捨得彼。只管半閒半界。便是心中頑鈍

而無義。既斷定了只如此做。便看此事如何是太過。如何是不及。做得正中恰好。有箇節文。無過無不及。此便是禮。做事既得中。更無些子私意。夾雜其間。便都純是天理流行。此便是仁。事做成了。從頭至尾。皆此心眞實所爲。便是信。此是從下說上去。若從上說下來。且如與箇賓客相接。初纔聞之。便自有箇懇惻之心。怛然動於中。是仁。此心既怛然動於中。便肅然起敬去接他。是禮。既接見畢。便須商量合作如何待。或喫茶。或飲酒。輕重厚薄處之得宜。是義。或輕或重。或厚或薄。明白一定。是智。從首至末皆眞實。是信。此道理循環無端。若見得熟。則大用小用皆宜。橫說豎說皆通。

仁者心之全德。兼統四者。義、禮、智無仁不得。蓋仁是心中箇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徹終始無間斷。苟無這生理。則心便死了。其待人接賓。恭敬何自而發。必無所謂禮。處事之際。必不解裁斷。而無所謂義。其於是非。亦必頑然無所知覺。而無所謂智。既無是四者。又烏有所謂實理哉。

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仁在天爲元。於時爲春。乃生物之始。萬物於此方萌芽發露。如仁之生生。所以爲衆善之長也。禮在天爲亨。於時爲夏。萬物到此時。一齊盛長。衆美所會聚。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粲然文物之盛。亦衆美所會聚也。義在天爲利。於時爲秋。蓋萬物到此時。皆成遂各得其所。如義斷制萬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肅殺氣。義亦有嚴肅底意。智在天爲貞。於時爲冬。萬物到此皆歸根復命。收斂都定了。如智見得萬事是非都一定。確然不可易。便是貞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元又

生亨。亨又生利。利又生貞。只管如此去。循環無端。總而言之。又只是一箇元。蓋元是箇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生意之遂。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統四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則終始周流。都是一箇元。如仁兼統四者。義、禮、智都是仁。至其爲四端。則所謂惻隱一端。亦貫通乎辭遜、羞惡、是非之端而爲之統焉。今只就四端不覺發動之初。眞情懇切時。便自見得惻隱貫通處。故程傳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可謂示人親切。萬古不易之論矣。

何謂義、禮、智都是仁。蓋仁者此心渾是天理流行。到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到那義裁斷千條萬緒各得其宜。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到那智分別萬事是非各定。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

仁、義、禮、智四者判作兩邊。只作仁義兩個。如春、夏、秋、冬四時分來。只是陰陽兩箇。春、夏屬陽。秋、冬屬陰。夏之通暢。只是春之發生盛大處。冬之藏斂。只是秋之肅殺歸宿處。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只是天理流行顯著處。智之是非確定。只是義之裁斷割正處。文公曰。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

就事物言。父子有親便是仁。君臣有義便是義。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朋友有信便是信。此是豎觀底意思。

若橫而觀之。以仁言。則所謂親、義、序、別、信。皆莫非此心天理流行。又是仁。以義言則只那合當親合當義合當序。合當別。合當信底。皆各當乎理之宜。又是義。以禮言。則所以行乎親、義、序、別、信之有節文又是禮。以智言。則所以知是五者當然而不昧。又是智。以信言。則所以實是五者誠然而不妄。又是信。

若又錯而言之。親親仁也。所以愛親之誠。則仁之仁也。所以諫乎親。則仁之義也。所以溫凊定省之節文。則仁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愛。則仁之智也。所以爲事親之實。則仁之信也。從兄義也。所以爲愛兄之誠。則義之仁也。所以庸敬在兄。則義之義也。所以徐行後長之節文。則義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敬。則義之智也。所以爲從兄之實。則義之信也。敬賓禮也。所以懇惻於中。則禮之仁也。所以接待之宜。則禮之義也。所以周旋之節文。則禮之禮也。所以酬酢而不亂。則禮之智也。所以爲敬賓之實。則禮之信也。察物智也。是是非非之懇惻。則智之仁也。是是非非之得宜。則智之義也。是是非非之中節。則智之禮也。是是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爲是非之實。則智之信也。復斯言也。由乎天理之公。則信之仁也。發而皆天理之宜。則信之義也。出而中節。則信之禮也。所以有條而不紊。則信之智也。所以爲是言之實。則信之信也。

故有仁、義、禮、智、信中之仁。有仁、義、禮、智、信中之義。有仁、義、禮、智、信中之禮。有仁、義、禮、智、信中之智。有仁、義、禮、智、信中之信。有仁中之仁、義、禮、智、信。有義中之仁、義、禮、智、信。有禮中之仁、義、禮、智、信。有智中之仁、義、

禮、智、信。有信中之仁、義、禮、智、信。

自其過接處言之。如仁生理流行中。便醞釀箇禮之恭遜節文來。禮恭遜節文中。便醞釀箇義之裁斷得宜來。義裁斷得宜中。便醞釀箇智之是非一定來。到這智是非一定處。已收藏了。於其中又復醞釀仁之生理流行來。元自有脈絡相因。非是界分截然不相及。

五者隨感而發。隨用而應。或纔一觸而俱動。或相交錯而互見。或秩然有序而不紊。或雜然並出而不可以序言。大處則大有。小處則小有。疏處則疏有。密處則密有。縱橫顚倒。無所不通。

見人之災傷。則爲之惻然。而必憤其所以傷之者。是仁中含帶義來。見人之不善。則爲之憎惡。而必欲其改以從善。是義中含帶仁來。見大賓爲之致敬。必照顧惟恐其失儀。是禮中含帶智來。見物之美惡黑白爲之辨別。必自各有定分不相亂。是智中含帶禮來。

孔門教人。求仁爲大。只專言仁。以仁含萬善。能仁則萬善在其中矣。至孟子乃兼仁義對言之。猶四時之陰陽也。

自孔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只把做恩惠說。是又太泥了愛。又就上起樓起閣。將仁看得全粗了。故韓子遂以博愛爲仁。至程子始分別得明白。謂仁是性。愛是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門人又將愛全掉了。一向求高遠去。不知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愛雖不可以正名仁。而仁亦豈能離得愛。上蔡遂專以知

覺言仁又流入佛氏作用是性之說去夫仁者固能知覺謂知覺爲仁則不可若能轉一步看只知覺純是理便是仁也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禮夫仁者固能與物爲一謂與物爲一爲仁則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能轉一步看只於與物爲一之前徹表裏純是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也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去有己須與物合爲一體方爲仁認得仁都曠蕩在外了於我都無統攝必己與物對時方下得克己工夫若平居獨處不與物對時工夫便無可下手處可謂疏闊之甚據其實己如何得與物合一洞然入荒如何得皆在我闥之內此不過只是想像箇仁中大底氣象如此耳仁實何在焉殊失向來孔門傳授心法本旨其他門人又淺皆無有說得親切者

程子論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此一語說得極親切只按此爲準去看更兼所謂仁是性愛是情及仁不可訓覺與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等數語相參照體認出來則主意不差而仁可得矣

仁有以理言者有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以理言則只是此心全體天理之公如文公所謂心之德愛之理此是以理言者也心之德乃專言而其體也愛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亦以理言者也以心言則知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也如夫子稱回也三月不違仁程子謂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及雍也不知其仁等類皆是以心言者也以事言則只是當理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般有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淸皆未知

焉得仁等類是也。若以用功言。則只是去人欲。復天理。以全其本心之德而已矣。如夫子當時答羣弟子問仁。雖各隨其材質病痛之不同。而其旨意所歸。大概不越乎此。

忠信

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立字。大抵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位。萬善皆從此而生。此四位實爲萬善之總括。如忠信。如孝弟等類。皆在萬善之中。孝弟便是箇仁之實。但到那事親從兄處。方始目之曰孝弟。忠信便只是五常實理之發。但到那接物發言處。方始名之曰忠信。

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說忠。都只是以事君不欺爲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爲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直至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盡己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如十分底話。只說得七八分。猶留兩三分。便是不盡。不得謂之忠。以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以無爲有。以有爲無。便是不以實。不得謂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面發出。無一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明道發得又明暢。曰。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從己心中發出。無一不盡。是忠。循那物之實而言。無些子違背他。如是便曰是。不與是底相背。非便曰非。不與非底相背。便是信。伊川說得簡要確實。明道說得發越

條暢

信有就言上說。是發言之實。有就事上說。是做事之實。有以實理言。有以實心言。

忠信兩字近誠字。忠信只是實。誠也只是實。但誠是自然實底。忠信是做工夫實底。誠是就本然天賦眞實道理上立字。忠信是就人做工夫上立字。

忠信之信。與五常之信。如何分別。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實而言。須是逐一看得透徹。古人言語。有就忠信之信言者。有就五常之信言者。不可執一看。若泥著則不通。

聖人分上忠信便是誠。是天道。賢人分上忠信只是思誠。是人道。

誠與忠信對。則誠天道。忠信人道。忠與信對。則忠天道。信人道。

孔子曰。主忠信。主與賓相對。賓是外人。出入無常。主人是吾家之主。常存在這屋裏。以忠信爲吾心之主。是中心常要忠信。蓋無時而不在是也。心中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便都實在這裏。若無忠信。則一切道理都虛了。主字下得極有力。

忠信等字。肯看得透。則無往而不通。如事君之忠。亦只是盡己之心以事君。爲人謀之忠。亦只是盡己之心以爲人謀耳。如與朋友交之信。亦只是以實而與朋友交。與國人交之信。亦只是以實而與國人交耳。

忠恕

忠信是以忠對信而論。忠恕又是以忠對恕而論。伊川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眞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所眞實者以及人物而已。字義中心爲忠。是盡己之中心無不實。故爲忠。如心爲恕。是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便是恕。夫子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是就一邊論。其實不止是勿施己所不欲者。凡己之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人亦欲孝。己欲弟。人亦欲弟。必推己之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己欲立。人亦欲立。己欲達。人亦欲達。必推己之欲立欲達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立欲達之心。便是恕。只是己心底流去到那物而已。然恕道理甚大。在士人。只一門之內。應接無幾。其所推者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則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廣。苟中天下而立。則所推者愈大。如吾欲以天下養其親。卻使天下之人父母凍餓。不得以遂其孝。吾欲長吾長。幼吾幼。卻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不得以安其處。吾欲享四海之富。卻使海內困窮無告者。不得以遂其生生之樂。如此便是全不推己。便是不恕。

大概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爲二物。上蔡謂忠恕猶形影。說得好。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在我者必不十分眞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

在聖人分上。則日用千條萬緒。只是一個渾論眞實底流行去貫注他。更下不得一箇推字。曾子謂夫子之道忠恕。只是借學者工夫上二字來形容聖人一貫之旨。使人易曉而已。如木根上一箇生意是忠。則是這一箇生意流行貫注於千枝萬蘂底便是恕。若以忠恕並論。則只到那地頭定處。枝成枝。蘂成蘂底。便是恕。

大概忠恕本只是學者工夫事。程子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天豈能盡己推己。此只是廣就天地言其理都一般耳。且如維天之命。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萬古循環。無一息之停。只是一箇眞實無妄道理。而萬物各具此以生。洪纖高下。各正其所賦受之性命。此是天之忠恕也。在聖人也只是此心中一個混淪大本流行泛應。而事事物物。莫不各止其所當止之所。此是聖人之忠恕也。聖人之忠便是誠。更不待盡。聖人之恕便只是仁。更不待推。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無他。以己者是自然。推己者是著力。

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

聖人本無私意。此心豁然大公。物來而順應。何待於推。學者未免有私意錮於其中。視物未能無爾汝之閒。須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這物上。既推得去。則亦豁然大公矣。所以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

者其恕乎。蓋學者須是著力推己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仁可得矣。

忠是在己底。恕是在人底。單言恕則忠在其中。如曰推己之謂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己之一字。便含忠意了。己若無忠。則從何物推去。無忠而恕。便流爲姑息。而非所謂由中及物者矣。中庸說忠恕違道不遠。正是說學者之忠恕。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乃是說聖人之忠恕。聖人忠恕是天道。學者忠恕是人道。

夫子語子貢之恕。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卽是中庸說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也。異時子貢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亦卽是此意。似無異旨。而夫子乃以爲賜也非爾所及。至程子又有仁恕之辨。何也。蓋是亦理一而分殊。曰無加云者。是以己自然及物之事。曰勿施云者。是用力推己及物之事。

自漢以來。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己量主者。而我朝范忠宣公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己上著不得。據他說恕字。只似箇饒人底意。如此則是己有過且自恕己。人有過又幷恕人。是相率爲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己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己一句說得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今人說且恕不輕恕之意。字義不明。爲害非輕。

一貫

一只是這箇道理全體渾淪一大本處。貫是這一理流出去貫串乎萬事萬物之間。聖人之心全體渾淪。只是一理。這是一箇大本處。從這大本中流出見於用。在君臣則爲義。在父子則爲仁。在兄弟則爲友。在夫婦則爲別。在朋友則爲信。又分而言之。在父則爲慈。在子則爲孝。在君則爲仁。在臣則爲敬。又纖悉而言之。爲視之明。聽之聰。色之溫。貌之恭。凡三千三百之儀。動容周旋之禮。又如鄉黨之條目。如見冕者與瞽者。必以貌。如或仕或止。或久或速。或溫而厲。或恭而安。或爲居處之恭。或爲執事之敬。凡日用間微而洒埽應對進退。大而參天地贊化育。凡百行萬善。千條萬緒。無非此一大本流行貫串。自其渾淪一理而言。萬理無不森然具備。自其萬理著見而言。又無非卽此一理也。一所以貫乎萬而萬無不本乎一。

一貫是天道。一以貫之。聖人此語。向曾子說得甚親切。曾子忠恕。卽所以形容此一貫。借人道之實。以發明天道之妙。尤爲確定切實。蓋忠卽是一。恕卽是貫。夫盡己之心。眞實無妄。則此心渾淪是一箇天理。卽此便是大本處。何物不具於此。由是而酬酢應接。散爲萬事。那箇事不從這心做去。那箇道理不從這裏發出。卽此便見一貫處。故曾子之說。於理尤爲確定切實。於聖人之蘊。尤爲該盡。而於學者尤爲有力。其進道入德。有可依據實下手處。

在學者做工夫。不可躐進那所謂一。只當專從事其所謂貫。凡日用間千條萬緒。各一一精察其理之所

以然。而實踐其事之所當然。然後合萬理爲一理。而聖人渾淪太極之全體。自此可以上達矣。

天只是一元之氣流行不息如此。卽這便是大本。便是太極。萬物從這中流出去。或纖或洪。或高或下。或飛或潛。或動或植。無不各得其所欲。各具一太極去。箇箇各足。無有欠缺。亦不是天逐一去妝點。皆自然而然。從大本中流出來。此便是天之一貫處。

誠

誠字與忠信字極相近。須有分別。誠是就自然之理上形容出一字。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說。

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眞實無妄之謂誠。道理尤見分曉。後世說至誠兩字。動不動加諸人。只成箇謙恭謹愿底意思。不知誠者眞實無妄之謂。至誠乃是眞實極至。而無一毫之不盡。惟聖人乃可當之。如何可容易以加諸人。

誠字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眞實道理。爲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星辰之運行躔度。萬古不差。皆是眞實道理如此。又就果木觀之。甜者萬古甜。苦者萬古苦。青者萬古常青。白者萬古常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圓者萬古常圓。缺者萬古常缺。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萬古常然。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

不相似都是眞實道理自然而然。此中庸所以謂其爲物不貳。其生物不測。而五峯亦曰誠者命之道乎。皆形容得親切。

就人論。則只是這實理流行。付予於人。自然發見出來底。未說到做工夫處。且誠之一字。不成受生之初便具這理。到賦形之後未死之前這道理便無了。在吾身日用常常流行發見。但人不之察耳。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都是這實理發見出來。乃良知良能。不待安排。又如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至行道乞人。飢餓瀕死。而蹴爾嗟來等食。乃不屑就。此皆是降衷秉彝。眞實道理自然發見出來。雖極惡之人。物慾昏蔽之甚。及其稍息。則良心之實。自然發見。終有不可殄滅者。此皆天理自然流行眞實處。雖曰見於在人。而亦天之道也。及就人做工夫處論。則只是慤實不欺僞之謂。是乃人事之當然。便是人之道也。故在心全體慤實。固誠也。若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

如君子誠之爲貴。誠之者人之道。此等就做工夫上論。蓋未能眞實無妄。便須做工夫。要得眞實無妄。孟子又謂思誠者人之道。正是得子思此理傳授處。古人立意。有就天命言者。有就人做工夫言者。至於至誠二字。乃聖人德性地位。萬理皆極其眞實。絕無一毫虛僞。乃可以當之。

誠在人言。則聖人之誠。天之道也。賢人之誠。人之道也。

誠有以理言者。若誠者物之終始是也。有以心言者。若不誠無物是也。

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類。若不是實理如此。則便有時麼了。惟是實理如此。所以萬古常然。雖更亂離變故。終有不可得而殄滅者。

誠與信相對論。則誠是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是人道。誠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誠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

敬

誠與敬字不相關。恭與敬字卻相關。

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文公合而言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尤分曉。敬一字。從前經書說處儘多。只把做閒慢說過。到二程方拈出來。就學者做工夫處說。見得這道理尤緊切。所關最大。敬字本是箇虛字。與畏懼等字相似。今把做實工夫。主意重了。似箇實物事一般。

人心妙不可測。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敬所以主宰統攝。若無箇敬。便都不見了。惟敬便存在這裏。所謂敬者無他。只是此心常存在這裏。不走作。不散慢。常恁地惺惺。便是敬。

主一只是心主這箇事。更不別把箇事來參插。若做一件事。又插第二件事。又參第三件事。便不是主一。便不是敬。文公謂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正如此。

無事時心常在這裏不走作。固是主一。有事時心應這事。更不將第二第三事來插。也是主一。

無適者。心常在這裏。不走東。不走西。不之南。不之北。

程子就人心做工夫處特注意此字。蓋以此道埋貫動靜。徹表裏。一始終。本無界限。閒靜無事時也用敬。應事接物時也用敬。心在裏面也如此。動出於外來做事也如此。初頭做事也如此。做到末稍也如此。此心常無閒斷。纔閒斷便不敬。

格物、致知也須敬。誠意、正心、修身也須敬。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須敬。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

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捧箇至盈底物。心若不在這上。纔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拳拳。心常常在這上。雖行到那裏。也不傾倒。入虛如有人。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意。又如人入神祠中。此心全歸向那神明上。絕不敢生些他念。專專一一。便自不二不三。就此時體認。亦見得主一無適意分曉。

整齊嚴肅敬之容。如坐而傾跌。衣冠落魄。便是不敬。

上蔡所謂常惺惺法。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說得亦親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纔在這裏。則萬理森然於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須實下持敬工夫便自見。

文公敬齋箴。正是鋪序日閒持敬工夫節目。最親切。宜列諸左右。常目在之。按爲準則。做工夫久久自別。

恭敬

恭就貌上說。敬就心上說。恭主容。敬主事。

恭有嚴底意。敬字較實。

身體嚴整。容貌端莊。此是恭底意。但恭只是敬之見於外者。敬只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此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

坐如尸。立如齋。便是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是恭之容。

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敬意思卑屈。恭體貌尊嚴。

文公曰。以成德而論。則敬字不如恭之安。以學者做工夫而言。則恭字不如敬之切。

古人皆如此著力。如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都是如此。

北溪字義卷下

道

道猶路也。當初命此字。是從路上起意。人所通行。方謂之路。一人獨行。不得謂之路。道之大綱。只是日用閒人倫事物所當行之理。衆人所共由底。方謂之道。大概須是就日用人事上說。方見得人所通行底意親切。若推原來歷。不是人事上剗然有箇道理如此。其根原皆是從天來。故橫渠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便是推原來歷。天卽理也。古聖賢說天。多是就理上論。理無形狀。以其自然而言。故謂之天。若就天之形體論。也只是箇積氣。恁蒼蒼茫茫。其實有何形質。但橫渠此天字。是說理。理不成死定在這裏。一元之氣流出來生人生物。便有箇路脈。恁地便是人物所通行之道。此就造化推行其所從始如此。至子思說率性之謂道。又是就人物已受得來處說。隨其所受之性。便自然有箇當行之路。不待人安排著。其實道之得名。須就人所通行處說。只是日用人事所當然之理。古今所共由底路。所以名之曰道。

老、莊說道。都與人物不相干。皆以道爲超乎天地器形之外。如云。道在太極之先。都是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箇空虛道理。且自家身今見在天地之後。只管想像未有天地之初一箇空虛底道理。與自家

身有何干涉。佛氏論道。大概亦是此意。但老氏以無爲宗。佛氏以空爲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爲吾眞體。以天地萬物皆爲幻化。人事都爲粗迹。盡欲屏除了一歸眞空。乃爲得道。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有形而上者言之。其隱然不可見底則謂之道。自有形而下者言之。其顯然可見底則謂之器。其實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狀處。都謂之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道無形狀可見。所以明道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須著如此說。方截得上下分明。

道非是外事物有箇空虛底。其實道不離乎物。若離物則無所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義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是器。若要看親底道理。須就父子上看。不成脫了父子之外。別有所謂親。卽夫婦而夫婦在所別。卽長幼而長幼在所序。卽朋友而朋友在所信。亦非外夫婦、長幼、朋友而有所謂別序與信。聖門之學。無一不實。老氏清虛厭事。佛氏屏棄人事。他都是把道理做事物項頭玄妙底物看。把人事做下面粗底。便都要擺脫去了。

若就事事物物上看。亦各自有箇當然之理。且如足容重。足是物。重是足當然之理。手容恭。手是物。恭是手當然之理。如視思明。聽思聰。明與聰便是視聽當然之理。又如坐如尸。立如齋。如尸如齋。便是坐立當然之理。以類而推。大小高下。皆有箇恰好底道理。古今所通行而不可廢者。自聖門實學不明。然後

有老莊佛氏一切等說後世儒者纔說到道便涉老莊去如子雲用心亦甚苦然說到道理皆是黃老意如中首所謂靈根及爰清爰淨游神之庭惟寂惟寬守德之宅等說都是純用老子意

論道之大原則是出於天自未有天地之先固是先有理然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此理便在乎氣之中而不離乎氣氣無所不在則理無所不通其盛著見於造化發育而其實流行乎日用人事千條萬緒人生天地之內物類之中全具是道與之俱生不可須臾離故欲求道者須是就人事中盡得許多千條萬緒當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而實具於我非可舍吾身人事超乎二氣之表只管去窮索未有天地始初之妙爲道體則在此身有何干涉此佛老莊列異端邪說所以爲吾道之賊學者不可不嚴屏峻卻而聖門實學坦如康莊學者亦不可自暴自棄而不由也

學者求道須從事物千條萬緒中磨鍊出來

道流行乎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物不有無一處欠缺子思言鳶飛魚躍上下察以證之有以見道無不在甚昭著分曉在上則鳶飛戾天在下則魚躍于淵皆是這箇道理程子謂此是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所謂喫緊云者只是緊切爲人說所謂活潑潑地云者只是眞見這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此正如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都是眞見得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說

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道理也只是陰陽之理形而上者也孔子此處是就造化

根原上論。大凡字義須是隨本文看得透方可。如志於道。可與適道。道在邇等類。又是就人事上論。聖賢與人說道。多是說人事上說。惟此一句。乃是贊易時說來歷根原。儒中竊禪學者。又直指陰陽爲道。便是指氣爲理了。

韓公原道頭四句。如所謂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盡說從外面去。其論德如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言。雖未圓。猶未害。至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則道全在人力修爲之方有。而非予思中庸率性本然之道。如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等語。又把道都脫從上面去說。與德仁義都分裂破碎了。揚子雲又謂老氏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義。吾無取焉耳。是又把道德仁義判做二物。都不相交涉了。

韓公學無原頭處。如原道一篇。鋪敍許多節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曉。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反身內省處殊無細密工夫。只是與張籍輩吟詩飲酒度日。其中自無所執守。致得後來潮陽之貶。寂寞無聊中。遂不覺爲大顛說道理動了。故俛首與之同游。而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說。

理

道與理大概只是一件物。然析爲二字。亦須有分別。道是就人所通行上立字。與理對說。則道字較寬。理字較實。理有確然不易底意。故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理無形狀。如何見得。只是事物上

一箇當然之則。便是理。則是準則法則。有箇確定不易底意。只是事物上正當合做處。便是當然卽這恰好。無過些。亦無不及些。便是則。如爲君止於仁。止仁便是爲君當然之則。爲臣止於敬。止敬便是爲臣當然之則。爲父止於慈。爲子止於孝。孝慈便是父子當然之則。又如足容重。重便是足容當然之則。手容恭。恭便是手容當然之則。亦不過只是窮到那合做處恰好處而已。

理與性字對說。理乃是在物之理。性乃是在我之理。在物底便是天地人物公共底道理。在我底乃是此理已具。得爲我所有者。

理與義對說。則理是體。義是用。理是在物當然之則。義是所以處此理者。故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德

道是天地間本然之道。不是因人做工夫處論。德便是就人做工夫處論。德是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者。故謂之德。何謂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如實能事親。便是此心實得這孝。實能事兄。便是此心實得這悌。大概德之一字。是就人做工夫已到處論。乃是做工夫實有得於己了。不是就方做工夫時說。大概德者得也。不能離得一箇得字。古經書雖是多就做工夫實有得上說。然亦有就本原來歷上論。如所謂明德者。是人生所得於天本來光明之理具在吾心者。故謂之明德。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

兄。此便是得於天本明處。有所謂達德者。是古今天下人心之所同得。故以達言之。有所謂懿德者。是得天理之粹美。故以懿言之。又有所謂德性者。亦只是在我所得於天之正理。故謂之德性。又有所謂天德者。自天而言。則此理公共在天。得之爲天德。其道流行賦予。爲物之所得。亦謂之天德。若就人論。則人得天之理以生。亦謂之天德。其所爲純得天理之眞。而無人僞之雜。亦謂之天德。

道與德不是判然二物。大抵道是公共底。德是實得於身。爲我所有底。

太極

太極只是渾淪極至之理。非可以氣形言。古經書說太極。惟見於易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易只是陰陽變化。其所爲陰陽變化之理。則太極也。又曰。三極之道。三極云者。只是三才極至之理。其謂之三極者。以見三才之中。各具一極。而太極之妙。無不流行於三才之中也。外此百家諸子。都說差了。都說屬氣形去。如漢志謂太極函三爲一。乃是指做天地人三箇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底物。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正是指太極。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亦是指三才未判渾淪底物。而道又別是一箇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分爲二矣。不知道卽是太極。道是以理之通行者而言。太極是以理之極至者而言。惟理之極至。所以古今人物通行。惟古今人物通行。所以爲理之極至。更無二理也。

太極字義不明。直至濂溪作太極圖。方始說得明白。所謂無極而太極。而字只輕接過。不可就此句中間截作兩截看。無極是無窮極。只是說理之無形狀方體。正猶言無聲無臭之類。太之爲言甚也。太極是極至之甚。無可得而形容。故以太名之。此只是說理雖無形狀方體。而萬化無不以之爲根柢樞紐。以其渾淪極至之甚。故謂之太極。文公解此句。所謂上天之載。足以理言。所謂無聲無臭。是解無極二字。所謂萬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是解太極二字。又結以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多少是分明。

太極只是以理言也。理緣何又謂之極。極、至也。以其在中。有樞紐之義。如皇極、北極等。皆有在中之義。不可便訓極爲中。蓋極之爲物。常在物之中。四面到此都極至。都去不得。如屋脊梁謂之屋極者。亦只是屋之衆材。四面湊合。到此處皆極其中。就此處分出去。布爲衆材。四面又皆停匀。無偏剩偏欠之處。如塔之尖處。便是極。如北極。四面星宿皆運轉。惟此處不動。所以爲天之樞。若太極云者。又是就理論。天所以萬古常運。地所以萬古常存。人物所以萬古生生不息。不是各各自恁地。都是此理在中。爲之主宰。便自然如此。就其爲天地主宰處論。恁地渾淪極至。故以太極名之。蓋總天地萬物之理。到此湊合。皆極其至。更無去處。及散而爲天地。爲人物。又皆一一停匀。無少虧欠。所以謂之太極。

太極只是總天地萬物之理而言。不可離了天地萬物之外。而別爲之論。纔說離天地萬物而有箇理。便成兩截去了。

畢竟未有天地萬物之先。必是先有此理。然此理不是懸空在那裏。纔有天地萬物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纔有天地萬物之氣。則此理便全在天地萬物之中。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纔動而生陽。則是理便已具於陽動之中。有這靜之理。便能靜而生陰。纔靜而生陰。則是理便已具於陰靜之中。然則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理便全在這氣裏面。那相接處。全無些子縫罅。如何分得孰爲先。孰爲後。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分別得先後。便成偏在一邊。非渾淪極至之物。

老氏說道在天地之先。也略有此意。但不合都離了天地人物外別說箇懸空裏道理。把此後都做粗看了。

總而言之。只是渾淪一箇理。亦只是一箇太極。分而言之。則天地萬物。各具此理。亦各有一太極。又都渾淪無欠缺處。自其分而言。便成許多道理。若就萬物上總論。則萬物統體渾淪。又只是一箇太極。人得此理。具於吾心。則心爲太極。所以邵子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謂道爲太極者。言道卽太極。無二理也。謂心爲太極者。只是萬理總會於吾心。此心渾淪是一箇理耳。只這道理流行出而應接事物。千條萬緒。各得其理之當然。則是又各一太極。就萬事總言。其實依舊只是一理。是渾淪一太極也。譬如一大塊水銀恁地圓。散而爲萬萬小塊。箇箇皆圓。合萬萬小塊。復爲一大塊。依舊又恁地圓。陳幾叟月

落萬川處處皆圓之譬亦正如此此太極所以立乎天地萬物之表而行乎天地萬物之中在萬古無極之前而貫於萬古無極之後自萬古而上極萬古而下大抵又只是渾淪一箇理總爲一太極耳此理流行處處皆圓無一處欠缺纔有一處欠缺便偏了不得謂之太極太極本體本自圓也、

太極之所以極至者言此理之至中至明至精至粹至神至妙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故強名之曰極耳

無極之說始於誰乎柳子天對曰無極之極康節先天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矣但其主意各不同柳子、康節是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之耳

皇極

書所謂皇極皇者君也極者以一身爲天下至極之標準也孔安國訓作大中全失了字義人君中天下而立則正身以爲四方之標準故謂之皇極若就君德論則德到這處極至而無以加以孝言之則極天下之孝以弟言之則極天下之弟德極其至而天下之人以爲標準周禮所謂以爲民極正是此意詩說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是就牟麥上論后稷以此教民民亦以此爲準則

皇極域中之大寶又是就崇高富貴之位而言大君極至之位四面尊仰無以復加所以謂之大寶亦謂之寶極商邑四方之極則以其居中爲四方之極而四方輻輳至此而無以復加也

自孔安國訓皇極爲大中。後來谷永疏言明王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便都尋習其說。更不復知古人立字本義。且如皇則受之。皇之不極。訓爲大則受之。大之不中。惟皇作極。訓爲惟大作中。成甚等語。義理如何通得。

中和

中和是就性情說。大抵心之體是性。性不是箇別物。只是心中所具之理耳。只這理動出外來便是情。中是未接事物。喜怒哀樂未發時。渾淪在這裏。無所偏倚。卽便是性。及發出來。喜便偏於喜。怒便偏於怒。不得謂之中矣。然未發之中。只可言不偏不倚。卻下不得過不及字。及發出來皆中節。方謂之和。和是無所乖戾。只裏面道理發出來。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無所乖戾於理。便是中節。中節亦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過。無些不及。與是理不相咈戾。故名之曰和耳。

中者天下之大本。只是渾淪在此。萬般道理。都從這裏出。便爲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只是這裏動出萬般應接。無少乖戾。而無所不通。是爲達道。

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未發是就性上論。已發是就事上論。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卽所謂和也。所以周子通書亦曰。中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而言也。堯、舜、禹允執厥中。皆是已發之中。若是裏面渾淪未發。未有形影。如何執得。及發出來。方可執。此事合當

如此。彼事合當如彼。方有箇恰好準則。無太過不及處。可得而操執之也。

中庸篇只舉喜怒哀樂四者。只是舉箇大綱而已。其實從裏面發出來底當然而然無所咈於理者。都是和。

釋氏之論。大概欲滅情以復性。李翺作復性論二篇。皆是此意。翺雖與韓文公遊。文公學無淵源。見理不明瑩。所以流入釋氏去。釋氏要喜怒哀樂百念都無。如何無得。只是有正與不正耳。正底便是天理。不正底便是人欲。

大抵中和之中。是專主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卻又是含二義。有在心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文公解中庸二字。必合內外而言。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可謂確而盡矣。

中庸

文公解庸爲平常。非於中之外復有所謂庸。只是這中底發出於外。無過不及。梗是日用道理。平常與怪異字相對。平常是人所常用底。怪異是人所不曾行。忽然見之便怪異。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日用事。便是平常底道理。都無奇特底事。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夷齊之立節。三仁之制行。又如視之思明。聽之思聰。色之思溫。貌之思恭。與夫足容之重。手容之恭。頭容之直。氣容之肅。及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等類。論其極致。只是平常道理。凡日用間人所常行而

不可廢者。便是平常道理。惟平常。故萬古常行而不可易。如五穀之食。布帛之衣。萬古常不可改易。可食可服而不可厭者。無他。只是平常耳。故平常則自有不可易之義。其餘珍奇底飲食衣服。則可供一時之美。終不可以爲常。若常常用之。則必生厭心矣。

程子謂不易之謂庸。說得固好。然於義未盡。不若文公平常之說爲明備。蓋平常字包得不易字意。不易字包不得平常字意。其實則一箇道理而已。游定夫謂中和以性情言。是分體用動靜相對說。中庸以德行言。是兼行事相合說。

禮樂

禮樂有本有文。禮只是中。樂只是和。中和是禮樂之本。然本與文。二者不可一闕。禮之文。如玉帛俎豆之類。樂之文。如聲音節奏之類。須是有這中和。而又文之以玉帛俎豆、聲音節奏。方成禮樂。不只是偏守中和底意思。便可謂之禮樂。

就心上論。禮只是箇恭底意。樂只是箇和底意。本是裏面有此敬與和底意。然此意何自而見。須於賓客祭祀時。將之以玉帛。寓之以籩豆。播之於聲音節奏間。如此則內外本末相副。方成禮樂。若外面有玉帛鐘鼓。而裏面無和敬之心以實之。則不成禮樂。若裏面有和敬之心。而外面無玉帛鐘鼓以將之。亦不成禮樂。

禮樂亦不是判然二物。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而不和。如兩箇椅子。纔下得失倫序。便乖戾不和。如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所以相戕相賊。相爭相鬬。相仇相怨。如彼其不和者。都緣是先無箇父子、君臣、夫婦、兄弟之禮。無親義序別。便如此。

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此便是禮底意。纔有統屬。便自相聽從。自相和睦。這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人兩箇同行。纔存箇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無爭。其所以有爭鬬之心。皆緣是無箇少長之序。既自先亂了。安得有和順底意。於此抑見禮先而樂後。

人徒見升降裼襲。有類乎美觀。鏗鏘而奏。有近乎末節。以爲禮樂若無益於人者。抑不知釋回增美。皆由於禮器之大備。而好善聽過。皆本於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消。蓋接於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耳目。形於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經權

用權須是地位高方可。經與權相對。經是日用常行道理。權也是正當道理。但非可以常行。與日用常行底異。公羊謂反經而合道。說誤了。既是反經。焉能合道。權只是濟經之所不及者也。

權字乃就秤錘上取義。秤錘之爲物。能權輕重以取平。故名之曰權。權者變也。在衡有星兩之不齊。權便移來移去。隨物以取平。亦猶人之用權度揆度事物。以取其中相似。

經所不及。須用權以通之。然用權須是地位高方可。非理明義精便差卻。到合用權處。亦看不出。權雖經之所不及。實與經不相悖。經窮則須用權以通之。柳宗元謂權者所以達經也。說得亦好。蓋經到那裏行不去。非用權不可濟。如君臣定位。經也。桀、紂暴橫。天下視之爲獨夫。此時君臣之義已窮。故湯、武征伐以通之。所以行權也。男女授受不親。此經也。嫂溺而不援。便是豺狼。故援之者。所以通乎經也。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此經也。佛肸召。子欲往。則權也。然須聖人理明義精。方用得不差。

權只是時措之宜。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權。天地之常經是經。古今之通義是權。

問。權與中何別。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無過不及者也。

論語從共學至可與立方可與權。天下事到經所不及處。實有礙。須是理明義精。方可用權。且如武后易唐爲周。張柬之輩於武后病中扶策中宗出來。管見說武后乃社稷之賊。又是太宗才人。無婦道。當正大義稱高祖、太宗之命。廢爲庶人而賜之死。但天下豈有立其子而殺其母。南軒謂此時當別立箇賢宗室。不應立中宗。他也只見得後來中宗不能負荷。故發此論。文公謂南軒之說亦未是。須是身在當

時親見得人心事勢是如何。如人拳拳中宗。中宗又未有失德。如何廢得。人心在中宗。纔廢便亂。須是就當時看得端的。方可權度。所以用權極難。先生所編文公竹林精舍語錄。亦以後來言之。則中宗不可立。以當時言之。中宗又未有可廢之罪。天下人心皆屬望中宗。高宗別無子。不立中宗。又恐失天下之望。是時承乾亦有子。但人心不屬。若卒然妄舉。失人心。做不行。又事多最難處。今生數百年後。只據史傳所載。不見得當時事情。亦難斷定。須是身在當時。親見那時事情如何。若人心不在中宗。方可別立宗室。若人心在中宗。只得立中宗。

文中子說權義舉而皇極立。說得亦未盡。權固義精者然後用得不差。然經亦無義不得。蓋合當用經時須用經。當用權時須用權。度此得宜便是義。便是二者都不可無義。如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是不當用權而用權者也。王、魏不死於建成而事太宗。是當守經而不守經者也。自魏、晉而下。皆於國統未絕。而欺人孤寡。託爲受禪。皆是當用經而不用經。不當用權而用權者也。又如季札終於固讓而不肯立。卒自亂其宗國。是於守經中見義不精者也。張柬之等五王反正。中宗誅諸武。而留一武三思。卒自罹禍之慘。是於用權中見義不精者也。

義利

義與利相對。而實相反。纔出乎義。便入乎利。其間相去甚微。學者當精察之。自文義而言。義者天理之所

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欲是所欲得者。就其中推廣之。纔是天理所宜底。卽不是人情所欲。纔是人情所欲底。卽不合於天理之所宜。天理所宜者。卽是當然而然。無所爲而然也。人情所欲者。只是不當然而然。有所爲而然也。天理所宜是公。人情所欲是私。如貨財名位爵祿等。此特利之粗者。如計較強弱多寡。便是利。如取己之便宜。亦是利。如求名覬效。如徇己自私。如徇人情而爲之。如有外慕底心。皆是利。然貨財名位爵祿等。亦未可便做利。只當把一件事看。但此上易陷於利耳。

古人取民。惟以井田什一之賦。此是取以爲天下國家經常之用。不可缺者。其餘山林川澤。悉與民共之。無一毫私取以爲己有。蓋聖人出來君天下。始以應天下之望。不以天下爲己利。所以凡事皆公天下之大義。而爲之分天下之地爲萬國。與有德有功者共之。王畿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庶人受田百畝。孟子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最說得聖人心上大義出。天下是至大底物。一不義不辜。是至微底事。不肯以其所至微。而易其所至大。可見此心純是義。無一點利底意思。後世以天下爲己私。已是利了。及做一切事。都是利。毀封建公天下之大法而爲郡縣。欲總天下之權歸於己。不能井天下之田以授民。民自買田爲生。官司又取他牙稅。及秋夏取稅。名色至多。至茶鹽酒酤。民生公共急切之用。盡括爲己有。凡此等大節目處。都是自利之私。無一點義。其他詭譎自私。微細曲折處。更不待說。

在學者論之。如貨財亦是人家爲生之道。似不可闕。但當營而營。當取而取。便是義。若出於詭計左道。不當營而營。不當取而取。便是利。有一般人。已自足用。又過用心於營殖。固是內。又有一般人。生長富足。不復營殖。若不爲利。然吝嗇之意篤。計較之心重。合當切用。一毫不拔。此尤利之甚者。如名位爵祿。得之以道。非出於私意計較。是當得而得。便是義。若得之不以道。出於私意計較。是不當得而得。如鬻爵鬻舉。左道圖薦章。苞苴營差遣等類。皆是利。如萬鍾不辨禮義。乃爲宮室妻妾所識窮乏而受之。便是利。原思爲宰。義當受常祿之粟九百。他卻以爲多而辭之。便是利。不是義。子華爲師使於齊。義不當請粟。而冉子爲之請。便是利。周公以叔父之親。處三公。享天下之富。是義之所當享。季氏以魯卿而富於周公。乃過於封殖。便是利。

有所爲而爲。如有所慕而爲善。有所畏而不爲惡。皆是利。如爲穫而耕。爲畜而菑。便是利。於耕而望穫。利於菑而望畜。亦是利。易曰。不耕穫。不菑畜。是無所爲於前。無所覬於後。此方是義。如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此皆是當然而然。便是義。如爲生而哀。爲干祿而不回。爲正行而心信。便是利。如赤子入井。是所當救。而惻隱自生於中。便是義。若爲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便是利。

計較之私。如以天下儉其親。便是利。齊王見牛不忍。固是仁心之發。然以小易大。便是利。子貢欲去告朔

之餼羊。是計較無益之費。便是利。孔子愛其禮不愛其羊。便是義。梁惠王移民移粟。計較民之多寡。是利。顏子犯而不校。若計較曲直勝負。亦是利。或論文而曰我工爾拙。論功而曰我高爾低。論德而曰我優爾劣。皆是利。

取己便宜小處。如共食而自揀其美。如共處而自擇其安。共市物而爭取其尤。都是利。大處如舍義取生。固人之所欲。然義所當死。只得守義而死。豈可以己不便。而生顧戀之私。如揚雄甘事王莽。已自錯了。後來迫於追捕。又卻投閣。是偷生惜死。忘義顧利。魏徵背建成而事太宗。李陵戰敗而降虜。皆是忘義惜死。取己自便。

求名之私。如好名能讓千乘之國。如以德報怨。欲求仁厚之名。仲子避兄離母居於陵。欲沽廉潔之名。微生高乞醯。掠美市恩。以歸於己。都是利於美名。

徇己自私如爲己謀則盡心。爲他人謀則不盡心。是利。如齊王好色好貨不與民同。亦是利。凡處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間。纔有一毫自私之心。而不行乎天理之當然。皆是利。雖公天下事。而以私心爲之。亦是利。

徇人情是凡事不顧理之當然。只徇人情而不敢決。便是利。如劉琮以荊州降曹操。則是魏之荊州矣。是時先主未有可據之地。孔明欲取之以爲興王業之本。此正大義所當然。先主不決以大義。卻顧戀劉

表之私情而不忍取是利也

覬效如先難後獲先事後得皆是先盡其在我所當爲而不計效仁人明道不計功正誼不謀利自漢以來無人似董仲舒看得如此分明如揠苗助長便是望效太速太宗卽位四年外戶不閉斗米三錢方是小康便道行仁義旣效便有矜色

外慕如今科舉之學全是外慕自嬰孩便專學綴緝爲取科名之具至白首不休切身義理全無一點或有早登科第便又專事雜文爲干求遷轉之計一生學問全是脫空古之學爲己今之學爲人爲己是無所慕爲人是有所慕此便是義利之分義利界分最要別白分明若不別白分明則有義之似利利之似義便都含糊沒分曉了末稍歸宿只隨在利中去更無復有義矣

鬼神魂魄附

鬼神一節說話甚長當以聖經說鬼神本意作一項論又以古人祭祀作一項論又以後世淫祀作一項論又以後世妖怪作一項論

程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說得皆精切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間者言之良能言二氣之往來是自然能如此大抵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之屈伸往來自二氣言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靈云者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爾自一氣言之則氣之方伸而來者

屬陽爲神。氣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爲鬼。如春夏是氣之方長屬陽爲神。秋冬是氣之已退屬陰爲鬼。其實二氣只是一氣耳。

天地間無物不具陰陽。陰陽無所不在。則鬼神亦無所不有。大抵神之爲言伸也。伸是氣之方長者也。鬼之爲言歸也。歸是氣之已退者也。自天地言之。天屬陽。神也。地屬陰。鬼也。就四時言之。春夏氣之伸屬神。秋冬氣之屈屬鬼。又自晝夜分之。晝屬神。夜屬鬼。就日月言之。日屬神。月屬鬼。又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氣之伸屬神。及至收斂後。帖然無蹤跡。是氣之歸屬鬼。以日言。則日方升屬神。午以後漸退屬鬼。以月言。則初三生明屬神。到十五以後屬鬼。如草木生枝生葉時屬神。衰落時屬鬼。如潮之來屬神。潮之退屬鬼。凡氣之伸者皆爲陽屬神。凡氣之屈者皆爲陰屬鬼。古人論鬼神。大概如此。更在人自體究。

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此眞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脈陽體陰。頭陽足陰。上體爲陽。下體爲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鼻息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有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遺者。言陰陽二氣爲物之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具鬼神。

祭義宰我問鬼神一段甚長。說得極好。如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云云。鄭氏註謂口鼻之

呼吸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又解得明切。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斯言亦眞得聖學之遺旨。所謂始化。是胎中略成形時。人初間纔受得氣。便結成箇胚胎模樣。是魄。既成魄。便漸漸會動。屬陽曰魂。及形既生矣。神知發矣。故人之知覺屬魂。形體屬魄。陽爲魂。陰爲魄。魂者陽之靈而氣之英。魄者陰之靈而體之精。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活處便是魂。耳目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是魄。

左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淮南子曰。陽神爲魂。陰神爲魄。魂魄二字。正猶精神二字。神卽是魂。精卽是魄。魂屬陽爲神。魄屬陰爲鬼。

就人身上細論。大概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中爲鬼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等分屬。皆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爲魂爲神。凡屬陰者。皆爲魄爲鬼。

人自孩提至於壯。是氣之伸。屬神。中年以後。漸漸衰老。是氣之屈。屬鬼。以生死論。則生者氣之伸。死者氣之屈。就死上論。則魂之升者爲神。魄之降者爲鬼。魂氣本乎天。故騰上。體魄本乎地。故降下。書言帝乃殂落。正是此意。殂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者也。

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言陰精陽氣。聚而生物。乃神之伸也。而屬乎陽。魂游魄降。散而爲變。乃鬼之歸也。而屬乎陰。鬼神情狀。大概不過如此。

以上論鬼神本意。

古人祭祀。以魂氣歸于天。體魄歸于地。故或求諸陽。或求諸陰。如祭義曰。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加以鬱鬯。以報魄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謹諸此。又曰。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所以求鬼神之義。大概亦不過此。

樂記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卽是禮樂道理。以樂祀神。樂聲發揚。屬陽。以禮祀鬼。禮是定底物。屬陰。故樂記說。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祭義論春禘秋嘗。以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秋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故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意亦如此。

夫子謂吾不與祭如不祭。蓋緣誠意既不接。幽明便不交。

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此說得最好。誠只是眞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豈不歆享。且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極盡其誠敬之心。與神亦不相干涉。泰山之神。亦不吾享。大概古人祭祀。須是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三日齋七日戒。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必自有來格底道理。

人與天地萬物。皆是兩間公共一箇氣。子孫與祖宗。又是就公共一氣中有箇脈絡相關繫。尤爲親切。謝

上蔡曰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子孫能極盡其誠敬則己之精神便聚而祖宗之精神亦聚便自來格今人於祭自己祖宗正合著實處卻都鹵莽了只管胡亂外面祀他鬼神必極其誠敬不知他鬼神與己何相關繫假如極其誠敬備其牲牢若是正神不歆非類必無相交接之理若是淫邪苟簡竊食而已亦必無降福之理

古人宗法子孫於祖先亦只是嫡派方承祭祀在旁支不敢專祭況祖先之外豈可又招許多淫祀之鬼入來今人家家事神事佛是多少淫祀孔子謂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今人諂祀鬼神不過只是要求福耳不知何福之有

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脈相爲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蓋自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鄫非莒人滅之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絕晉以牛叡絕亦皆一類仲舒繁露載漢一事有人家祭用祝降神祭畢語人曰適所見甚怪有一官員公裳盛服欲進而躊躇不敢進有一鬼蓬頭衩袒手提屠刀勇而前歆其祭是何神也主人不曉其由有長老說其家舊日無嗣乃取異姓屠家之子爲嗣卽今主祭者所以只感召得屠家父祖而來其繼立本家之祖先非其氣類自無交接感通之理然在今

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蓋姓出於上世聖人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後有賜姓匿姓者。又皆混雜。故立宗者又不可恃同姓爲憑。須審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今世多有取女子之子爲後。以姓雖異而有氣類相近。似勝於姓異而屬疎者。然晉賈充以外孫韓謐爲後。當時太常博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行。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及其境內之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士庶祭其先。古人祀典品節一定。不容紊亂。在諸侯不敢僭天子而祭天地。在大夫亦不敢僭諸侯而祭社稷山川。如季氏旅泰山。便不是禮。曲禮謂非所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淫祀不必皆是不正之鬼。假如正當鬼神。自家不應祀而祀他。便是淫祀。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社稷。季氏旅泰山。便是淫祀了。

古人祭祀。各隨其分之所至。天子中天地而立。爲天地人物之主。故可以祭天地。諸侯爲一國之主。故可祭一國社稷山川。如春秋時。楚莊王不敢祭河。以非楚之望。緣是時理義尚明。故如此。如士人只得祭其祖先。自祖先之外。皆不相干涉。無可祭之理。然支子不當祭祖。而祭其祖。伯叔父自有後。而吾祭之。皆爲非所當祭而祭。亦不免爲淫祀。

古人祭天地山川皆立尸。誠以天地山川。只是陰陽二氣。用尸。要得二氣來聚這尹上。不是徒然歆享。所以用灌用燎。用牲用幣。大要盡吾心之誠敬。吾心之誠敬既盡。則這天地山川之氣便自關聚。

天子是天地之主。天地大氣關係於一身。極盡其誠敬。則天地之氣關聚便有感應處。諸侯只是一國之主。只祭境內之名山大川。極盡其誠敬。則山川之氣便聚於此而有感召。皆是各隨其分限大小如此。山林川谷丘陵能出氣爲雲雨者。皆是神。日月星辰民所瞻仰者。亦皆曰神。其在人。則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古人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見祭法篇甚詳。若後世祭祀。便都沒理會了。

大夫祭五祀。乃是門戶竈行中霤。自漢以來。以井易行。古者穴處。上爲牖取明之處。名曰中霤。只是士神。士人又不得兼五祀。開舉一兩件。在士喪禮卻有疾病禱於五祀之文。而無其祭。

鄭康成註月令春祀戶。謂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夏祀竈。謂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秋祀門。謂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冬祀行。謂陰盛寒於外。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中央祀中霤。謂土主中央。而神在室。於此亦見漢時理學猶明。論鬼神猶主於陰陽爲言。猶未失先王之遺意也。

古人祀典。自祭法所列之外。又有道有德者。死則祭於瞽宗。以爲樂祖。此等皆是正祠。後世如忠臣義士。蹈白刃。衝患難。如張巡、許遠。死於睢陽。立雙廟。蘇忠勇公於邕州死節甚偉。合立廟於邕。今貢侯立祠於本州亦宜。如漳州靈著王以死衛邦人。而漳人立廟祀之。凡此忠臣義士之祠。皆是正當。然其祠宇須官司爲嚴其扃鑰。開閉有時。不與民間褻瀆。乃爲合禮。在民間只得焚香致敬而已。亦不可越分而

祭。

以上論祭祀。祀典。

大凡不當祭而祭。皆曰淫祀。淫祀無福。由脈絡不相關之故。後世祀典。只緣佛、老來都亂了。如老氏設醮。以庶人祭天。有甚關係。如釋迦亦是胡神。與中國人何相關。假如忠臣義士。配享元勳。若是己不當祭。皆爲外神。皆與我無相干涉。自聖學不明於世。鬼神情狀都不曉。如畫星辰都畫箇人。以星君目之。如泰山曰天齊仁聖帝。在唐封爲天齊王。到本朝。以東方主生。加仁聖二字封帝。帝只是一上帝而已。安有五帝。豈不僭亂。況泰山只是箇山。安有人形貌。今立廟儼然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於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爲夫婦耶。人心迷惑。一至於此。據泰山在魯封內。惟魯公可以祭。今隔一江一淮。與南方地脈全不相交涉。而在在諸州縣。皆有東嶽行祠。此亦朝廷禮官失講明。而爲州縣者不之禁。蚩蚩愚民。本不明理。亦何足怪。

南嶽廟向者回祿。太尉欲再造。問於五峯先生。先生答以天道與人事本一理。在天爲皇天上帝。在人爲大君。大君有二。則人事亂矣。五嶽視三公。與皇天上帝並爲帝。則天道亂矣。而世俗爲塑像。爲立配。爲置男女屋而貯之。褻瀆神祇之甚。後南軒又詳之曰。川流山峙。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以相接也。而宇之也何居。皆可謂正大之論。甚發愚蒙。破聾瞽。

上段云古人祭天地山川皆立尸要得氣來聚這尸上據此說則祭山川而人其形疑亦古人立尸之意惜不及質之先生

世俗鄙俚以三月二十八日爲東嶽聖帝生朝闔郡男女於前期徹晝夜就通衢禮拜會於嶽廟謂之朝嶽爲父母亡人拔罪及至是日必獻香燭上壽不特此爾凡諸廟皆有生朝之禮當其日則士夫民俗皆獻香燭慇懃致酒上壽按古經書本無生日之禮伊川先生已說破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也以李世民之忍猶能於是日感泣思慕其親亦見天理之不容泯處故在人講此禮以爲非禮之禮然於人之生存而祝其壽猶有說鬼已死矣而曰生朝獻壽者何爲乎伊川破橫渠定龍女衣冠從夫人品秩事謂龍獸也豈可被人衣冠且大河之塞乃天地祖宗社稷之佑及吏卒之力龍何功之有其言可謂甚正大又以見張程學識淺深之不同世俗事眞武呼爲眞聖只是北方玄武神眞宗尙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爲眞北方玄武乃龜蛇之屬後人不曉其義畫眞武作一人散髮握劍足踏龜蛇競傳道教中某代某人修行如此

江、淮以南自古多淫祀以其在蠻夷之域不沾中華禮義狄仁傑毀江、淮淫祠一千七百區所存者惟夏禹、伍子胥二廟伊川先生猶以爲存伍子胥廟爲未是伍子胥可血食於吳不可血食於楚今去狄公未久而淫祀極多皆緣世教不明民俗好怪始者士居尊秩無識者倡之繼而羣小以財豪鄉里者輔

之。下焉則里中破蕩無生產者。假託此裒斂民財。爲衣食之計。是以上而州縣。下至閭巷村落。無不各有神祠。朝廷禮官。又無識庸夫。多與之計較封號。是以無來歷者。皆可得封號。有封號者。皆可歲歲加大。若欲考論邪正。則都無理會了。

後世看理不明。見諸神廟有靈感響應者。則以爲英靈神聖之祠。在生必聰明正直之人也。殊不知此類其間煞有曲折。一樣是富貴權勢等人。如伯有爲厲。子產所謂用物弘。取精多。則魂魄強之類。一樣是壯年蹈白刃而死。英魂不散底人。一樣是生稟氣厚精爽強底人。死後未便消散。一樣是人塑神像時。捉箇生禽之猛鷙者。如猴烏之屬。生藏於腹中。此物被生劫而死。魂魄不散。衆人朝夕焚香禱祝。便會有靈。其靈乃此物之靈。非關那鬼神事。一樣是人心以爲靈。衆人精神都聚在那上。便自會靈。如白鵞大王之類。一樣是立以爲祠。便有依草附木底沈魂滯魄來竊附於其上。一樣又是山川之靈。廟宇坐據山川雄猛處。氣作之靈。又有本廟正殿不甚靈。而偏旁舍大有靈者。是偏旁坐得山川正脈處故也。又有都不關這事。只是隨本人心自靈。人心自極其誠敬。則精神聚。所占之事。自有脈絡相關。便自然感應吉凶。毫髮不差。只緣都是一理一氣故耳。所謂齋戒以神明其德夫。卽此意。

湖南風俗。淫祀尤熾。多用人祭鬼。或村民裒錢買人以祭。或捉行路人以祭。聞說有一寒士被捉。縛諸廟柱。半夜有大蛇張口欲食之。其人識一呪。只管念呪。蛇不敢食。漸漸退縮而去。明早士人得脫。訴諸官。

人以爲呪之靈所致。是不然。凡虎獸等食人者。多是挑之使神色變動。方食。神色不動。則不敢食。若此人者心自以爲必死。無可逃。更不復有懼死之念矣。只一味靠呪。口只管念呪。心全在呪上。更無復有變動之色。故蛇無由食之。亦猶虎不食澗邊嬰兒之類。非關呪靈之謂也。

聞說南軒曾差一司戶破一大王廟。纔得牒。卽兩脚俱軟。其人臥乘輿而往。到廟中。取大王像剖其腹。有盤數重。中有小合。盛一大白蟲活走。急投諸油煎之。纔破合見蟲。脚便立愈。推此。其他可以類見。

以上論淫祀。

天地間亦有沈魂滯魄。不得正命而死者。未能消散。有時或能作怪。但久後當自消。亦有抱寃未及雪者。屢作怪。纔覺發便帖然。如後漢王純驛中女鬼。及朱文公斷龍巖妻殺夫事。

大抵妖由人興。凡諸般鬼神之旺。都是由人心興之。人以爲靈則靈。不以爲靈則不靈。人以爲怪則怪。不以爲怪則不怪。伊川尊人官廨多妖。或報曰。鬼擊鼓。其母曰。把槌與之。或報曰。鬼搖扇。其母曰。他熱。故耳。後遂無妖。只是主者不爲之動。便自無了。細觀左氏所謂妖由人興一語。極說得出。明道石佛放光之事亦然。

昔有僧入房將睡。暗中誤踏破一生茄。心疑爲蟾蜍之屬。臥中甚悔其枉害性命。到中宵。忽有扣門覓命者。僧約明日爲薦拔。及天明見之。乃茄也。此只是自家心疑。便感召得游魂滯魄附會而來。又如遺書

載一官員於金山寺薦拔亡妻之溺水者。忽婢妾作亡魂胡語。言死之甚寃。數日後。有漁者救得妻送還之。此類甚多。皆是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

賴省幹占法。有鬼附耳語。人來占者。問姓幾畫。名幾畫。其人對面默數。渠便道得。或預記定其畫。臨時更不點數。只問及便答。渠便道不得。則思慮未起。鬼神莫知。康節之言。亦見破此精微處。

張元郡君死後。常來與語。說渠心下事。一道士與圍棋而妻來。道士捉一把棋子。包以紙。令持去問。張不知數。便道不得。曰。我後不來矣。此未必眞是其妻。乃沈魂滯魄。隨張心感召而來。被道士窺破此機。更使不得。世之扶鶴下仙者。亦如此。識字人扶得。不識字人扶不得。能文人扶。則詩語清新。不能文人扶。則詩語拙嫩。問事人扶。鶴人知事意。則寫得出。不知事意。則寫不出。與吟詠作文章。則無不通。問未來事。則全不應。亦可自見。此非因本人之知而有假託。蓋鬼神幽陰。乃藉人之精神發揮。隨人知識所至耳。便見妖非由人不可。

昔武三思誼一妾絕色。士夫皆訪觀。狄梁公亦往焉。妾逃遁不見。武三思搜之。在壁隙中語曰。我乃花月之妖。天遣我奉君談笑。梁公時之正人。我不可以見。蓋端人正士。有精爽清明。鬼神魑魅。自不敢近。所謂德重鬼神欽。鬼神之所以能動人者。皆由人之精神自不足故耳。

以上論妖怪。

敬鬼神而遠之。此一語極說得圓而盡。如正神能知敬矣。又易失之不能遠。邪神能知遠矣。又易失之不能敬。須是都要敬而遠。遠而敬。始兩盡。幽明之義。文公論語解說。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語示人。極爲親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須是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斷無二致。所以發子路者深矣。

佛、老

佛、老之學。後世爲盛。在今世爲尤盛。二氏之說。大略相似。佛氏說得又較玄妙。老氏以無爲主。佛氏以空爲主。無與空亦一般。老氏說無。要從無而生有。他只是要清淨爲方外之物。以獨善其身。厭世俗膠膠擾擾等事。欲在山林間煉形養氣。將眞氣養成一箇嬰兒。脫出肉身去。如蛇蛻之法。又欲乘雲駕鶴。飛騰乎九天之上。然亦只是煉箇氣輕。故能乘雲耳。老氏之說。尤未甚惑人。佛氏之說。雖深山窮谷之中。婦人女子。皆爲之惑。有淪肌洽髓。牢不可解者。原其爲害有兩般。一般是說死生罪福。以欺罔愚民。一般是高談性命道德。以眩惑士類。死生罪福之說。只是化得世上一種不讀書不明理無見識等人。性命道德之說。又較玄妙。雖高明之士。皆爲所誤。須是自家理明義精。胸中十分有定見。方不爲之動。

常人所惑死生罪福之說。一則是恐死去陰司受諸苦楚。一則是祈求爲來生之地。故便能捨割做功德。做因果。或庶幾其陰府得力。免被許多刑憲。或覬望其來生作箇好人出世。子子孫孫。長享富貴。免爲

貧賤禽獸之徒。佛家倡此說以罔人。故愚夫愚婦皆爲之惑。

且如輪迴一說。斷無此理。伊川先生謂不可以既返之氣。復爲方伸之氣。此論甚當。蓋天地大氣流行。化生萬物。前者過。後者續。前者消。後者長。只管運行。無有窮已。斷然不是此氣復迴來爲後來之本。一陽之復。非是既退之陽倒轉復來。聖人立卦取象。雖謂陽復返。其實只是外氣剝盡。內氣復生。佛氏謂已往之氣。復輪迴來生人生物。與造化之理不相合。若果有輪迴之說。則是天地間人物皆有定數。常只是許多氣翻來覆去。如此則大造都無功了。須是曉得天地生生之理。方看得他破。

人生天地間。得天地之氣以爲體。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要其終而知所以死。古人謂得正而斃。謂朝聞道夕死可矣。只緣受得許多道理。須知盡得便自無愧。到死時亦只是這二五之氣。聽其自消化而已。所謂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這箇便是與造化爲徒。人纔有私慾。有私愛。割捨不斷。便與大化相違。

因果之說。全是妄誕。所載證驗極多。大抵邪說流入人心。故人生出此等狂思妄想而已。溫公謂三代以前。何嘗有人夢到陰府見十等王者耶。此說極好。只緣佛教盛行。邪說入人已深。故有此夢想。

天地間物。惟風雷有象而無形。若是實物。皆有形骸。且如人間屋宇。用木植甎瓦等架造。成箇規模。木植取之山林。甎瓦取之窯竈。皆是實物。人所實見。如佛氏天堂地獄。是何處取木植。何處取甎瓦。況天只

是積氣到上至高處其轉至急如迅風然不知所謂天堂者該載在何處。地乃懸空在天之中央。下面都是水至極深處。不知所謂地獄者。又安頓在何處。況其所說爲福可以冥財禱而得。爲罪可以冥財賂而免。神物清正。何其貪婪如此。原其初意。亦只是杜撰以誘人之爲善。而恐懼人之爲惡耳。野夫賤隸。以死生切其身。故傾心信向之。然此等皆是下愚不學之人。亦無足怪。如唐太宗是甚天資。亦不能無惑。可怪可怪。

士大夫平日讀書。只是要略知古今事變。把來做文章使。其實聖賢學問精察做工夫處。全不理會。緣是無這一段工夫。胸中無定見識。但見他說心說性。便爲之竦動。便招服。如韓文公、白樂天資稟甚高。但平日亦只是文字詩酒中做工夫。所以看他亦不破。文公闢其無父無君。雖是根本。然猶未知所以受病之本。

佛氏所謂玄妙者。只是告子所謂生之謂性之說。告子生之一字。乃是指人之知覺運動處。大意謂目能視。其所以能視處是誰。耳能聽。其所以能聽處是誰。卽這一箇靈活知覺底常在目前作用。便謂之性。悟此則爲悟道。一面做廣大玄妙說將去。其實本領只如此。此最是至精至微第一節差錯處。至於無父無君。乃其後截人事之粗迹悖謬至顯處。他全是認氣做性了。如謂狗子有佛性。只是呼狗。便知搖尾向前。這箇便是性。人與物都一般。所謂萬劫不滅。亦只是這箇。老氏謂死而不亡。亦只是如此。所說

千百億化身。千手千眼。皆是在這窠窟裏。

自古聖賢相傳說性。只是箇理。能視能聽者。氣也。視其所當視。聽其所當聽者。理也。且如手之執捉。氣也。然把書讀也是手。呼盧也是手。豈可全無分別。須是分別箇是非。是底便是本然之性。非底便是徇於形氣之私。佛氏之說。與吾儒若同而實大異。吾儒就形氣上別出箇理。理極精微。極難體察。他指氣做性。只見這箇便是性。所以便不用工夫了。

是編剖析詳明。論議精當。有志於聖賢義理之學者。玩味之。服膺之。而融會貫通焉。其於造道成德。豈小補哉。舊本歲久字漫。覽者病之。公暇特加考正。命工刻梓。以壽其傳。嚴陵講義四篇。仍依舊帙。併列於左。後學文山林同拜手謹書。

北溪字義補遺

字義二卷。最初爲永嘉趙氏刻本。又清漳家藏本。又宏治庚戌刻本。又四明豐慶刻本。諸本增減互有異同。按性理大全所纂入者。未能悉收。則桐川施氏刻本爲略備。及細爲校閱。亦有大全所引而施本所無者。或非專論一字之義。當從他處錄出。或有專講一字者。亦在所遺。則知屢經刊板。自不能無脫略。今悉采錄增入。後學顧秀虎謹識。

太極

分而爲五。非有欠。合而爲一。非有餘。五謂五行。一謂太極。

太極渾淪之妙用。自無而入於有。自有而復於無。又只是渾淪一無極也。

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串過湊合成一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君子戒懼之所以修此而占句注。

無聲臭只是無形狀。若少有聲臭。便涉形狀。落方體。不得謂之無極矣。文公解用無聲臭語。是說二字之大義。詞不迫切。而其理自曉。此注朱子解無極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義。

以造化言之。如天地間生成萬物。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散殊上下。自古有是。到今亦有是。非古有而今無。皆是實理之所爲。大而觀之。自太始而至萬古。莫不皆然。若就物觀之。其徹始徹終。亦只是一實理如此。姑以一株花論來。春氣流注到。則萌蘖生花。春氣盡。則花亦盡。又單就一花蘖論。氣實行到此。則花便開。氣消則花便謝。亦盡了。方其花萌蘖。此實理之初也。至到謝而盡處。此實理之終也。此注朱子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二句之義。

理不外乎氣。若說截然在陰陽五行之先。及在陰陽五行之中。便成理與氣爲二物矣。此亦是太極圖說注。然是專講理字。

本只是一氣。分來有陰陽。又分來有五行。二與五只管分合運行去。萬古生生。不息不止。是箇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爲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理之所在。太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後乎萬古而無不徹。

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理本渾淪。理無形狀。無界限間隔。故萬物無不各具得太極。而太極之本體。各各無不渾淪。惟人氣正且通。爲萬物之靈。能通得渾淪之體。物氣偏且塞。不如人之靈。雖有渾淪之體。不能通耳。然人類中。亦惟聖人大賢。然後眞能通得渾淪之體。一種下愚底人。其昏頑卻與物無異。則又正中之偏。通中之塞者。一種靈禽仁獸。其性與人甚相近。則又偏中之正。塞中之通者。細推之。有不能以言盡。

問、感物而動。或發於理義之公。或發於血氣之私。這裏便分善惡。曰。非發於血氣之私便爲惡。乃發後流而爲惡耳。

圖說中正仁義。而注脚又言仁義中正。互而言之。以見此理之循環無端。不可執定以孰爲先孰爲後也。亦猶四時之春夏秋冬。或言秋冬春夏。以此見氣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太極圖說注。

人生得天地之氣以爲體。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要其終而知所以死。古人謂得正而斃。謂朝聞道而夕死可矣。只緣受得許多道理。須知得盡得便自無愧。到死時。亦只是這二五之氣。聽其自消化而已。所謂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這箇便是與造物爲徒。纔有私慾。有私愛。割拾不斷。便與大化相咈。此太極圖說內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注。

通書

聖人純是天理。合下無欠缺處。渾然無變動。徹內外本末皆是實。無一毫之妄。不待思而自得。此生知也。不待勉而自中。此安行也。且如人行路。須是照管方行出路中。不然。則蹉向邊去。聖人如不看路。自然在路中間行。所謂從容無不中道。此天道也。通書誠則無事矣句注。

凡物一色謂之純也。此注通書純其心句。

一者是表裏俱一。純徹無二。少有纖毫私欲。便二矣。內一則靜虛。外一則動直。而明通公溥。則又無時不

一也。一者。此心渾然。太極之體。無欲者。心體粹然。無極之眞。靜虛者。體之未發。豁然絕無一物之象。陰之性也。動直者。用之流行。坦然由中道而出。陽之情也。通書聖學章注。

性只是理。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橫渠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掇一字來說。氣帥字只是就孟子志氣之帥句掇一字來說。理。西銘注。○雙按此條已見性字本文。毋庸復補。

明道此一段說話。乃地位高者之事。學者取此甚遠。在學者工夫。只從克己復禮入爲最要。此工夫徹上徹下。無所不宜。問。物字是人物。是事物。曰。仁者與物同體。只是言其理之一爾。人物與事物。非判然絕異。事物只自人物而出。凡己與人物接。方有許多事物出來。若於己獨立時。初無甚多事。此物字皆可以包言。所謂訂頑備言此體者。亦只是言其理之一爾。此注程子論西銘語。

附

論朱子

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清通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埽千百年之謬誤。爲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渣滓。工夫縝

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推先生一人而已。

讀書法

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己以察其日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義理昭明。胸襟灑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稽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

科舉之學

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附嚴陵講義

淳恭承判府寺丞鄭公之悌偕諸廣文先生領邦之羣賢衆俊會於學校謂淳從游晦庵先生之門俾講明大義以開發後進區區淺陋辭不獲命輒吐爲說四篇一曰道學體統二曰師友淵源三曰用功節目四曰讀書次第以爲賢侯作成人材之助願諸同志共切磋之

道學體統

聖賢所謂道學者初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行之事也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耳蓋道原於天命之奧而實行乎日用之間在心而言則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則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其所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在人事而言則處而修身、齊家、應事、接物出而莅官、理國、牧民、御衆微而起居、言動、衣服、飲食大而禮樂、刑政、財賦、軍師凡千條萬緒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不易之則皆天理自然流行著見而非人之所強爲者自一本而萬殊而體用一原也合萬殊而一本而顯微無間也上帝所降之衷即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彝即秉乎此也以人之所同得乎此而虛靈不昧則謂之明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無所不通則謂之達道堯、舜與塗人同一稟也孔子與十室均一賦也聖人之所以爲聖生知安行乎此也學者之所以爲學講求

踐履乎此也。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賊其民者也。自謂其身。不能自賊者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迪之則吉。悖之則凶。蓋皎然易知。而坦然易行也。是豈有離乎日用常行之外。別自爲一物。至幽而難窮。甚高而難行也哉。如或外此而他求。則皆非大中至正之道。聖賢所不道也。

師友淵源

粤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皐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位。乃集羣聖之法。作六經爲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騖於俗學。蓋千四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我宋之興。明聖相承。太平日久。天地眞元之氣復會。於是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卽其微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萃乎

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學者不欲學聖人則已。如欲學聖人而考論師友淵源。必以是爲迷塗之指南。庶乎有所取正而不差。苟或舍是而他求。則茫無定準。終不得其門而入矣。既不由是門而入。而曰吾能眞有得乎聖人心傳之正。萬無是理也。

用功節目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亦不過曰致知與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致。則眞是眞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誠意正心修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亦惟在於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達。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之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淸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亦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均可與適道。而鮮

有能從事於斯者。由其有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爲鄉人者爲憂。必期如舜而後已。然後爲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爲能虛其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功節目。循序而進。日日有惟新之益。雖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讀書次第

書所以載道。固不可以不讀。而聖賢所以垂訓者不一。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而不容以躐進。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蓋大學者。古之大人所以爲學之法也。其大要。惟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於至善三者而已。於三者之中。又分而爲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凡八條。大抵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實羣經之綱領。而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也。其次則論語二十篇。皆聖師言行之要所萃。於是而學焉。則有以識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七篇。皆諄諄乎王道仁義之談。於是而學焉。則有以爲體驗充廣之端。至於中庸一書。則聖門傳授心法。程子以爲其味無窮。善讀者味此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然其爲言。大概上達之意多。

而下學之意少。非初學者所可驟語。又必大學、論、孟之旣通。然後可以及乎此。而始有以的知其皆爲實學無所疑也。蓋不先諸大學。則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諸論、孟。則無以發揮蘊奧。而極中庸之歸趣。若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天下之大本。而經綸天下之大經哉。是則欲求道者。誠不可不急於讀四書。而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理義昭明。胸襟洒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進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嗚呼。至是而後可與言內聖外王之道。而致開物成務之功用也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研幾圖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張

E五二四八